

燃烧的岁月

友誼叢書之十

2009年3月10日



内容简介

26年的烽火岁月，成千上万热血儿女为理想前赴后继，许多人浴血疆场。本书作者们从历史文件、论坛、和方方面面的回忆来记录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这一场发生在婆罗洲岛西北部的重要过程。这些文章虽然还粗糙，但却都是最忠实的历史记录。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战争是政治发展在某种情形下的历史必然。不论当年的战争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或后来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和结束，我们当年英勇的年青人，他们曾无畏地走向战场的气魄、勇气和奋斗，是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踪迹。



友谊之花永远芬芳



友惠存

献给亲爱的新、老朋友们



《友谊丛书》编辑出版处敬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

燃烧的岁月

《友谊丛书》第10辑

目录

	页
前言	1 - 3
历史文件	5 - 52
总部关于军事化问题的通知	
对民运单位加强执行边打边搞政策和突出杀敌夺武的决定	
我们一定要搞好杀敌夺武	---- 远
开展杀敌夺武 - 引自《关于当前的斗争任务的说明》	
砂拉越第三省人民武装力量1971年战斗公报	
北加人民武装战斗简报	
武装论坛	53 - 105
对战略战术的探讨	---- 回望
回顾我们的杀敌夺武	---- 回望
谈谈民族区的武装斗争	---- 林洪
探讨华区的武装斗争	---- 泓泉
旧区有哪些革命武装斗争经验值得吸取	---- 求实
当年的武装斗争是不能免的	---- 怀念
当年所开展的武装斗争是否正确	---- 江宏
关于武装斗争的若干经验总结	
当年部队是怎样做思想政治工作	---- 扬帆

战斗回忆

东方红特工队发展始末

---- 于东

中游民族区临时战斗队

---- 杨祖华

我的战斗经历

---- 小强口述

在战斗中成长

---- 忠勇口述

泗里街的两场战斗

---- 斌口述

我参加的三场战斗

---- 红色口述

Daharan 的战斗经历

---- 华强口述

“9.17”缴获战

---- 毅坚口述

一中队打的缴获战

---- 志敏口述

二中队打的两场伏击战

---- 雷雨口述

三中队打的一场伏击战

---- 田新春

四中队打的两场战斗

---- 子华口述

回顾“10.16”缴获战

---- 温史实

“6.28”地雷伏击战

---- 林东辉

“6.18”德古伏击战

---- 怀恩

“8.4”遭遇战及之后

---- 怀恩

突出重围

---- 怀恩

我的两次战斗经历

---- 黄祥云

我在OMT的三场出击战

---- 民

“9.27”三连环战斗

---- 实学

“3.7”伏击战

---- 民

雏雏烽火燃

黎明前的枪声

---- 雁飞

连环地雷战

---- 鹏翔

巾帼不让须眉

---- 雁飞

火烧“陈主任”

---- 鹏翔

再袭加拿逸

---- 鹏翔

巧取左轮

---- 鹏翔

乌龙阵

---- 铁牛

一场漂亮的狙击战	----	铁牛
一场惊险的反“围剿”斗争	----	鹏翔
“3.2”伏击战	----	雁飞
空中飞人	----	雁飞
智取卡宾枪	----	鹏翔
肝胆相照双英雄	----	雁飞
大水冲倒龙王庙	----	铁牛
狭路相逢勇者胜	----	铁牛
炮轰海军基地	----	雁飞

连队回忆

255 - 278

话说当年“联合部队”的战友 ---- 尤正新等口述

附录

制造“邦督”粉的一些经验

279 - 286

封面：这是泗里街“2.25”缴获战的埋伏点，原本是一座较高的山丘，后来重新筑路时改成现在的模样。

前言

(08-12-2008)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关于革命总路线和总方针的规定：

“在总的路线问题上，我们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绝大多数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这个总路线指引下的整个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内，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又有较小的阶段之分。我们的革命组织又适时地根据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逐个提出了下列工作方针：

第一：从搞学运着手，培养干部，逐步扩展到社会运动（工农运）方面去，从而推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省略）

第二：突破公开工作一环，带动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从而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壮大和巩固革命组织的力量，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省略）

第三：以地下工作为主，以民族工作为中心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准备和适当开展武装斗争。（省略）

第四：“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进行人民战争，开展游击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努力搞好各条战线的工作，积极支援和配合武装斗争。”（省略）（引自《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路线和方针问题的说明》）1973年9月19日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对民族民主革命不同阶段所制订的四项革命总方针，即是不同阶段的政治或军事路线。第四项总方针，是针对以武装斗争为主的阶段而制订的，它不仅是这个阶段的政治，而且更属于军事路线。在回顾过去的长期武装斗争中，有的朋友说我们没有军事路线，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北共所提出的革命总路线和总方针，特别是前三项，是很有成效地推动了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发展。即使第四项没有能够贯彻到底，没有取得武装和革命斗争的好成果，但它对于爆发和坚持长期武装和革命斗争，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小的。我们也应该承认，第四项也很需要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不断的累积和总结经验，并加予更具体和更实际。

我们走上武装斗争道路时，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条件是不够的。因此，不论是在马印边区和国内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都须要灵活地执行战略战术，执行“边搞边打”的战略原则，以不断壮大我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而胜之。由于我们始终不能彻底执行第四项革命总方针和执行好“边搞边打”的战略原则，加上国际与国内的各种因素，所以我们的革命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武装斗争是流血的革命。我们的武装斗争明显是先天不足的，表现在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外（国际援助）斗争配合得很不够，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特别是主要战场的马印边区和国内山区的群众基础薄弱，我军又很缺乏战争经验、指战员的指挥和战斗能力都很差，军事装备武器和通讯设备都很落后，所以在战争中面对的困难特别多，也不得不付出更大的流血牺牲。我们在那么差的条件下，主要是靠华族单一的力量，就坚持了那么长期的斗争，并使敌人疲於应战和付出不小的损失。如果我们的斗争，能有较好的国内外条件，人民战争的威力将是无敌的。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群众的战争往往是被迫的，所以一般只能通过战争中学习战争。至于我们当时的战争，也只能执行“边搞边打”的战略原则，在斗争中学习掌握政治和军事的斗争武器，以求得革命的胜利发展。

在《战火燃烧的岁月》里，它刊登了我们的武装斗争时期所保存下的关于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的历史文件和各个战场杀敌夺武的历史记录。还有关于边区基地和国内游击区的反围剿斗争，民运单位住点的被围攻，我方的主动伏击敌兵，行军中的遭遇战等等的文章，大都是作者的亲身战斗经历与体会，并且也最如实、具体地反映了战争中方方面面的情况，为关心和研究北共所发动的反帝反殖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又有血有泪的历史原件，很值得大家一读。





历史文件

总部关于军事化问题的通知

(1969年11月)

鉴于同志们流血牺牲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再三强调麻痹大意是我们人民武装的大敌。我们必须大力宣传和贯彻这样原则，即在我们的一切行动和工作中多作几种可能性的估计，在力争实现最好的可能性的同时，也作好应付最坏的可能性的准备。这样在出现意外情况时，才能立于主动地位，应付自如。

为了减少同志们在情况估计错误时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为了使我们的部队更加革命化和战斗化，为了时时处处争取主动打击敌人，战胜敌人，在敌我斗争日越尖锐的情况下，必须强制执行以下7点：

(一) 行军时必须注意：

- a) 认真执行选定行军路线，倒回时避免跑原路。
- b) 组织好队伍，以应付路途中的意外情况。

- c) 侦察员认真负责。
- d) 约定意外分散时的集合地点。
- e) 行军时拉开适当的距离。
- f) 危险地段持枪，作好战斗准备。
- g) 行军时禁止讲话及发出不必要的声音。
- h) 选择有利地形休息，休息时间不可挤成一堆，必须分散排成圆形，脸孔向外。
- i) 避免留下痕迹。
- j) 晚间行军必须服从手电管制，约定联络讯号，分成小组等。

总之，必须把整个队伍当成一个整体，互相照顾，协同动作，以应付敌人。

(二) 宿营时必须注意：

- a) 选择好宿营点。
- b) 事先约定撤退方向。
- c) 站岗必须确实有效。
- d) 住点的通路不可多条，（方便识别自己同志，还是敌人，接近我们的住点）。
- e) 不可在住点接待群众，住点暴露后必须及时转移。
- f) 倒回没有灭迹而已被放弃的住点时，必须事先侦察，格外小心。

(三) 容易犯的错误：

- a) 克服两、三个活动时不站岗的怕麻烦的做法，特别在敌特活动频繁的地区应坚决执行站岗制度。
- b) 过河时必须做好侦察，避免整群人一起过。
- c) 上山时必须注意拉开距离、不可挤成一堆。

- d) 出外执行任务冲凉时，必须有同志全副武装站岗。
- e) 在敌情紧的地区，或住点有了相当程度的暴露后，吃饭时必须有人站岗，或轮流吃。

(四) 群众接触时应注意：

- a) 不可在住点接待群众。
- b) 对于事先约定时间、地点见面的普通群众，要提防被敌人跟踪，或通敌。
- c) 在敌人重金收买群众的情况下，不可低估群众的落后性。
- d) 等群众或与群众见面时不可在“兰高”。
- e) 谈话地点必须由我们选定，不可由群众选定以防敌人事先埋伏。
- f) 在取回群众代买的物品时要讲究方法，必须学会识别好坏群众。
- g) 对于有亲属在敌人处工作的群众应格外小心，应防他有意或无意泄露消息。

(五) 打击敌人，主动转移他处：

在敌人进攻之前往往会有各种迹象，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分析，以及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必须学会“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本领，主动转移他处。

(六) 埋伏敌人时应注意的事项：

- a) 伏击地形的选择（注意发扬我方火力，敌人没有遮蔽物）。

- b) 秘密开进伏击地点。
- c) 在战斗过程中判断敌情的变化及采取相应措施。
- d) 抓住时机缴获武器。
- e) 作好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准备。
- f) 撤退路线的事先准备。
- g) 伏击行动暴露时应坚决撤离或者将计就计转移他处埋伏，或者撤回住地另找战机。

(七) 我军全体指战员都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选集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希望我全体国内和边区的同志们，用开展斗、批、改运动所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促进我们行动的军事化，以便在新的一年里灵活使用兵力，主动打击敌人，狠揍伪马反动派，去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北加人民军总部主任兼政委

对民运单位加强执行边打边 搞政策和突出杀敌夺武的 决定

(1973年5月30日)

在游击斗争中，打与搞是基本的矛盾，边打边搞政策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而提出的。这项政策是游击斗争的基本政策，执行不好，就很大的影响到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发展。过去民运单位重视搞，而不够突出杀敌夺武的偏向，是很不利于打击、消灭敌人和保存发展自己，是很不利于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发展的。

为了民运单位加强执行边打边搞政策和突出杀敌夺武而规定的具体执行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搞”；战斗口号是：“灵活进攻，主动转移”。

所谓“敌进我退”，敌兵来，我一方面主动转移或隐

蔽；一方面派出机动的力量和敌人周旋，以侦察监视敌人和开展战斗。

“敌驻我扰”，当敌人驻扎下来和活动情况规律被摸清了，就要开展骚扰和战斗，以骚扰战为主以其他的战斗形式为次；骚扰则以散发传单贴标语（主要对象是敌兵）。试枪试炮，故意搞出痕迹让敌人跟踪和搜索，夜间兵营附近埋自动地雷，袭击兵营，等等。

“敌退我搞”，敌兵退去，我们就着重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和进行各种战备工作。

“灵活进攻”主要是为了突出打和打击消灭敌人，也是为了保存自己。

“主动转移”主要是为了避免消极被动和保存自己，也是为了灵活进攻敌人。这两者都是为了打击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服务的。

上述的原则和战斗口号得到有效的执行，我们的战斗生活将会更奔波和更艰险，群众将会受到更多更残酷的迫害，也将会使敌人提早采取更高的政策（如广泛建立“新村”）镇压武装斗争。但另一方面，也必将有利于党、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打击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有利于打击当前敌人的政治和军事进攻，有利于我们的革命化和战斗化，以及有利于创造新的斗争形势等等。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拉让江革命委员会

我们一定要搞好杀敌夺武

(1977年10月)

— 远

要搞武装斗争不开展军事斗争是根本不行的，要开展军事斗争不搞杀敌夺武也是根本不行的。杀敌夺武是军事斗争的最重要内容。杀敌夺武也是武装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有的时候它还成为最重要任务。因此，搞不好杀敌夺武就不能有力推动武装斗争的发展，有时甚至会导致斗争受重大挫折；反之，搞得好，能有力推动武装斗争发展，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更具体的认识和体会杀敌夺武的重要作用。

第一，不杀敌夺武就不能最后推翻统治集团的反动统治，敌人维持其反革命统治最根本的是靠他们的军队。因此，我们不削弱以至消灭其军队，欲打倒反革命，最终还是一句空话。不断杀敌夺武，不断杀死杀伤其军事人员，夺取其武器，就能逐步削弱其军队，最有效的削弱其反革命统

治，以至最后推翻其反革命统治。

第二，不杀敌夺武就不能保存、巩固和发展武装力量，不能给敌人有力打击。对不主动杀敌夺武，敌人来“围剿”时又不杀敌夺武，武装力量要得到有效保存是绝对不可能的，即时一时保存了，也是暂时的。即使某种条件下发展了武装力量，也不能得到根本巩固。不杀敌夺武固然不行。不够重视杀敌夺武也不行。现在情况下，不够重视杀敌夺武一时对武装斗争似乎影响还不很明显，有时还可暂时苟且偷安，但将来武装斗争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再不重视杀敌夺武，就一定搞不好武装，怕杀敌夺就有可能当武装斗争的逃兵。今天我们军事水平低，战斗力不够强，敌兵又嚣张，我们又不重视杀敌夺武，军事水平和战斗力不能有效提高，敌兵嚣张气焰不能得到镇压，就不能有效保存自己。将来基地建立起来不重视杀敌夺武，基地也巩固不了。

我们没夺武又少杀敌，总是面对敌人之进攻，被动挨打，消极因素是明显的，长此下去，对坚定同志们武装斗争的信心是不利的。因此，我们一定要通过杀敌夺武来保存、巩固和发展武装力量。我以为，在军事上对敌人的打击是最致命的，而且在军事上给敌人打击最大的又是杀敌夺武，因此我们应自觉的努力在杀敌夺武上给敌不断的打击，制造和扩大它的内部困难，有利于我们的发展革命武装。

第三，杀敌夺武能有效锻炼我军指战员，改善我军武器装备，提高我军战斗力。在今天我们条件下杀敌夺武的战场就是我们最好的军事训练学校了。平时重视军事理论和知识学习以及军训，到杀敌夺武战场上去锻炼，一定能培养出大批出色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关系争取外援相对困难些，因此在武器来源方面，我们更要走自力更生道路，更要努力从敌人那里夺取。

第四，杀敌夺武能有力配合群众工作及其他工作。从过去的情况看，我们开展的所有斗争中，对群众影响最大和动员最有力的是杀敌夺武了。有个同志说，散发十次传单对群众的影响不如打好一仗。我对许多群众是可以这么讲的。由此可见，杀敌夺武对群众工作的有力配合，同时杀敌夺武对我们收捐、搞经济工作和民族资产阶级搞统战等工作都很有帮助。

第五，杀敌夺武能争取我们工作和活动上的主动，过去的经验证明，杀敌夺武有效的钳制和调动敌人的兵力，打乱敌人的某些军事行动和计划。这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和活动，赢得工作和活动的主动权。

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时期里，开展杀敌夺武的作用就更明显，因为敌人把我们说成“忙于奔命，不能招架”，杀敌夺武就是对敌人这些反动宣传的具有力回击，又能有效树立我军威望。

过去我们在杀敌夺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累积不少宝贵经验，同时我们还存在不少缺点，还有不足面，今后怎样把杀敌夺武搞得更好呢？我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希望同志们纠正和补充。

第一，要重视杀敌夺武，要摆正它和其他工作的关系，要有计划的进行。杀敌夺武是项尖锐、复杂的对敌斗争，一般都忙于群众工作和政治运动，难搞杀敌夺武重视了有时还搞不好，如果不重视，那就更不必说了。我们的战备工作、群众工作、内部政治运动等等工作，经常很忙、很紧张，如果不对杀敌夺武与其他工作的利害关系有深刻认识，从而把杀敌夺武摆在重要位置，就会长期把杀敌夺武工作放在一边。因此，不但要重视，而且一定要把它置于重要工作位

置，订执行计划，保证它的有效的执行。

第二，以麻雀战、地雷战、骚扰战为主，大型伏击战为辅，以杀敌为主，夺武为辅，仍然是今后杀敌夺武的正确方针。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只有执行好这个方针，就能搞好杀敌夺武，才能较快进入以大型伏击战为主的时段，才能较快夺得较多武器。我们要避免只打麻雀战、地雷战、骚扰战，不争取打大型伏击战和缴获战的偏差，应争取适当开展大型伏击战及抓紧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伏击或突击敌人。也要避免不重视开展麻雀战、地雷战、骚扰战，而过份强调打大型伏击战和缴获战的偏差。

第三，培养一批智勇双全的指挥员，组织战斗队或战斗组。过去的经验很好证明了智勇双全的指挥员对搞好杀敌夺武的重要性。经验证明，指挥员的重要条件还是勇，其次才是军事能力，因为，指挥员除了在军事上提高外，改造好思想还是很重要、很迫切。今后要搞好杀敌夺武，就一定要提高现有指挥员的思想和军事水平，并在大力开展麻雀战、地雷战中迅速培养一批新的指挥员。要开展好杀敌夺武，组织上采取有力措施也是很重要的。因此，组织战斗组直致战斗队，以注重杀敌夺武是必不可少的。

其他如搞好群众基础，利用好的地形，选择好打之敌，改善武器装备，加强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知识的学习，批判和克服过去右倾保守的战术，运用好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学习各国先进的战斗经验，了解敌情等等，也是搞好杀敌夺武的重要方面，我们都应加以注意。

我们对开展好杀敌夺武充满信心，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坚信一定会搞出出色成绩的。

开展杀敌夺武

(1978年7月1日)

杀敌夺武是执行好中心任务及其他各项战斗任务不可缺的比较重要的一项战斗任务，这项任务搞得“左”了，对执行好其他各项战斗任务不利；搞得右了，也不利。

几年来，我们的缺点“左”右都有，但主要的还是偏右。因此，我们希望全体指战员更英勇的杀敌夺武，更积极的开展杀敌夺武，以克服过去我们这方面存在的偏差，使之更有利于执行好中心任务及其他各项战斗任务。

在今天的状况下，要搞好杀敌夺武，应加强较薄弱的军事工作及进一步改善武器装备，也一定要执行以杀敌为主，夺武为辅，以麻雀战和地雷战为主，大型伏击战为辅的方针；在杀敌，杀特也是绝不能忽视的。在今天的状况下，不杀特，不镇压特务份子，要执行好其他各项战斗任务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希望各单位更有计划的开展杀敌夺武。

— 引自《关于当前的斗争任务的说明》

砂拉越第三省人民武装力量 1971年战斗公报

战斗胜利的1971年终于过去了，我们更满怀革命的信心和激情迎接1972年的到来，让我们向战斗在各个战线的同志们和各族革命同胞们作最亲切的问候和致战斗的敬礼！让我们向为革命壮烈牺牲的烈士表示最深切的悼念！

在新的一年战斗开始之际，我们向全省革命同志和各族革命同胞汇报我们人民武装在过去一年的战斗情况。

一年里，我们北加革命的武装斗争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开展，令人欢欣鼓舞的是，第一省的武装斗争得到更广泛更蓬勃地开展，在杀敌夺武也取得辉煌的胜利，而我们第三省的武装斗争也有新的开展和取得新的胜利。

在思想战线方面，我们第三省的人民武装是在北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队伍。我们的军队是注重在政治上建军，政治是我

军的生命线，是我军力量的主要源泉。所以为了加强在政治上建军，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在革命队内开展了斗、批、改团结运动，以便加强对自私自利、修正主义思想及其他种种不利于人民的坏思想、坏作风的批判和斗争，更好的改造各种坏思想、坏作风，加强革命化和战斗化，以便为北加的解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在一年的斗、批、改团结运动中，我们已取得思想战线上的更大成绩，我们每个指挥员、战斗员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情更高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意志更坚定了，破私立公更努力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了，有力的加强了部队的革命化和战斗化。

在军事战线方面，我们的部队已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自制了更多的武器（特别是各种类型的地雷和发射筒）加强了武装装备，指挥力和战斗力在日益增多的战斗中也得更好的提高，我们主动进攻敌人的次数和形式更多了。在过去一年里，我们主动伏击和进攻敌人数次及开展许多次除特斗争共杀死杀伤敌兵敌特130多名（其中包括处决华族、伊班族和马来族特务20多名），缴获一批枪枝（主要是特务的枪枝）和子弹，烧毁敌人小巡逻艇两艘，及破坏其他一些敌人军事交通工具等。

在统一战线方面，我们除了和华族有更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外，还利用武装宣传队广泛的宣传和动员了广泛的伊班群众，并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民族工作除了坚持原有阵地，还有更大的开展，我们也更加的得到各族各阶层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显然的，在过去一年里，我们武装部队在各方面对敌人的打击是更激烈的，敌人为了反击革命的武装力量，于1971年8月8日动所谓“牙由”行动，并实行史无前例的长时间的

广泛城乡全日戒严。由于敌人的指挥笨拙和兵力不足，以及人民军的灵活战斗，所以这个反动军事行动，开展了将近半年以来，除了带给广大群众的不便、痛苦和损失之外，对我军还没有造成较大的威胁和损失。砂拉越的某部长和“牙由”行动的头子自吹自擂的“战绩”，这只能为了保住其乌纱帽和欺骗他的上司而夸大和捏造的。

在人民武装的日益打击下，敌人的新闻报导更不敢面对现实的。在过去有十次我们成功的进攻了敌兵，敌人不敢公开报导。“11.18”打死四名群众却胆敢造谣打死五名共产党。没有缴到汤母逊枪却撒谎缴到汤母逊枪，更无耻的是不论打败打胜都大肆宣扬其战绩，夸耀其士兵如何“勇敢善战”，这些做法和歪曲只有敌人才干得出的可耻勾当。

过去两年，我们实行主动的进攻敌人，虽然双方都有伤亡，但进攻的第一年我们打死打伤敌兵敌特50多名，进攻的第二年打死打伤敌人130多名。敌人的死伤人数不但一年比一年多，而且还远比我们为多。这证明，只要我们继续的灵活的进攻敌人，我们是能够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争取斗争的胜利。两年的主动进攻敌人，也证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也有力的证明了，人民战争的必然规律，是少数人的流血牺牲，必将赢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阶级的解放。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将人民的战争进行到底。

敬爱的革命同胞们，我们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在新的一年里，决心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高举党的杀敌夺武旗帜，为北加的人民战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敬爱的同胞们，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

说：“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加强军民团结，更广泛、更强而有力的开展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北加里曼丹人民军代表 处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注：

自1970年开始砂拉越第三省人民武装年年有发表战斗公报。
这里刊登的是1971年的公报。

北加人民武装战斗简报

1965年6月27日晚上，古晋西连路十八哩，一支由北加自卫队战士和印尼志愿军组成的联合部队，剪开十八哩警察署的铁丝网，冲进警署，歼敌警2人，伤多人。北加自卫队战士在同一时间内又炸毁二十四哩“鲁芒”大桥。另一组北加自卫队战士在古晋西连路十六哩至二十五哩一带歼灭敌特五个，一个受重伤，我方一名受轻伤。缴获来福枪、轻机枪、卡宾枪共六支，手枪一支，中型机关枪一支，信号枪一支及几十箱弹药。

1966年某月，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反印尼的军事扫荡中，歼灭敌军12人，仅有一人逃走。我方全胜、全部安全转移，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

1966年底，於逊空地区，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战士在劳动时，突遭印尼军袭击，我方战士予以坚决还击，结果我方仅两名轻伤，敌兵死伤多人，包括一名敌军队长被击毙。

1966年12月24日，第三省边界甘尧河地区，印尼反动派对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发动了第一次的“围剿”，以八号迫击炮轰炸12.24营地，然后以一排的兵力从对面河向我营地逼近，遭我军一个小组狙击，打死敌人一名打伤数名。我军派人支援，也牺牲两位同志。

1967年初，第一省边界华莪地区，我军某自卫队20多人，包括五、六个民兵，在运输途中和一排敌军遭遇，打死敌人两个，打伤一个，我方安全撤走。

1967年6月4日，砂拉越第二省边界，我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战士伏击马士兵，打死敌人三名，另一个受重伤滚下山坡。战斗在五分钟内结束，伏击点在敌人两个哨所之间，离敌人哨所仅二十分钟路途之遥，我方无伤亡。缴获三支半自动来福枪、弹药、食物等一大批。

1967年7月16日，第一省边界华莪空军基地。火焰部队30多人，夜袭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歼敌四名。其附近的70余名空军快速部队闻声而不敢前来支援。我方无伤亡，凯旋而归。缴获新式武器140余件，各种类型子弹20箱（近二万发），迫击炮二门，机枪二把。

1967年8月26日，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战士四人组成麻雀组，迎击大队敌兵，在敌军过桥时打死打伤敌人三名，其余敌人狼狈逃回营地，抱头痛哭，我方无伤亡。

1967年9月14日，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战士四人组成麻雀组，摸到敌军驻地附近的河边埋伏，在清晨敌军冲凉时，突然袭击敌人，打伤敌人一人，其

余十多人来不及穿裤子赤裸裸地经过市区逃回军营，狼狈不堪，后来一直被当地群众作为笑料。此后该部队敌军连大便都不敢去厕所，只好在屋子旁解决。

1967年9月17日，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十多位战士，深入敌后方运输线，安巴南河伏击一船敌兵，打死敌人10名，俘虏一名，仅一潜水逃脱，我方无伤亡，缴获新式自动来福枪（AK）两把，新式半自动来福枪（S.K.S）六把，手枪一把、背包、药品、物质等一大批。

1967年10月13日，第一省边界勿落港旁，我方某一自卫武装单位20人（仅有六支自动枪、二支来福枪、二支土枪），英勇迎击一队一百多名的印尼陆军“精锐”，具有全部新式自动枪配备的西利旺宜古洋部队。我军击退了敌人发动的三次冲锋，打死打伤敌兵多名，我方一个民兵牺牲，两位同志受伤。

1967年10月13日，第一省边界议罗地区，约由五辆敌军兵车组成的车队，被我人民自卫队某单位的一排人，双面埋伏，全歼其中一辆兵车的全部敌兵。

1967年11月，第一省边界拉奕地方，火焰部队伏击印尼丹绒不拉“641”部队一小队，歼灭敌军九人，逃脱两人，缴获二把阿卡（A.K）二支S.K.S及其他枪支弹药一批。

1967年底，第三省边界甘尧河地区，印尼苏岛空挺部队近百人，进攻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的旧营地（12.24营地），营地仅一小队同志驻守，他们极力反抗，结果打死敌人一名，打伤一名，我方一位女同志牺牲，其余安全撤退。

1968年初，第三省边界干尧河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两位同志执行指挥部扰乱敌人的进攻计划的任务，深入到敌人的渡口埋伏敌人，结果打伤敌人一名。

1968年3月10日，印尼苏岛空挺部队一百多两百人对我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5.1营地大举进攻，妄图阻挠我军抢收稻谷。结果遭我军六位同志组成的小组以一颗八号迫击炮弹，一颗五号迫击炮弹（经过改装）和三颗手榴弹组成的“变相地雷”网（又称天雷阵，因迫击炮等是挂在树上的）炸退。炸死敌人七名，炸伤五名（包括敌军连长被炸伤），我方无伤亡，安全撤退。从此以后，这个所谓印尼的“精锐”部队，就再也不敢惹我们了，换防时间一到就溜走了。这年刚好是个丰收年，收割完毕后举行晚会，同志们无不喜气洋洋。

1968年3月，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为了扰乱敌人牵制敌人兵力，派出三位同志到“古弄密”长屋，敌人兵站附近，在敌人冲凉时打伤敌人两名。

1968年3月，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派出一组同志，携带迫击炮一门，夜间摸至敌人连部附近（甘督巴杀附近）发射两炮，准确击中敌军连部，炸毁军营一座，炸死炸伤敌军多名。

1968年4月26日，第三省边界干尧河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战士，在已经放弃的12.24营地附近袭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三名，粉碎了十二军区司令巡视边界前哨站的计划。

1968年7月23日，第二省边界武高地区，北加人民军第

一支队战士俘虏敌军情报组负责人两名。缴获汤逊手提机关枪一把，左轮手枪一把。

1968年10月4日，第三省边界甘尧河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在数百多名印尼陆军教导团（红帽）进攻我们11.1营地时打死敌军副连长一名，我方无伤亡。

1968年10月16日，第二省边界兰益（Lanjak）地区，北加人民军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组织了一支战斗队插入敌人后方，出敌不意，打击敌人，打死敌人五名，打伤两名，逃脱两名。缴获半自动步枪两把，汤逊冲锋枪两把，手枪一把，其他军用物品一批。

1968年11月17日，第二省甘督横江地区，北加人民军战士打死马敌兵三名（其中一名是民防队头子“古拉”曹长），打伤数名，我方三位同志壮烈牺牲。

1969年初，第三省边界干尧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战士在干尧河伏击敌人船只，打死敌人三名，带兵的反动马罗人（穿军服）两名。

1969年3月，第二省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战士伏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三名。

1969年9月29日，第二省板督边界武高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的同志们伏击敌人，打死敌人四名（包括排长一名，队长一人），重伤其连长，我方无伤亡。

1969年10月2日，第二省英吉里利边界甘督地区，北加人民军第二支队同志们伏击敌人，打死敌人三名，击伤一

名，缴获武器三把，我方一位同志轻伤。缴获半自动来福枪一把，汤逊手提轻机枪一把，美国制造手枪一把，背包、子弹、药品等一批。

1969年11月22日，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同志在板督武高地区消灭两名敌兵，缴获了两把半自动来福枪（格冷枪）及一些弹药和配备。

1970年2月6日，北加人民军第一支队突击队伏击敌船，歼灭敌人三个，缴获一把美制手枪，两把汤逊枪，一批子弹，军用食格九个，军用水壶三个，以及日用品一批，此外敲碎敌用具五大箱。

1970年4月20日，我军在第二省巴都明登伏击敌军军车，打死一个，打伤2个。

1970年5月25日，我军在第二省离边界3哩伏击两辆军车，死伤不详。

1970年8月某周四，在晋成105哩靠近印尼边界伏击兵车，打死至少2个。

1970年

第三省各人民武装单位战斗简报

(一) 下游武工队战报

2月25日，在泗里街巫叻路约一哩，胜利伏击了马路上的巡逻兵车。据敌人报导，敌兵死一名，伤两名，毁兵车一辆。缴获冲锋枪一把和子弹100多发及其他一些物质。

6月29日，于泗里街比泰河胜利伏击了敌人的投票队。据敌报导，打死敌兵四名（其中包括一名伪行政官和特务），打伤三名（后来有二名伤兵不治死亡）。

打死华族特务六名，打死伊班特务两名，马兰诺特务一名，缴获特务猎枪两把，收集群众的猎枪五把和一批猎枪子弹。

在和敌人的各种遭遇战中，至少打死打伤敌人几名。

(二) 中游武工队战报

8月27日下午2点，在加拿逸牛麻河胜利伏击了有16个敌人的巡逻兵船。据敌人报导，打死敌兵12名，打伤3名。缴获轻机关枪弹盒三条子弹75发，冲锋枪子弹盒10条，子弹350发、猎枪1把，子弹25发，打坏敌人40马力挂尾车一架。

(三) OMT 武工队战报

5月8日，在诗巫县同德港打死一华族特务。

7月16日，凌晨一时半爆炸加拿逸市所谓政治部主任的住屋，并同时开枪射击警察所的敌兵。据敌人报导，该名政治部主任受了伤，还有一名敌兵也受伤，被炸的屋子也遭到一些破坏。

8月13日，在加拿逸县鲁国坡打死一名警长（江XX），缴获一左轮手枪，手表一架和一只金戒子。

11月20日，在乌驿路19哩主动伏击敌人兵车，至少打死三名。

收群众猎枪十几把，子弹200多发。

(四) 诗巫市战报

8月15日，在诗巫市中心张贴标语时打死打伤警察各一名。

12月18日，在乌也路半哩处打死一名高级警官（黄XX）。

打死两个华族特务，炸伤一伊班特务。

曾两次用土炮打水兵基地，打伤水兵一名。

曾向诗巫警察所发射两门土炮，炸毁玻璃窗数个。

收群众猎枪数把，子弹数十发。

1970年10月尾，北加人民游击队在巴都吉丹（约离古晋11哩）伏击一队敌兵，打死一名少尉，打伤一个。

第三省人民武装力量 一九七一年战斗公报

公报说：我们主动进攻敌人的次数和形式更多了。我们主动伏击和进攻敌兵十几次及开展多次除特斗争，共杀死杀伤敌兵、特务130多名（其中包括杀死华、伊、巫族特务20多名），缴获一批枪支（主要是特务的枪支）和子弹，烧毁敌人小巡逻艇两艘及破坏其他一些敌人军事交通工具等。

一九七一年 下游武工队战斗公报

公报说，1971年8月8日敌方发动“牙由”军事行动，面对敌方的军事“围剿”，我军坚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积极主动地分别于2.16，6.16，8.23，8.31（缴获两把依宾枪），10.18，10.28，11.8，12.16，12.25，还有其他等总共进行了三十多次的大小战斗，总共杀死杀伤敌兵60名左右，杀死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敌人民防队和特务走狗19名，炸毁敌巡逻艇两艘，缴获一批武器和弹药，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我军牺牲了五位同志，受伤数位。

1971年3月19日，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二中队在山马丹、比亚凡公路4哩半打死敌兵5个。

1971年8月20日，我军在西连路32哩与敌军驳火，打死一个敌兵。

一九七二年

第三省人民武装战斗简报

在这一年，人民武装力量共开展了大小50多次的战斗，打死打伤敌兵和特务120几名，缴获猎枪20多把，破坏敌人经济设施约200多万元，以及为群众镇压不少的恶霸和盗贼分子，为群众减轻了痛苦。简报如下：

1月4日，泗里街椰甲地区打一地雷战，打死敌兵3名(一名军官)，打伤1名，打坏1辆军车。

1月18日，诗巫沙连河和发富港没收4支民防队猎枪，一批子弹。

1月20日，我军在桑县Sg. Katibas地区，打死敌兵9名。

2月1日，诗巫巴拉术地方警告一马来特务，没收一支猎枪。

2月5日，泗里街打一地雷战，打死敌人至少4、5名。

2月5日，民丹县某一武装小组在休息时被敌人突击，其中一位同志来不及突围，被围困在草丛中，当敌人一名指挥官（电台自称上等兵），接近被围困的我同志时，这位同志发扬勇敢战斗，当场打死这名指挥官而后安全转移。

2月10日，民丹县诗巫路路口打一场地雷麻雀战，打伤敌兵1名，炸坏军车1辆。

2月10日，我军在诗巫县宋溪美禄坡打死一名女特务K。

2月12日，一次驳火，打死打伤敌兵一名。

2月16日，我军在泗里街Sg. Sarikei地区打死敌兵至少3名，打伤6名。

2月20日，诗巫县乌也路30哩，我军捣毁大型泥车三架，筑路罗里车20多辆，汽油8000加仑，铲毁建筑物二座，缴获一大批军用物质和药品。这一破坏是敌人有史以来遭受一次较大的损失，使敌人在乌也路的筑路工程全部陷于瘫痪，估计此次损失至少200万。

2月27日，乌也河尾一个群众性公开宣判会，处决一名罪大恶极的敌人民防队头子本固鲁伊x，并警告民防队，没收15支猎枪，100多发子弹，1架40马力挂尾车。

2月28日，诗巫乌也路28哩，打一地雷战，打死敌兵一名。

3月2日，诗巫乌也路32哩，打一场麻雀战，敌死伤各一名。

3月5日，加拿逸打死一名民防队员。

3月11日，我军在诗巫卢仙地区打伤一名伊班特务。

3月16日，在诗巫乌也路安曼长屋附件打麻雀战，敌兵死伤各一名。

3月17日，在泗里街保王港打伏击战，敌兵死伤至少3名。

3月25日，诗巫宋溪美禄地区一民运组在执行任务时，主动灵活开展麻雀战，敌死伤各一名。

3月25日，我军在加拿逸县Sg. Jih地区打死一名伊班特务。隔日在同一地区打死打伤敌兵两名，打沉敌船一艘。

4月22日，诗巫乌也路5 哩、8哩、10 哩间隔二小时，连续打三场地雷仗，打死打伤敌兵约10名，炸伤军车一辆，以及炸破通往14哩军用大水龙管一条。

5月间，加拿逸南溪达共和敌兵驳火四次，敌兵死伤至少两名。

5月5日，泗里街巴干路边与敌兵遭遇，我方先发制人，打死敌兵3名。

5月11日，加拿逸伏击战，打死敌兵3名。

5月18日，民丹曼光坡，100多名敌兵包围我军正在执行任务的二位战士，经过数阵驳火，打死打伤敌人3-4名。在驳火中，敌兵自己打死自己多名。驳火后，敌兵不甘失败，将正在椒园工作的三名无辜群众活活打死，这种残暴行为，遭到群众的极大不满。在这次驳火中，我方一名女战士（朝光）英勇牺牲，在牺牲前积极鼓励身旁战友勇敢战斗，并高呼北加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5月28日，加拿逸附近，用土炮轰击敌巡逻艇，巡逻艇狼狈逃窜。

5月29日，诗巫巴拉当地区，我一工作队突到利华板厂开群众抗议大会。强烈抗议当局在各板厂建立变相集中营，并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炸毁板厂周围的铁丝网。

6月16日，诗巫浮罗加地坡，敌人围攻我一住点，当时同志出外执行任务，住点只留下数位女同志，当敌兵接近时就中预先埋下的地雷，同志们勇敢阻击，后安全撤退，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兵约3名。

6月17日，我军在卢仙附近打伤敌人三名。

6月18日，诗巫卢仙路18哩地雷战，打死7名打伤1名敌人炸坏一辆军车。

6月28日早上，诗巫宁兴港一场漂亮的地雷战，炸得军车飞得几尺高，据说敌人死7名，伤1名。

6月30日，于诗巫罗马安坡林X祥游艇上缴一电报机。

7月27日下午四时，民丹比带公路打地雷战，炸翻军车一辆，敌人以猛烈火力追击麻雀组同志。在追击过程中，踩中我军预先埋设地雷。这一战，打死敌兵4名，打伤5名，同志们安全撤退。

8月初，泗里街一麻雀组张贴反黄标语，并在义朗河大桥巧妙挂一铁链，敌兵不敢轻易妄动，交通全部陷于停顿，还到马来亚请专家来研究，同时还炸断电杆柱数条。

8月9日，民丹县民丹河古鸭长屋附近，一股敌人可能因为我们活动暴露而在那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当天早上七点多，敌兵接近我军住点约十几码和我们同志对话，敌人要我军出去投降，否则就要把我们消灭。同志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狠狠给予回击，阻击和撤退组的同志主动投入战斗，敌人在我方火力有力打击下，只断断续续的开了几阵还击，我方同志全部安全转移。这次驳火中打死敌人3名，伤5名。

8月11日，诗巫发富港我军打死打伤敌人3名。

8月13日，诗巫发富港，一股敌人悄悄的摸进该地一个民运组住点时，被我军地雷和土炮炸伤4名，我方安全撤退。

8月15日，一麻雀组接近民丹古鲁勃曼光兵营附近，开枪骚扰敌人。

9月7日，诗巫巴拉当打死一名敌人。

9月8日，诗巫下游下新芭坡，我军四位战士与敌人遭遇连续两次驳火，打死敌人一名，我方胜利突围。

9月14日，加拿逸阿木川地区，我军三位“小八路”开枪射击一股十余名敌兵，打死打伤3名。

9月17日，我军拉让江下游武工队第四分队，一个由四位同志组成的麻雀组，在船溪美禄打了一场胜利的麻雀战，打死一名敌兵，缴获一支英制半自动卡宾枪，15发子弹。

9月17日晚上，我军下游武工队一个突击组，摸进敌人驻营附近，轰土炮和开枪。敌人心惊胆战，慌作一团，待我军撤退到好远时，才胡乱开枪以壮胆，敌死伤不明，我方安全撤退。

9月18日，诗巫丹章公集，有一名敌人被我军打死。

9月27日，在桑县船溪史兰干打死一名坏屋长，打死三名敌兵。

10月17日，下游武工队两个麻雀组同时一边进攻船溪美禄军事基地，大轰土炮，至少打死打伤敌兵3名。

11月8日，泗里街烧敌人一橡胶加工厂，使敌人损失达100多万元。

11月10日，一股为数不明的敌兵，在泗里街鲁勃路4哩一带踩中我军设下的自动地雷阵。翌日又有一股为数不多的敌兵在距离前一天不远的地方又踩中我军地雷，据说敌人死伤3-4名。

11月13日，在巴都县，我军一位战士在与敌人驳火后，与大队脱离，主动在一铁路旁埋伏，不久5个敌兵剩坐一架

柴油机车从外而进。我方枪声响后，敌兵全部跳车，打伤1个，跌伤4个，空车载着敌军5个背包撞到路尾才停。

11月15日，11月19日，晚上在诗巫船溪美禄同一地区放火毁敌刚兴建的二座军营和一批建筑材料。离此约3分钟的营敌兵见状，胡乱开枪和打照明弹约15分钟（两次皆是）。

11月15日，我军一个麻雀组在泗丹公路8哩（即巫叻坡路口一带），打死打伤敌兵4个，我军安全转移。

12月6日，在民丹民正公路上打地雷战，炸死炸伤敌人约10名。

2月10日，我军在诗巫英基罗坡处决一特务T。



1972年

北加人民游击队一部分战斗 简报

北加人民游击队72年首三个月战果辉煌。活跃在北加里曼丹砂拉越第一省境内的北加人民游击队，在伺机主动出击敌人和多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不断取得了新的胜利。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今年首三个月内39次军事活动，人民武装部队就打死打伤敌人近40名，击毁击伤军车各一辆，烧毁伪警察署一座，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简报如下：

1月4日，在石隆门—伦乐公路之三马丹地区的一次伏击战中，人民革命武装击伤军车一辆，歼敌多名。

1月7日，我革命武装另一分队在海口区的乌鲁沙班地区的战斗中，当场打死敌军一名，打伤另一名，并缴获二支现代化武器，该受伤的伪军被送进医院亦告死去。

1月17日，在石角地区的一次驳火中就一举打死打伤伪军10名，其中包括军曹一名。

1月17日夜，在西连县，为人民除去死不悔改、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C，并缴获猎枪一把。

1月25日，晚上10时，烧毁乌梭警署一座。

2月24日和3月4日，人民武装又相继在古晋县11哩及石隆门县短廊地区，消灭了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反革命分子L及H。

3月12日，我军又主动出击，攻打怒诺警署，伪军死伤多名。

3月26日，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二中队战士在比亚凡-伦乐路埋伏敌军三辆军用卡车的战斗中，据当局电台招认，打死伪军15名，打伤4名，取得全歼辉煌战绩，缴获各类型武器十多样。

9月1日，在石角埋伏警察，打死打伤各一个。

1973年

第三省人民武装战斗简报

在上半年几个月的战斗中，打死打伤敌兵，据初步估计约32名，打死敌特5名，打伤1名，缴获一把sten枪，弹药及配备，没收“自卫团”枪支26把，破坏敌人财产约数万元。

1月17日，在诗巫丹章公集，我们四人麻雀组摸进敌营附近，当场打死敌兵（二巡）一名，打伤一名。

正月18日，在诗巫巴拉术地区没收“自卫团”枪支三把。

2月13日，在诗巫市中心处决了两个特务Y和Y。

2月中旬，中游武工队一工作队缴一民防队Sten枪一把，子弹120发及装备、弹盒四条。

2月23日，下游武工队一住点被突，敌兵当场受到回

击，至少被打伤一名，过后的数次驳火中，我方都主动发制来犯追兵，在极不利情况下，同志们勇敢与敌人坚持战斗达四个钟头之火，打死敌兵7名，伤至少2名。我军华姐、班长与伍乐三位干部在战斗中光荣献身。

3月1日，中游武工队一住点被突，同志们勇敢回击，打死打伤敌兵6名，我方2位同志光荣牺牲。

3月7日，我军麻雀组在Sg. Ngemah支流kajah河伏击民防队，打伤敌兵4名，后全部死去。

3月15日，民丹县我军没收“自卫团”枪支14把，子弹数十发。

3月20日，诗巫县我军一麻雀组开枪骚扰诗巫市新珠山飞机场。

3月30日，我军在如楼以上的加拿逸河伏击约有8名的敌兵船只，当场打死2名，打伤1名。

4月1日，在加拿逸Sg. Lijan打一麻雀战，打死打伤敌各1名。

4月14日，泗里街我军一民运组在受出卖和病弱的极不利情况下，勇敢给来犯敌予以还击，打死打伤敌人3名，我方余永祥与林爱仙2位同志牺牲。

5月6日，我军在木桂兰破坏敌人正在建筑中的兵营，引暴地雷，贴标语、大字报、烧毁建筑材料，并劝告工人不要替当局建兵营，过后工人都回家不做。

6月1日，诗巫县乌也路，我军麻雀组摸近敌人在乌也路的大兵营，开枪骚扰敌人。

6月4日，诗巫乌也路8哩处决一名伊班特务及打伤另一人，过后又与敌兵驳火三次，打死打伤敌兵3名，我军牺牲三位同志。

6月17日，在加帛县，我军摸近敌人军用机场，烧毁仓库一座，破坏山大王两辆，缴“自卫团”枪支2把。

1975年战斗简报

在各次战斗中共打死打伤敌兵30多名。

1月11日，在洒里街，敌人突击我军某小组的临时点，经过一阵驳火之后，我方安全转移。敌兵在追踪时，踩中我军埋下的地雷，结果炸伤敌兵1名，炸坏一把枪。

3月2日，在加拿逸美烟坡，一股敌兵搜索到我军某小队的临时点，我方先发制，经过一阵驳火之后，我方高呼革命口号，吓的敌兵龟缩在原地不敢前进半步，坚持半小时之后，我方安全转移。

3月4日，在加拿逸某地，敌兵分三路包围我军两位战士的一个临时休息点，两位战士发扬革命大无畏的精神，首先

向敌人开枪，经过两阵激烈的驳火，一位同志胜利突围，沈秀琼同志壮烈牺牲，这次驳火打死打伤敌兵各一名，据说受伤一个也死去。

4月6日，在诗巫发富地区，战斗英雄学恩烈士（原名朱宋盘）在负重伤并经过整夜与伤疼作斗争之后，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同敌人激战八、九个小时，敌兵死伤八各（其中一名是警察野战部队第15营营长兼伪代理警监），消耗敌人近万发各种子弹和近百发手榴弹。这次战斗打出了人民军的风格，使敌人丑态百出。这次我方学恩与红坚两位同志光荣牺牲。

4月17日，我军某个战斗小组在泗里街义朗桥附近开展标语战取得胜利。这次标语战经过同志们精心布置，巧妙埋设地雷，敌人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把标语除掉。这一仗我军的自动地雷当场炸死敌兵两名（其中一名是一粒星的地雷专家），炸伤5名，其中2个后来也死。

6月29日，我军在加拿逸枪决了一个罪大恶极的特务F。

为了打击敌人的国庆，我军在下游各分区，分别于8月28日，8月30日悬挂大幅反马标语，并装有自动地雷，敌兵看了惊惶失措，排除地雷时丑态百出。第三分区的标语于9月8日才拆下。

9月9日，麻雀组在船溪美禄鼎新路伏击敌人，枪炮齐响，打死二巡一名。

9月11日，一麻雀组同志摸到船溪美禄兵营附近，被化白打猎的两名敌兵发现后，就地装上一粒自动地雷。9月12日敌兵搜索，结果炸伤敌兵两名，其中一名后来死去。当天晚

上，同志们还摸到兵营开枪骚扰敌人。

9月16日，泗里街某个小组在泗里街去成邦江路的路途上伏击敌人兵车，打死皇家马来兵2名，打伤1名。

9月19日，麻雀组在民丹县的泗丹路和诗巫路交叉处伏击敌人，当喷雷一响，几架兵车相撞跌入水沟，“乌龟车”也翻倒。第二天敌人爬上伏击点搜索，踏中自动地雷。这次战斗据事后了解，共炸伤5-6名。同志们在完成任务后，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迅速转移到马拉传地区（民丹市郊），于9月22日又打响第二仗。同志们在马拉传路上挂红旗，贴标语，敌兵在撕下树上标语时，喷雷爆炸，据了解至少炸伤敌兵一名。

9月中，第一分区的麻雀组在泗丹路摆假雷阵，并张贴标语，敌人来时不敢轻举妄动，用机关枪扫射，用手榴弹炸，搞了半天以上，才发现一堆堆都是草堆和土堆。

10月3日，我军OMT单位的一组同志，在临时点被敌人突击的情况下，按实际情况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伏敌人，敌人终于送上门来，同志们勇敢镇定向敌人付出，至少打伤一名敌兵队长，化被动为主动，我方全部同志都安全转移。

10月19日，在诗巫沙连坡，枪决了一个长期来跟我军为敌的特务K。第二天，敌兵来搜索时踏中我军事先埋好的自动地雷，结果炸死炸伤敌兵各1名。

11月6日，我军在加拿逸联合园杀死一个特务W。

11月6日，下游第一分区的一组同志与敌兵遭遇，我方先发制人，打伤一名敌兵，之后我方安全转移。

1976年战斗简报

1月11日，泗里街沐鲁都后山，我一住点被敌巡逻队发现而驳火。我方一位女战士受伤。我军在撤退路上装上一枚活雷，敌人于第二天跟踪时中雷，伤一敌人并炸坏敌人手中枪。

3月27日，下游三分区，我一组同志在执行任务途中与敌人遭遇，由于地形不利，我军主动转移，并机智在撤退路上连续装上几粒自动活雷，并散发传单，敌人以为我军

人少软弱可欺，随后跟踪而来，结果连续两次踏中自动雷，炸伤二名。

6月13日，我军在中南村打了一场地雷战，炸伤敌兵一名。

6月25日，我军在麻罗处决一特务S。

11月30日，我军下游四分区，为保存自己而反对外来伊班人深入我军活动打猎而张贴告示标语。其中一组同志在百花河张贴时，途中与化白敌人相遇，造成黄华道同志壮烈牺牲，黄烈士也打伤其中一位敌兵。

1977年战斗简报

1月25日，在洒里街玻璃港处决特务分子W。

1月26日，在洒里街沐鲁都处决特务分子T。

2月25日，沐胶河开展战斗，打死打伤敌兵4名，另有个别溺死。

6月9日，我军—民运工作小组，在下新芭执行任务过程，被敌兵跟踪，同志们灵活机警，当发现敌人跟踪而来，及时先发制人，给予敌人打击，有个别敌人死伤。

6月18日，在诗巫郊区后埔港，打上伏击战，估计打死打伤敌兵4—5名。过后敌兵要搜索时踩中我地雷，估计敌兵又有死伤。

9月5日，我军—麻雀小组在南舌坡，摸到敌兵驻扎的空屋，利用夜色朦胧（晚上七点多）向露台上的敌兵开了几枪，并在距敌兵40—50码处和敌兵对喊了好一阵子的口号，而后安然撤退，这一仗打伤敌兵3名。

77年10月19日,我军一个工作小组在诗巫郊区执行任务过程中,临时住点被化白打猎的两名敌兵发现,同志们先发制人向敌兵开火,敌兵只还枪二响,就逃之夭夭。

1978年战斗简报

1月31日,我军四位同志在加拿逸河支流Sg. Machan河尾与敌人遭遇,在地形极不利于我情况下,只好边打边撤,我方两位同志受伤。同日在加拿逸河尾Sg. Mujok,我工作组的临时点被敌巡逻兵发现而驳火,双方无伤亡。

3月22日,在民丹县曼光坡处决特务分子L。

3月25日,民丹Sg. Chundong开展地雷战,敌死伤各1名。

6月,我军在民丹县Sg. Mador一个住点被敌发现驳火,双方无伤亡。

7月4日,加拿逸河某处,我一搞粮组因被变坏伊班群众出卖。敌人埋伏我搞粮点出口处,结果二位同志去联络群众时被伏击。还火后,我方两位同志安全转移。

7月22日,在民丹麻罗坡破坏敌人的反革命筑路工具,据耶谷自供,连车辆等油损失18万元。

8月4日，在乌也路19哩Amoi 长屋附近的群众稻芭与敌人驳火，一名敌兵的手被打断，我方重林同志牺牲，另一名受伤。

9月22日，在乌也路偷袭10 大兵营（当时能容200多名），并装地雷，张贴标语、布条等。

10月23日，在Poi河尾离我森林基地一定距离的地方，开展了一场摸营突击战。在我枪声和口号声中，敌军吓得不敢喊叫，只胡乱开枪。

10月25日，我军下游第三支队的一组同志与约一小队敌人在大马路旁遭遇，打伤二名，其中一名重伤。

10月31日，在诗巫卢仙路5 哩伏击兵车，敌兵伤1个。敌兵被打后，伏在路边开枪约45分钟为止。

11月20日，我军—民运组在发富处决了一个伊班特务M，缴一支猎枪。

12月14日，我军流动组在上港比带波处决一伊班特务Z。

1979年战斗简报

79年3月19日，敌兵进攻我第三支队一生产地（乌也河的Pakoh支流Sg. Salinjin），受到我军同志的还击，经过15分钟的战斗后，我军安全转移，并在撤退路上装下二粒活雷。后据了解，敌兵中雷和中陷井伤3名。

3月30日，在同德港我一临时点被敌进攻，我方先发制人，在打击敌人后安全转移，敌方伤亡不明。

3月28日，在Sg. Tekalang的2.19生产地开展了一场摸营战。

7月1日，在乌也路处决特务Y。

11月5日，我军工作组在巴干路5 哩，出其不意伏击敌兵车，据说敌兵有死伤。另，我方一组在四分区，超群路达山坡后山与驳火，双方无伤亡。

我军四位同志在在民丹莪拉让师训学院附近与敌驳火，打死三个敌兵。

1980年战斗简报

9月18日，在东南坡后山，我军一住点被敌兵发觉而驳火，双方无伤亡。

12月1日，在Pantak 木山路3哩与一股敌兵遭遇驳火，据说敌方也有受伤。

1982年战斗简报

1月10日，第三支队一组同志在伊朗河常青加帛伐木有限公司开展木山斗争，烧铁甲车一辆，并挖陷阱，挂标语，装地雷，一个工人不听劝告而跌阱受伤，一个敌人在撕标语时中雷受伤。

2月9日，在边区基地总部（在Sg. Takalan）附近，我一战斗组主动伏击来犯之敌，可能有个别伤亡。

2月17日，在印尼边区的1.12生产地附近，我二位同志在路途中遭印尼兵突击，在双方驳火中，一位同志受伤。

3月14日，在印尼边区Sg. Takalan 支流Sg. Kiroeng，我一侦察组与敌遭遇驳火。

3月28日，在Sg. Takalan 的2.19生产地开展了一场摸营战。

8月8日，在下游阿山河森林，我军一个住点被敌兵发现而驳火，敌至少伤亡两个。

1983年战斗简报

4月18日以来，敌军的军事演习，变成大规模的剿共行动。据说，在南蛮河尾砂拉越伊班兵不满马来亚马来兵的歧视与欺压而进行武装反抗，经过双方火拼，共死12个，11人受伤。

83年7月29日，我军华区工作小组在发富森林与一股敌巡逻队遭遇，打死敌兵一名，据说还打伤另一名。

8月3日，我军在伊郎（常青公司）柴山开展柴山斗争，烧毁各种柴山车5架。

9月25日，我军两位同志在南蛮森林与一敌巡逻队相遇而驳火，双方无伤亡。

三省人民武装力量历年战斗简报

- * 1970年打死敌兵约24名，伤约11名，特务约13名。
- * 1971年杀死杀伤敌兵特务约130名，其中特务20多名。
- * 1972年杀死杀伤敌兵特务约120名。
- * 1973年打死敌兵约32名，伤1名，特务约5名。
- * 1974年 无。
- * 1975年敌兵和特务死伤约30名。
- * 1976年敌兵死约5名，伤约6名，特务1名。
- * 1977年敌兵死伤约15名，其中死约一半，特务2名。
- * 1978年敌兵死伤约9名，特务3名。
- * 1979年敌兵特务死伤约7名，其中死3名，特务1名。
- * 1980年打伤敌兵个别名。
- * 1981年不详。
- * 1982年打死打伤敌特约4名。
- * 1983年敌兵死伤约2名。

附注：由於敌兵的死伤人数主要是根据群众相传，因此确实性必有问题。

武装论坛

对战略战术的探讨

— 回望

一、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政治背景

英帝始终对砂拉越的革命和共产主义活动都是很敏感和仇视的，一旦被发觉就会尽快想方设法加予扑灭，绝不手软。因此，砂盟开始活动，就以地下非法为主，然后才逐步利用公开、合法、学校、社团和政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革命才得以从弱变强。

砂拉越社会，当时主要是达雅族、华族和马来族三大民族组成，是属于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是东南亚最落后的岛国。在汶莱武装起义之前，砂拉越华人主要居住的城乡的革命活动已广泛和深入地展开，并得到众多华人的支持，尤其是华族青年更积极无私的参加。对开展达雅民族工作，尤其对砂拉越河、鲁巴河、拉让江和巴南河的民族工作更已派出近百名精干份子去秘密地开展，但普遍还未扎下根。马来族方面还未派人专门搞，只由公开政党附带搞。当

时由砂盟所支配的人联党，上层领导中虽也有达雅族和马来族领袖，但还是以华族为主要领导。基层群众，华族约占57巴仙，达雅族约占38巴仙，马来族所占比例很小。可知道当时砂盟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不论地下或公开斗争都还未真正超越单一民族为主的局限。而国际统战也刚刚开始，更谈不出明显的成绩。

总之，砂盟所领导的斗争，不论在国内或国际上还是处于较孤立的状态，还须要通过极大的政治和军事的努力后，才有可能逐步加以突破。

二、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

1962年6月22日，英帝逮捕了文铭权、黄纪作等7人，同年7月23日又逮捕了张荣侨、陈景益、田文和、雷皓明。这些被捕的多是砂盟和人联党的重要领袖和干部，造成对砂拉越的地下组织和公开政党领导力量与斗争不小的削弱和破坏。1962年12月8日汶莱武装起义后，在全砂更实行大逮捕，并逮捕了48名地下和公开的各级干部。在那之后逮捕行动还不断地发生。如任由逮捕行动无阻挡的发展下去，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将会严重的脱离革命群众，而且不要多久就会被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军事确是政治的继续。

三、 武装斗争的战略目标

我们要开展武装斗争之前，必须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武装斗争的最高目标是夺取政权。在当时我们要夺取政权的必备条件应该是：

- (1) 自觉、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
- (2) 经过实战锻炼而善战的一支军队，
- (3) 动员了山区民族的参加，
- (4) 得到国际实际的支援（主要是武器和通讯器材等）。

然而，以上的基本条件，我们都不具备，所以我们还须要一个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在上述必备条件具备之后，我们才能放手通过杀敌夺武以夺取政权。

从当时的国内外革命形势看，及后来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证明，武装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不但是必须的，而且还是漫长的。

从1965—1973年出人毁枪前，在我们的武装斗争中，主要是犯上宗派和幼稚盲动的左倾错误。如果武装斗争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必须有个夺取政权的准备阶段，那么必定能少犯左的错误和减少牺牲损失。

四、实际的战略部署

经过了约一年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之后，我们的国内外统战已开始有新的突破，特别是同汶莱人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印尼共与左派建立了关系，一部分干部还从印尼方面学得军事和组织军队的本领。1964年3月30日，在印尼共和中间派的帮助下更成功的组织了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砂盟在坤甸9.19会议上更决定把留在印尼西加的全部人员撤上砂印边区，分别建立西部、东部武装基地，以东部为中心基地，也分开组织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和北加里曼丹人民军，在斗争上遥相呼应。在当时，特别是交通和通讯的不便，这个初步的战略部

署，對於开展砂印边区和国内武装斗争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证明了是必须和正确的。

由于一开始，我们对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战略目标、建立武装基地和杀敌夺武等重大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认识和缺乏经验，所以一切只能在斗争中摸索前进和逐步地学习武装斗争。

五、建立马印边区武装基地

在马印边区建立武装基地的主要职能，是作为党、军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及军、政干部的训练中心。我们借用别国的领土建立武装基地，对印军只能坚持自卫的原则，也不能主动开展杀敌夺武。

马印边区武装基地的性质，在马印对抗时能够建立公开和进行生产自给的基地。在马印夹击时，我们无法打退敌兵的地面进攻，也几乎没有防空的重型武器，一般仅能建立秘密的基地；偶尔乘敌不注意，也能建立生产自给的基地。

马印边区武装基地，从印尼边区发展到砂边区，从秘密发展到公开，从没有人民政权发展到有政权，将是一个曲折、漫长、艰巨的发展过程。

边区基地在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上，不能坚持时，须及时把主力转移，留下少数精干同敌兵周旋，或干脆全部撤出，等有条件和必要时才倒回。在当时的条件下，敌兵下决心逃跑或消灭我们，如不及时撤出重点包围区，或死守，结果不是遭到大的牺牲损失，就是被消灭。

不论是马印边区基地，或是游击区都须实行“边搞边打”的战略原则。所谓“搞”即宣传组织和动员群众，所谓“打”即杀敌夺武。在武装斗争初期，应以搞为主，以打为辅。主动杀敌夺武，只能在有利于武装力量的巩固、保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下才可开展，否则绝不轻举妄动。

在主动杀敌夺武的战术和作战的形式上，在当时是大型伏击战（人数二十上下）结合小型（三几人）的骚扰战、地雷战和麻雀战，这些还属于很低级的战争形式。

六、边区武装基地的战略转移

我们的武装斗争，如果没有受到1973年出人毁枪的拦腰一大斩，如能正常的发展，也能实现武装力量的统一指挥与集中力量组织突击队向东北挺进，砂印边区和国内的主要武装力量会更快转移和集中到拉让江和巴南河之间的战略高地，建立砂拉越的武装中心基地。之后，如我们还不能广泛动员起山地民族，在军事上还不能以防御改为进攻为主，部分武装力量将可能被迫再退却到沙巴的中心高地，建立另一个重要武装基地，使砂拉越和沙巴两个武装中心基地相呼应，以坚持更长期的武装斗争。

七、结语

我们当时的武装斗争基础虽是薄弱的，敌我力量对比更是悬殊，但只要我们更自觉地执行以上粗浅的战略战术，我相信我们的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还会进行得更好，不但会减少不少的牺牲损失，而且战绩还会更好。

国内山区是我们的主战场，如山地民族没能广泛动员参

加斗争，人力物力，特别是粮食问题就不能有效的解决，我们的战略战术的实行就必定受到很大的限制。到了1973年底为止，我们还不能广泛的动员山地民族，而且我们的武装部队更面对更大的粮食和生存问题。这充分显示，我们武装斗争的长期和艰巨性。

1973年之后，我们超弱小的武装部队，还在斗争低潮的环境里再坚持了17年。1990年和谈前，我们的部队已活动到汶莱、林梦河尾，如没有1973年和1990年两次的和谈，也没有犯上其他战略战术的错误，我们的武装斗争必定会发展到沙巴去，并能坚持得更久更好，这有力地证明武装斗争具有不可忽视的生命力。



22-08-2008

回顾我们的杀敌夺武

- 回望

在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中，主动开展杀敌夺武是关系武装夺取政权和革命成败的最核心问题。所以从杀敌夺武的角度认识和研究武装斗争和革命斗争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一、西部印尼边区的杀敌夺武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政委叶存厚於1967年8月29日给刘晓和松林两位同志的信内所写的：“我们几个月来生活很紧张，自6月3日以来，我们已进行了将近20次大小战斗，消灭敌人约两个排，死的比伤略多一些。只是7月31日至8月18日的20天里，我们便打了九次仗。包括两次用迫击炮进攻甘榜据点，二次用爆破筒伏击敌人。”

1967年7月16日，火焰山部队30多人，夜袭砂印边界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歼敌四名，我方无伤亡。缴获新式武器140余件、各种类型子弹20箱（近2万发），迫击炮两门，机枪两把。1967年11月，第一省边区拉奕地方，火焰山部队伏

击印尼丹绒不拉“641”部队一小队，歼灭敌军9人，逃脱2人，缴获2把阿卡（A.K），2支S.K.S及其他枪支弹药一批。

从以上叶存厚的信，可知1967年6月3日以后，逊空基地的反围剿斗争已频繁的进行，而且夜袭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之后，更激怒了比我大几倍或十几倍的印军对逊空基地的疯狂反扑，战斗不但更多更剧烈地进行，印军也对基地周围的群众更实行了“杀光、抢光、砍光、烧光”的四光政策，逼使基地陷于孤立状态，根本失去了我军生存的条件。

不论是砂拉越东部的杀敌夺武，或西部印尼边区的杀敌夺武中，都应夜袭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为最成功的缴获战，也一时大振了我方的士气。可惜，这一仗从根本上说，不但不能促进西部边区基地的巩固发展，反而加速了被击垮。

从1967年7月16日进攻华莪空军基地至1969年初黄纪晓带领十几人撤至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以及1969年3月叶、杨牺牲为止，逊空基地和火焰山基地仅再坚持了一年多就被打垮。夺得的武器被夺回，还要赔上统战取得的武器，更还牺牲了大批人员，这是我们不能不试图回答的历史问题。

以上这个杀敌夺武的历史问题的形成，主要形成因素是：

- (1) 我们当时的领导对于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的认识还很肤浅，还不能自觉的处理武装斗争、杀敌夺武和边区武装斗争长期坚持的总体战略关系，对斗争还存在不小的盲目性。譬如主动开展杀敌夺武，可能引起敌军怎样

的反扑，相应制订的战略战术和必须的战备工作，尤其是粮食和长距离转移的战备工作，也即处理好攻与守的关系。

- (2) 我们在别国的边区建立武装基地，只能采取严守自卫的原则，不能主动开展杀敌夺武。在马印夹击之后，印军高层方面主动围剿我军，非把我们赶跑或消灭不甘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主动进攻，那等于火上加油，势必激起更加疯狂的反扑，令我们更难于招架。
- (3) 缺乏灵活的战略战术。当我们不能打破敌军大规模军事围剿时，我方不可死守，主力必须及时撤出包围圈和作长距离转移。

既使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我们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虽最后还是会被敌人赶跑，但我们还是能够保存自己和开展新区的武装斗争。

在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勇于杀敌夺武是可敬的，对犯上某些的错误也是可理解和谅解的。

二、东部印尼边区的杀敌夺武

北加人民军於1967年9月17日，在第二省印尼边区甘督地方，主动开展了杀敌夺武第一仗至1970年2月6日1.17战斗队伏击印军兵船为止，前后约两年半，主动开展杀敌夺武大小战斗14次，打死印军34人伤13人，俘虏3人，缴获各种新式武器19把及一批弹药装备。

在这期间曾开展两场出色的战斗，第一仗于1967年9月

17日，在第二省印尼边区甘督地方，北加人民军第二支十多位战士，深入印军后方运输线，在安巴河伏击一兵船，打死敌兵10名，俘虏一名，仅一名潜水逃脱，我方无伤亡，缴获两把新式自动来福枪（A.K），六把新式半自动来福枪（S.K.S），一把手枪、背包、药品、物资等一大批。第二仗于1968年10月16日，在第二省印尼边区蓝益地方开展。北加人民军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组织了一支战斗队插入敌人后方，出敌不意，打死五名敌兵，伤两名，逃脱两名，缴获两把半自动步枪，两把汤逊冲锋枪，一把手枪，其他军用物品一批。

西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在印尼边区主动开展杀敌夺武一年多后，不是被消灭，就只剩下少数人被迫撤走。东部北加人民军在印尼边区在主动杀敌夺武坚持了五年多之后，原约整百名的精干人员最后只剩下十多人，也被迫在1972年初从印尼边区撤进国内。两地两军的命运所以会基本相似，这与两地敌、我斗争的地理与民众条件、双方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尤其是我方在斗争上的盲目冒进或战略战术不够机动灵活有密切的联系。

西部印尼边区游击队缴获的武器主要通过夜袭华莪空军基地军火库而取得，东部印尼边区人民军缴获的武器主要是通过多场大小的伏击战而取得。而东部人民军杀敌夺武后还能够相对久的坚持印尼边区是有以下的因素：

- (1) 印军先集中兵力围剿西部游击队并实行“四光”政策，而东部只有个别或少数群众受到酷刑而已。
- (2) 东部印尼边区更远离印尼的统治中心，我军也有更广阔的回旋余地。

- (3) 人民军内部的团结，边区与国内斗争上的互相支援也相对好。可惜这些相对有利的因素，由于主、客观的弱点，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们当时在印尼边区建立的武装斗争基地，虽处于敌强我弱，力量对比很悬殊，群众基础很薄弱，干部普遍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内部不够团结，指挥不够统一等不利条件，但只要我方当受敌兵严重围困前，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学习更多的丛林生存能力，及时撤进国内，或更深入马印边区，我们还是能够更好的保存发展自己和坚持更长期的武装斗争。

三、西部国内第一省的杀敌夺武

林和贵自1968年6月22日离开印尼西加回国，至1970年2月24日“巨网”军事行动为止的约20个月期间，主要的任务是重组组织、训练干部、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改编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巨网”行动之后的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又忙于反围剿斗争，到了1972年初才较多开展杀敌夺武。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2年首三个月内的军事活动中，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就打死打伤敌人近40名，击毁击伤军车各一辆，烧毁警察署一座，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北加人民游击队在国内打的仗不算多，但1972年3月26日在比亚瓦一伦乐路的埋伏战，却是国内主动杀敌夺武最成功的一仗。打死敌兵15人，伤4人，缴获各类型武器十多种，取得全歼的辉煌战绩。

“3.26”伏击战之后，当局没有像1965年6月27日北加国民军攻打古晋西连路18哩警署后那样施行残酷镇压和建立“新村”，但如果成功的伏击战再多打一两战之后，群众就难免会遭受残酷镇压和建立“新村”的反扑。

华区在当局的残酷镇压和群众被隔离的情况下，我们的斗争将空前艰险，部队将被迫向缺乏生存条件的边区和新区转移，无疑，部队的巩固保存将面对严酷的挑战。

四、东部国内第三省的杀敌夺武

1968年底北加人民军开进国内第三省后，随即在拉让江组织三个武工队开展伊班民族工作。在搞民族工作的过程中，发觉只搞没有打相结合，不能打击敌兵的进攻，不能鼓舞和动员群众，不能保存和发展自己，於是执行“边搞边打”的战略原则，主动开展杀敌夺武。

从1970年2月25日在泗里街巫叻路主动伏击兵车开始，至1973年黄纪作的和谈为止，大仗（十多或二十多人为单位）7场，小仗（几个人为单位）34场，打死敌兵88人，打伤56人，缴获5把新式武器。

1970年2月25日，在泗里街巫叻路约一哩处，胜利伏击了马路上的巡逻兵车。据敌人报导，敌兵死一名，伤两名，毁兵车一辆。我方缴获一把冲锋枪，子弹100多发，及其他物资。这一仗，算是全省华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仗。

1970年8月27日，在加拿逸牛麻河胜利伏击了敌人的巡逻兵船。根据当时新闻报导，打死敌兵12名，打伤3名，缴获轻机关枪子弹盒三条及子弹75发，冲锋枪子弹盒10条及子弹

350发，一把猎枪及子弹25发，打坏40马力挂尾车一架。其余大部分武器，可惜沉入水中，无法打捞。这一仗，可算是全省民族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仗。可是这一仗过后，当局立即在牛麻河口建“新村”，把河尾的群众统统赶进“新村”，使深入民族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的巩固和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这也再一次证明，我们还不善于处理攻与守，搞与打的关系。

我们名符其实地在战争中学习杀敌夺武。最初，我们以为在民族区组织一支战斗队，就能杀敌夺武。但干起来，实际的困难比想象的多了许多，我们的指战员水平不够，武器装备远不如人，粮食问题更不小，要打一场胜仗，实在不容易。经几仗之后，发觉大型仗不易打上打胜，因而退一步，改为广泛开展骚扰战，地雷战、麻雀战为主，以提高战斗力，再集中兵力打大型伏击战。经过两年多广泛开展小型战斗之后，终于在1973年组成20多30人的全省战斗队，并已开到最有群众基础的泗里街去捕获战机与准备开展战斗。

当时全省战斗队杀敌夺武计划如不是因1973年转折而未能施行，同时又能在华区，特别是在泗里街打上一两场胜仗，华区是难免遭到残酷的镇压和建立“新村”。这样，华区武装力量将面临巩固、保存和发展的更大困难，并将被迫也不得不向缺粮、人地生疏的新旧民族区转移，武装力量的巩固、保存和发展同西部国内也同样必将面对一次严重的挑战。

五、综观我们的杀敌夺武

没有对武装斗争的自觉，就不可能对杀敌夺武的自觉。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没有至少经过二、三十年的磨炼，是

不可能会有对这两方面的自觉性。

在我们的武装斗争中，搞与打是一对基本的矛盾，对两方面的认识与处理，很大的决定了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的发展。

对攻与守没有认识与处理好。对攻打敌人想得较多，对打以后将会引来敌人如何的反扑与备战、应战，就想得太简单和准备得很不够。当敌人反扑时处于被动挨打，不但原先战果保不了，还要倒贴。这样的杀敌夺武，非但不能促成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发展，反而加速被削弱或被消灭。

在杀敌夺武过程中，发现缺乏群众基础的地区不容易打上仗，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较容易打上仗。为了急于打上仗，就把战斗队伍拉到有群众基础的地区打，结果往往得不偿失。在当时国内的条件下，杀敌夺武的战场应多选在远离我有群众基础的地区，或选在边缘区，才利于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发展；如打了不利于保存和发展，就必须耐心地等待和创设条件，绝不可轻举妄动。

在当时杀敌夺武的条件下，战斗规模很小。大型的战斗，人数一般是二、三十个左右，主动战斗的形式唯一是伏击战，还有小型三几人的骚扰战、地雷战、麻雀战。

在1973年之前，杀敌夺武的通病是左倾的轻敌盲动。这个错误，在当时还没被清醒的认识与纠正，它严重地阻碍着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的开展。从这也可透视我们当年的武装斗争和杀敌夺武必然是很长期、曲折的。

08-09-2008

谈谈民族区的武装斗争

— 林洪

在民族区坚持武装斗争也像其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一样，在实践中已完全证明是能够的，并逐步发展的。其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一、北加是一个殖民地社会，广大的民族群众都是贫困的农民群众，他们对现状不满并有要求改革这种社会制度的愿望与行动。二、民族区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地区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斗争密切联系着，得到他们大力的支援，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三、通过广大群众解决一定粮食，或依自力更生种杂粮等。我们已有一定能力在广阔的地区回旋，发动群众和打击敌人。但是，这并不是说这里的发展不须经过什么斗争，一帆风顺的，恰巧相反，它是要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过程，才能取得的。这是因为：

一、广大伊班群众觉悟还低。武装斗争是革命斗争中最高斗争形式，它要求每个斗争的人都要有较高的阶级仇恨感，要抱定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作更大的个人牺牲才能坚持到底。今天，民族群众生活虽然是很苦，受的

压迫剥削是深重的，是有一股要求改革社会制度的愿望，但是，由於他们长期受反动派的欺骗影响，本身的落后性，对革命的认识不足，造成了在现阶段上主要只能同情支持武装斗争，还不能有更大的实际行动。因此，造成了在民族区坚持武装斗争是能够的，可是遭到的困难是很大的，成为更进一步发展武装斗争的一个障碍。要突破这点，就必须要有新的斗争形势，新的阶级矛盾和经过长期艰苦教育以及我们的斗争有新的发展，否则，我们的武装斗争将保持在原有水平上。

二、敌人对武装力量的疯狂反扑及群众害怕消极。敌人对我们武装力量向来非常仇视又很害怕，尤其是在民族区开展武装斗争更是受到残酷的镇压。民族区工作是敌我争夺的焦点，民族区阵地是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这里广大的民族群众生活极为贫困和不满政府的。所以就形成了敌人必定要以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这里的武装力量。正如中游击工队刚由边区转进国内来脚根都未站稳，就面对几百名敌兵的一次大“围剿”，企图把我们一举消灭。从此之后几乎每年都要面对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和多次军事行动，扫射了几万发子弹……尤其是我们主动打击他们之后，就采取了粮食管制，没收群众枪支以及进一步把大部分群众关进两个新村，强逼革命群众去参加自卫团……。

由於群众觉悟水平还低，我们的武装力量还弱小，不能有力地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保护群众的安全等，因此，当敌人猖狂反扑，反革命压力下，群众的斗争情绪就起变化，普遍害怕敌人和动摇革命立场，更有少部份在敌人压迫下参加了他们的反动武装。

三、粮食上的困难以及由此而来的保存大量武装力量的

困难，形成了在民族区大力开展战斗和革命活动的要求间的矛盾。有良好地理条件的民族区，由於不能在普遍地区内解决粮食问题，加上敌人的残酷反扑结果，不得不把保干限于一定地带，也造成了我们活动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影响较大的伏击战。要打一场较好的战，是须要创造许多条件，集中一定人力物力，须要时间，但是这些往往由於粮食的限制而被迫因不能再坚持多等几天而丧失 或只好分成小组打麻雀战。

上述矛盾乃是我们武装斗争初期在民族区难于避免的，这里要真正解决这些困难，就只有建立根据地。要使武装斗争在民族区更进一步发展，走向武装斗争高潮，就须要有新的阶级矛盾和新的斗争形势与正确策略，要重视开展武装斗争，执行“边打边搞”、“杀敌夺武，壮大武装”、“创设广阔回旋余地”等重要政策。在目前武装斗争处于低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把上述政策和注意节制武装斗争，积极武装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待机而动的策略结合起来，这样才能防止“左”右偏向。除此之外，我们在民族区开展武装斗争，还须要重视处理好：

一、坚决对付民防队和除特问题。从中游武工队和其他武工队在民族区几年来的牺牲损失，大多数都是被坏分子所害和被民防队的攻击所造成的。看来，又从敌我斗争进一步尖锐复杂化，敌人必定加强使用这些爪牙对付我们。这是因为这些人起着其他反动部队不能起的作用：a,大多数是伊班族，一定熟悉地理和善于在民族区活动，有的又和当地群众有密切的亲属关系，容易掩护他们。b,他们长期住在群众中，方便收集我方的活动情报，比外地来的那些有其麻痹我们的作用；c,这些都是品质较坏分子，在敌人金钱收买下愿意为他们服务。因此我认为，对特务分子只有坚决镇压

才能保存革命力量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几年来在民族区的除特，证明了还没有一个群众敢公开非议这个政策。对活动的民防队和“自卫团”应给予打击。

二、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由於民族区的自然环境和民情关系，战机是较难找，我们行军作战几乎都要背重爬山，长途行军很须体力。要做到机动灵活就要有较强的领导力，身体要好，队伍要精简，有开路跑山的能力和掌握民族语言的能力。

三、在目前的情况下，以精干的突击小组为主，大型伏击战为辅，这样机动灵活既能袭击敌人夺取武器，又能流动宣传群众。

四、主要民族群众保干长期活动民族区的队伍，在打击敌人和保干自己方面要注意处理好，要考虑好打击后敌人反扑时的周旋余地。一般上，我认为在主要保干的地区内要避免主动打击敌人，否则过早的造成摧残，新的地区又不能马上接替，对我们坚持长期斗争是不利的，例如中游武工队在中心地段大部分群众被集中，就使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上很困难。

我们虽然今天广大民族群众的觉悟还低，暂时还不能有更大的实际行动，我们又面对新的困难，使武装斗争处于低潮，武装力量受到了较大的削弱，民族区的武装力量也受到了较大的削弱，暂时沉静些。这说明了在到达另一次武装斗争高潮还须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然而，我以为北加的革命前途仍然是光明的，因为北加的革命绝不会那样长久沉静下去，从先辈仁达、亚顺、甘那望为首的武装反抗外来统治斗争和我们今天进行了十多年而且还继续发展着的

武装斗争，正说明了北加人民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空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反动派的横征暴敛正日益严重地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处于贫困，挨饿的境地，从马来族为首的马来亚大学生的反饥饿的斗争中，我们预测在我国的伊班族必将有新的觉醒，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将使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最终以武装斗争的烈火埋葬马来封建皇朝！星火燎原正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向，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胜利！

1974年11月



探讨华区的武装斗争

— 泓泉

在未正式谈华区武装斗争之前，在此先例举当年在华区所发生的三件事。

一、1970年的“2.25”事件

下游战斗队成立之后，队长王世良、叶富盘他们就积极部署策划打一场大型的伏击战。这一场战斗是在华人的聚集区，离泗里街巫叻路口一哩处的大路上打响的。这场战斗是由下游战斗队与民运组相配合所组成的，有20多人的伏击队，通过挂标语引兵来。1970年2月25日下午，一辆军用连吉舍终于进入埋伏圈，经过一阵强烈射击之后，打死一个敌兵，打伤二个，缴获一把史达林冲锋枪，子弹100多发。

自拉让江地区开展杀敌夺武以来，这是第一次的胜利缴获，给敌方震惊不小，他们也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逮捕了一批革命群众，也把附近七家的革命群众逼进“新村”。

二、1973年的“1.17”事件

正月十七日由3人组成的麻雀组袭击由丹章公集兵营出来活动的敌兵。兵营是建在离江边不远的地方。麻雀组在兵营附近设下了埋伏，当日就成功地打上了两个在路上巡逻的敌兵，打死一个，打伤另一个。兵营的敌兵听到枪声，就疯狂地扫射。他们还跑到江边，把合作社烧掉，把合作社经理焚烧死，在江边码头冲凉一个女孩也被射死。

三、1971年的“5.27”与“5.29”事件

“5.27”事件是发生在诗巫的下新芭。由於坡特的告密，敌兵在同志们经常走的树胶芭旧路线设下埋伏。一位新兵女同志（黄希光）带4位边区老同志路过该地而中伏，5个全部牺牲。

“5.29”事件是发生在诗巫的丹章板。由於T某坡特的告密，敌人事先在周围各坡布下兵力，然后派主力直插向丹章板后山围攻有一队同志的驻营地。这一次进剿一共打死了7位同志。这是拉让江区域在一次事件中牺牲最多人数的。

仅相隔2天，在两次事件中，下游第三军分区一下子牺牲了12位同志。

从以上几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窥见当年华区武装斗争所存在的一般问题。

从第一与第二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在拉让江地区，我军的武装力量主要还是集中和活动在华区，战打得最多也是在华区。这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在华区的同志与群众面对较大的压力，造成同志们面对被围攻与牺牲的考验，

造成群众被扑、被恐吓、被逼进“新村”、被杀害。若拉让江战斗队在下游打几场大战，在下游有可能建像第一省那样的“新村”。

从第三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

1. 我们武器差，当时那一小队同志拿的都是土制水管枪。由於当天下午2点多刮大风要下雨，同志们忙于挂雨布，未察觉到敌兵摸得很近。第一阵扫射，就牺牲2个同志，一个受伤。在撤离约半小时后，又遇上敌兵。铁汉在断后发现敌兵跟得很近，他伏下扣上板机，但不响，他退下另一棵橡胶树又开一枪，又不响。敌兵用依宾枪、打链的机枪猛烈扫射，树枝树叶纷纷跌落下，手臂粗大的树干也被打断，硝烟味直扑鼻孔，雨点般的扫射又有三个同志中弹倒下，另三个女同志受伤散掉，第二天其中两个被敌兵搜索到又被打，双双衣服被剥光，乳房被割掉，扛了放在群众家。

当年在拉让江区域除了警卫队、战斗队有几把好枪之外，普遍同志是拿土制水管枪，用猎枪管改装的也没有几把。有的战士拿枪不过是安慰自己，真正要派上用场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有时不是打不响就是出了什么毛病，不能有力地反击敌人，只能被动挨打，反而武器装备精良的敌兵，占尽了优势。

2. 我同志普遍作战能力低，指挥能力也低。当时一队15个人，只有5、6个是老兵，2/3是参军1-2年的新兵，女同志占过半。新兵参军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连起码的基本功也没有学，老兵也没有经

常训练。遇上驳火时，遇上的是训练有素的敌兵，必然被动吃亏。

3. 我同志的牺牲绝大多数是被出卖被陷害的。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敌人在围剿行动中我同志牺牲的不多，主动打仗牺牲得也少，意外不幸也少，病逝得更少，牺牲最多的还是被出卖、被陷害。以下游第三军分区来看，当年牺牲约32位同志，过半就是被坡特告密所造成的。
4. 保干的地理条件与群众基础没有选择好，加上人多频繁的活动，不注意严密掩饰，保干长期处在“一条线一个点”的状态，而导致保干群众、保干驻营、活动路线暴露，营内同志们警惕性不高，又没有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而遭到敌人的围攻。
5. 我们同志有的思想素质还不够高。我们同志绝大部分是小资产者，不是没饭吃生活过不下去才来参军的，也不是被迫到走投无路才来革命的，而是大部分抱着追求真理、向往着美好未来而来的，没有深刻的民族仇、阶级恨，也还未在长期火热的斗争中和在实际群众斗争中经受较好的锻炼与改造，就不可能有那么勇敢和改造得那么彻底。作为新兵的更是如此。

以上举的几个例子，可以起着以点带面的作用，几个典型实例可以反映当年一般的华区武装斗争存在的一些问题。

要坚持和开展华区的武装斗争，就要注意处理好以下的问题。

一、华区的乡区离城市近，人口较集中，范围小，不应集中与活动那么多的武装力量。领导工作队或战斗队可主要保存与活动在靠近华区的混合区，民族工作队应把保存与活动重点放在民族区或较深入的混合区。这样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各单位各地区还可以在斗争中互相支援配合。初期华区可以保存较多的革命力量，但到了一定时候，特别是敌人大进攻之前，要主动进行战略转移或战略退却，避免华区阵地过早过大遭到破坏。

二、战场可选在离长屋、群众区较远的华区、混合区、民族区，一般不宜选在群众基础好的、或在自己“家”附近打。一般上主动进攻敌人，敌人要进行疯狂的反扑，这样靠近战场的群众就会遭到镇压，甚至把群众当“替死鬼”（舆论宣传说是共产分子被打到）。由于群众还未有高觉悟和高革命性，面对敌人不断的盘查、恐吓、逮捕，甚至杀害，群众难免会害怕动摇，甚至站到敌方那边去。

打仗要量力而行，我们有能力打什么仗就打什么仗，在还未经过严格训练，未把握基本功，未准备好之前，不好强调什么打缴获战，打大型伏击战。在出战之前，不要匆忙草率，一定要深入详细的策划与讨论，作必要的训练，才不致于出现在战场临时想出什么“妙计”例如：在居高临下把几颗地雷丢进疾驶而过的装甲车，然后再按压电线开关引爆，但当时不能按也不敢压（不知按压那条电线，怕按错还在身旁的地雷会炸到自己）。只好改用土枪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赔了命。另外，出战之前，也一定要检查好，才不致于出现地雷无装炸药或无导管的笑话，这是要丢人命的乌龙战！

打仗要适可而止，不能想打就打，以个人感情代替政

策。当年在拉让江提出杀敌夺武政策时，在各单位各地区普遍掀起杀敌夺武的热潮，特别是受“左”的思潮影响下，没有吃过亏又打得顺手，就更热了。只懂得的前进和进攻，不懂得灵活退却，结果要吃亏了。

三、要注意战争、学习军事，要适应武装斗争环境。

处在战争的年代，人人都要注意战争，学习军事，要适应武装斗争的环境。负责军事工作的更要紧抓军事，抓紧军事训练，带动同志学军事理论，学习基本功，学习战术技术，做好安全措施。

刚来参军的新兵要安排时间进行必要的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老兵也要保持定期的军事训练，指挥员也要多训练，逐步提高自己的指挥作战能力。还要尽量争取实弹演习。

在没有国际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武器装备。我们可以设立自己的兵工厂，研究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军事负责人要训练同志们怎样保护与使用各种枪支，特别要熟悉掌握，自个拿的枪支，要争取安排试枪。有关军事人员要检查同志们的枪弹，至少要做到能打几枪，不致于第一枪就打不响。

驻营的安全措施要做好，指挥员要布置好战斗，以防万一。要布置好岗哨、布下陷阱地雷，必要时做工事，挖战壕，准备敌人来攻营时，给予有力的反击。在撤退时，也争取布下自动雷，或让敌兵跟踪时，能踏到地雷，有于我方安全撤退。

四、一般长期的驻营要优先选择群众基础好，兼有利的地理地形。若必须二择其一，应以群众基础好为主，有利地理条件为次。

在群众区争取设有情报网和情报站，要跟保干群众约好

暗号，若有先进的通讯设施就更好，要随时能掌握一定范围（至少保干范围）敌人活动的情况。

一般驻营不宜太久，必要时更换地方，我活动规则也要变化，活动路线也不要一成不变，也要更换，换新路。痕迹要注意掩饰灭迹。

要事先创设一些后备点，并贮藏一些粮食、药品等重要食物，以备紧急之用。有了后备点，可以减少冒不必要的危险和牺牲。

五、华区武装民运工作组/队不仅能搞也能打，要以搞为主，以打为辅。若有良机可缴获可以打，被迫时为自卫而打，为支援配合其他单位的斗争（尤其反“围剿”斗争）而打，也可以配合战斗队的杀敌夺武等。

在华区工作的同志主要任务是组织宣传群众，那么他们也应该要通过发动群众来保存自己，依靠群众开展工作，并跟敌人作斗争。

六、对华区的敌特分子，群众中的破坏分子一定要进行镇压。对革命的叛徒也要展开必要的斗争与处理。对盗劫者、歹徒等凡威胁或造成群众生命与财产的损失，都要关心和帮忙处理，必要时也要给予坚决的镇压。但斗争要有理有节，讲究策略，不宜过“左”或过右。若不进行镇压，就难以保存自己，也不利于巩固内部，也不能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为了捍卫革命利益，减少因泄漏秘密而造成的革命破坏，就要注意做好严密。像保干点、保干群众、联络办法、活动路线、贮粮点、重要物质等都要严守秘密，避免让无关者知道。

1989年5月27日

旧区有哪些革命武装斗争 经验值得吸取？

— 求实

我们已进行了十几二十年的武装斗争，也已经积累了许多的斗争经验，能够认真的予以吸取，一定是能够减少挫折和多争取胜利的。现将值得吸取的经验，概括如下：

一、必须首先实行战略侦察和战略部署

一个地区要开展武装斗争，没有深入全面的战略侦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战略部署；没有正确的战略部署，就不可能胜利的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所以实行战略侦察与战略部署，是开展武装斗争最首要的工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在战略侦察，我们必须对可能开展武装斗争地区的政治（群众的觉悟性和人口的分布等）、给养（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和部队的给养条件等等）和地理（地形、交通与周旋的

广度等等)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才根据我们所调查了解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部署。在当前,凡是地处重要,群众众多,又方便周旋和联络的地方,都可能成为我们的战略区。

我们在拉让江的中游、下游和OMT军区的能够长期坚持,这是和正确的战略部署分不开的,是值得参考的战略部署。

二、必须实行多方的结合

我们的武装斗争必须实行多方的结合,例如:实行边区和游击区,边区与国内,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华区与民族区,老区与新区,边搞与边打,民运单位与战斗单位,固定与流动,国内与国际统战,武装与非武装的结合。只有实行了这些结合,武装斗争才有深厚的基础。我们的军队才不致被打垮,我们的武装斗争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还必须注意的是,武装斗争已经搞起来,必须坚持以基地为主而以游击区为次,以武装斗争为主而以非武装斗争为辅,才不致丢掉革命的根本,并有效的避免重犯上严重的错误。

还有,我们的武装斗争,仍然主要处于武装宣传组织群众的时期,一般必须以搞为主而以打为辅。在打方面,对杀敌夺武必须讲究适当节制,才不致遭敌过早过大的镇压:要努力避免在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打仗,才不致使群众基础遭受过早过大的破坏,对杀敌特须严格控制,而且对不是罪大恶极(具有血债)和民愤大的(群众要求处决)的应避免处死;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家属变节通敌的,必须采取相对忍让

和从宽处理。

三、必须灵活的实行战略进攻与战略退却

今天我们还是处在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极悬殊的情况下，武装斗争突然在一处取得显著的成积，必定迟早会遭到敌人的进攻。所以我们必须善观形势的变化，灵活的实行战役或战略的退却，并把主要的力量及时转移到别的或新的地方去活动。实行又坚持（留下必要的少数精干）又转移，又退却又进攻的战略方针。这对于坚持和开展武装斗争，这对于避免过早和不必要的损失是很必须的。

在过去由于我们还不善于灵活的使用战略进攻与退却的武器，致使基地的退却上犯了取消主义错误，对国内战略进攻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结果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

还有华区是初期武装斗争人力物力的最重要来源，所以当华区的武装斗争发展到可能遭受到敌人的疯狂反扑与严重摧残之前，我们必须适时的把必须的武装力量转移到民族区、边区或别的新区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不懂得灵活实行进攻和退却的军队，就是一支愚蠢的军队。

四、必须发挥森林基地对山地民族工作的堡垒作用

我们的武装斗争离不开山地民族的支持，而山地民族工作也离不开森林基地，在当前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和森林基

地，山地民族才能更好的被动员，而同时山地民族工作也能更好的巩固发展。

五、必须实行自动淘汰

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武装队伍内部总难免会不断出现分化淘汰。但我们让武装力量自动淘汰总比1973年通过谈判主动送出去为好，因为那样的送出，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投降，会更大的打击我党我军的声威，更大的打击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反而助长反动气焰，以致造成革命更早更大的损失。

六、必须注意的两点

我们也反复的体会到，政治和经济是武装斗争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谈武装斗争是空谈。但搞武装斗争不搞点杀敌夺武，也不算武装斗争。我们也深感到政治是最大的军事。所以还必须依据实际的情况摆正它们之间的关系，避免左右倾的错误。

我们也反复的体会到，森林是半封建半原始殖民地社会武装斗争初期的摇篮；然而，又要能够解决粮食的条件下，武装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必须很自觉的依靠和利用它。

今天我们去开展新区的武装斗争条件与时机已成熟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注重灵活吸取旧区的斗争经验和针对新区特点并灵活的与创造性的应用，无疑地，我们必将会把新区工作干得更出色。

1983年10月1日

当年的武装斗争是不能免的

- 怀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北加里曼丹的国内外大气候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初，北加的革命斗争，不能免地会被迫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主要的根据如下：

一、在国际社会主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东西方冷战大潮流的冲击下，在中苏和亚非拉武装夺取政权的激励下，各国的革命当具备了一定条件时，就容易顺势而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二、砂盟和北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和是个非法的地下革命组织，它是坚决反帝反殖的，它与英帝是势不两立的。尤其在当时冷战的环境下，英帝国主义把我们的革命组织定性为共产和恐怖组织，它决不让我们长期利用公开合法斗争，而会坚决利用一切手段加予毁灭。所以当革命势力一旦暴露和威胁英帝的生存时，它必定会实行残酷镇压和消灭政策。1962年，当砂拉越华族城乡的革命力量已普遍

被动员起来和砂拉越与汶莱反大马群众运动高涨之时，英帝就在1962年的“6.22”、“7.23”，不断地实行大逮捕。在汶莱人民起义之后，英帝更随接在砂拉越实行“12.11”大逮捕。在这之前，革命组织还没有明确的保干政策，所以不少的革命者在大逮捕行动中，为了逃避被捕而到处隐蔽和实行非法保干。在这次大逮捕之后，革命力量不断地被暴露，大小逮捕还是不断地发生，主要革命力量如不实行非法保干，恐怕不用多久，狱中便会塞满革命者，狱外也要停止革命活动。所以在残酷的镇压下，革命力量不能实行武装自卫与反抗，也须立即实行非法保干。

三、地下活动必然会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汶莱起义后，在砂拉越革命者面前只有四条路可走：（1）走到地下开展革命活动；（2）走到印尼去接受军训；（3）被捉进监牢；（4）当革命逃兵或叛徒（许多当逃兵的结局最后还是被捕坐牢、被迫放下思想与交代才能了结）。不论走到地下或去印尼，都难免会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走到地下，起初是隐蔽在市郊和农村，后来感觉群众住家不能隐藏那么多人，活动不方便也不安全，不得不转移到群众的后芭或森林集体（以小组为单位）保干。在履行室外保干过程中，在面对土著暗特威胁和敌兵射杀时又感到须要有刀枪自卫，后来更感到在华区有必要实行武装除特，否则会严重脱离群众，从而不得不逐步开展武装斗争，革命才能巩固发展。

四、汶莱武装起义，是砂拉越武装斗争最大的催化剂。在汶莱武装起义前，砂盟最高领导人文铭权已认识到只有通过革命两手，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革命开展不久之后，就特别重视开展山区的民族工作，这不但能为革命被镇压时预创退路，也可能为将来的武装斗争创设条件。但是在汶莱武装起义前，在砂拉越的革命者与革命群众中仅个别

人提到武装斗争的问题，大多数人都没有武装斗争的觉醒。可是汶莱起义之后，砂拉越华族人民认为，汶莱人民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英帝还是不要还政予民，而且在砂拉越还是不断的逮捕革命者，这令革命人民深感只有通过武装斗争，革命才能有希望和才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于是武装斗争突然迅猛地燃烧，汶莱失败的武装起义，还更成为砂拉越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最有效催化剂和最有力的动员令。

五，不开展武装斗争革命会失败得更早。在汶莱武装起义后，华族社会普遍对和平宪制斗争失去信心，把希望寄托在武装斗争上，当时不能立即开展武装，也必须立即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才能稳定和发展革命；否则不断有人被捉进监牢，或者有的可能因不满革命组织的右倾而闹分裂，更多会因悲观消极、立场动摇而跑回个人道路。这样不须要多久，革命组织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提早失败。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是在1962年底或1963年初提出的，而且立即在国内积极全面地开展可能的准备工作，随即第一、二省就派大批人员越界到印尼去大力准备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准备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是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可是到了1965年中，拉让江流域的革命组织内部同志看到武装斗争还没有开展而动摇，出现了大分化大淘汰，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1968年底，边区武装力量一开进国内，就迅速广泛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民族工作与武装斗争，那里突出武装斗争，革命就得到巩固和发展。武装斗争，确是当时革命前进的最大动力。

六，马印对抗很有效地加速了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任务的完成。1963年初，印尼苏卡诺政府公开反大马和积极帮助我们反大马。我们利用马印对抗的有利形势，从印尼方面学到军事和组织军队的的能力，到了1965年底之前，我们已很有成

效地完成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并从此走上开展武装斗争的不归之路。

七，具备了条件开展武装斗争

到了1965年底，经过两年多三年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我们基本上已具备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

(1) 我们的武装斗争是能够得到国际社会主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同情支持，也能得到斗争上的互相配合与支援，是顺时代潮流而动，斗争不是孤立的。

(2) 北加里曼丹当时是个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人民普遍反帝反殖，他们对要开展的武装斗争多数至少会保持善意的中立，同时又有广阔的森林回旋余地与交通的不便，很大的减弱了敌人优势的发挥，为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开展武装斗争是符合国情的。

(3) 有砂印边区、国内华区和小部分民族山区作为初期武装力量的生存和活动的主要依托和基地。

(4) 我们的武装斗争能够得到已有十几年出色地推动北加革命的砂盟和北共的领导，又有能力有办法建立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的重大保证。

以上所述四项，就是我们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的必备基本条件。

依据以上的各种分析，当时走上武装斗争是必须和不能避免的，也是具备了基本条件开展武装斗争的。26年的武装斗争，也证明了我们是条件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的。

我们不能因武装斗争最后失败了，就断定武装斗争是错误的。武装斗争的最高目的固然是武装夺取政权，但也可武装自卫、宣传组织群众、发挥对统治者的威慑作用、促进社会的发展、配合支援国际的共同斗争、并为往后创设更坚实的斗争基础等等。一个斗争是否正确，必须从斗争的意义作用与得失而定。

在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长河中，要尽可能的付诸于和平斗争手段，实在被迫又有条件时，也必须坚决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一两次武装斗争，往往不大可能就取得最后胜利。俗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必然之路。

2008年12月12日

当年所开展的武装斗争 是否正确

— 江宏

从1964年3月30日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成立开始，直到1990年停止武装斗争，走向和平为止，我们共进行了26年多的武装斗争。我们进行的这场武装斗争是否正确呢？

武装斗争是否正确还得从为什么要开展武装斗争谈起。

我们所开展的武装斗争是在汶莱人民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之后，在统治当局蛮横镇压之下被迫发动起来的。

汶莱人民党（Brunei People Party）成立於1956年，初期它主要纲领是争取汶莱的自治和独立。在当时有利的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人民党发展得很快，在短短的几年内，它就发展成为受绝大多数汶莱人民完全拥护的唯一的公开政党。它提出要求英帝修改宪法，提出让汶莱自治的要求，都遭到无理拒绝。在1962年7月21日的选举中，人民党赢得了四个县

的全部55个议席和立法议会的16个民选议席的全部议席。他们准备在立法议会提出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要求建立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北加里曼丹统一邦的议案，也遭到拒绝。逼於无奈，于是人民党便决定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举行武装起义。

在汶莱人民党武装起义之后，英殖民主义者不但对汶莱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也借故大举向砂拉越进攻，对反帝反殖要求自治独立的人们进行白色恐怖主义大镇压，硬把和平斗争之路给堵塞了，硬把战争强加在我们身上。在统治集团磨刀霍霍，枪口对准我们情况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不能任其蹂躏，只能被迫领导人民进行武装自卫和反抗。

除了统治集团对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之外，它们还搞“还政於民”的政治欺驴。逼於亚非拉各口人民汹涌澎湃的反帝反殖斗争浪潮的冲击，它们不得不改变对北加里曼丹的统治手段，被迫许诺在条件具备时让其殖民地人民实现自治独立。这样“通过加入马来西亚获得独立”的驴局就开始出笼了。所谓“马来西亚”计划实际上就是英帝把其忠实代理人抬到台前，它们退到幕后，仍继续维持其殖民统治利益。“马来西亚”计划提出之后，就遭到三邦人民的强烈反对，但是，它们置北加三邦人民的要求与心愿于不顾，对人民的正义呼声与强烈反对置若罔闻，硬要强行成立“马来西亚”。在这种情况下，也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武装斗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从以上看来，历史经验也证明：从来统治者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不会自动把政权交到人民的手上。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统治者的屠刀面前，被镇压的人民只能采取武装自卫与反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只是采取“以其人之

道，反治其人之身”而已，是统治者逼迫所使然。

当年我们所开展的那一场武装斗争是在时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而进行的。在1962年6月初，文铭权曾受邀在米里秘密会见人民党领导人阿扎哈里（A.M. Azahari）所派的该党的三名代表，讨论武装起义问题。他们向文提出准备不久的将来举行武装起义。当时文铭权强调四点：（一）起义应联合全北加里曼丹的进步力量一齐来搞，要和全北加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搞，由汶莱的马来族单独搞，成功的希望不大；（二）武装斗争要有群众基础，要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山区民族的支持，没有占大多数的山区民族作为可靠的同盟军，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三）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搞山区民族的工作；（四）要作长期的打算。当时文铭权还明确表示搞武装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

按常理来讲，能等到时机成熟时才发动武装起义那是再好不过的，但形势被迫不得不举行武装起义也不一定是错的。在敌人大肆逮捕、疯狂镇压面前，若一味迁就姑息、消极容忍，只能使革命毁於一旦。只有采取武装自卫与坚决反击的手段，才是积极的做法，才有可能扭转局面、教育人民，振奋斗争精神和展现光明的前景。

当时英国推行的“马来西亚”计划也遭到印尼苏加诺政府的坚决反对，他们公开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反对“马来西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印尼在政治上，外交上给予支持，也提供物质与军事援助。这样我们要开展武装斗争，越界到印尼境内接受军事训练，建立武装斗争基地，把印尼变成大后方，要前进可以在本国国内开展武装斗争，成为可能。有了这个有利的国外条件，就成了我们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根据。

在北加里曼丹，除了汶莱以马来族为首的汶莱人民党带头武装起义以外，在砂拉越也有以阿末再迪（Ahmad Zaidi）为首的砂拉越马来青年阵线（Sarawak Malay Youth Front）和以黄声梓、黄增安为代表的婆罗洲共产党（Borneo Communist Party）也都起来参与和准备开展武装斗争。我们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砂拉越解放同盟岂能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呢？既然革命党人和部分各族群众都有武装斗争的要求，有的还自发起来准备武装斗争，我们不能脱离他们，我们要坚决起来，因势利导地，带领他们进行武装斗争。

我们这场武装斗争没有实现夺取政权，没有完成我们的奋斗目标，武装斗争算是失败了。失败的武装斗争是否就意味着开展这场武装斗争就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战争，反对敌人的反革命战争，革命的武装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斗争有时也会有挫折与失败。面对挫折与失败就不能断然否定其正确性以及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即使斗争不会取胜，我们受压迫的人民大众也可以顽强不屈、坚持斗争。我们的武装斗争可以教育人民，可以唤醒和动员人民起来斗争；我们可以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和一切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证，可以给统治当局应有的打击；我们可以伸张正义的，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我们可以发扬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和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尽管斗争失败了，我们也不要否定其正确性与所具有的积极因素。我们要以史为鉴，不忘血泪经历，记取经验教训，与时俱进，掌握现在，展望未来。

2008年8月24日

关于武装斗争的苦干经验

总结

我们过去的武装斗争，是一场很好的武装斗争演习，是个序幕战。我们必须重视和认真总结过去的武装斗争经验，更好的将武装斗争坚持和进行下去，更自觉地为创造更宏伟的武装斗争而努力奋斗。

一、革命战争的威力是很强大的

革命战争是最能动员组织群众，是最能打击、破坏和削弱敌人，也是敌人最难镇压的。我们在战争中已付出的牺牲损失（指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代价远比比敌人小，收获远比敌人大。即使现在武装斗争的暂时挫折也绝对损害不了它的权威，所以武装斗争是革命，更是对付敌人的最锐利、最有威力的武器，敌人是最害怕的。而且在当前，我们如果没有了军队，取消了武装斗争，革命就会失去一切。因此，我们如果不背叛革命，不投降敌人，必须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必须更重视战争，学习战争。

我们强调武装斗争，但我们必须也同时重视非武装斗争，它是武装斗争的左右手，威力也是不小的，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只有两者都适当注意了，才能最快的推动革命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发展。

二、只有动员依靠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

的确，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敌人要征服我们的军队，就必须首先征服群众。有了群众的支持，不论在印尼边区或国内，我们只有数百名弱小的军队，敌人就至少动用数千名兵力，动用了一切可能动用的力量，使用了许多残酷的手段，反复坚持“围剿”了许多年，还是不能搞出太像样的成绩，经常甚至搞得很狼狈。要是缺乏了群众的支持，武装斗争的困难就多，牺牲损失就大，甚至坚持不了，还要作长距离转移。我们这次武装斗争仍遭到挫折，也是很好说明动员依靠群众在战争中的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应该把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当作当前武装斗争的中心任务，从而今后更特别重视宣传组织群众，更特别重视搞好军民关系。

三、重视在政治上建军

建设军队，是武装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应该重视政治上建军，并应把它放在第一位。在军队内都不断的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不断的坚持四个第一和发扬三八作风，不断的推动四好单位和五好战士运动，努力搞好内部的团结，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外，要努力宣传组织群众和搞好军关系和军队有个好的内外部关系，就能不断的发展自己和战胜敌人。

四、游击斗争的政策和策略问题

武装宣传组织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和为建立武装根据地创设条件是游击斗争的主要任务，“边打边搞”、“杀敌夺武，壮大武装”和“创设广泛回旋地”，是游击斗争的重要政策和策略，缺少了，斗争就不能胜利发展。

除特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发动群众，革命武装力量的保存也会面临严重的威胁。

叛徒问题。叛徒的出现，最容易打击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军民关系，对我们的打击和破坏也较大，因此，一定要努力减少叛徒的出现。要减少叛徒的出现，尤其要严格要求新兵的素质，此外，要注重教育和执行严格的严密制度，以减少叛徒问题的出现和破坏。

武装力量的发展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它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这对武装斗争的坚持和胜利开展关系很大。太放手发展，在平时不易搞好内部团结，战斗力也不强，也容易出事故，在敌人严重进攻和遭挫折时，容易流血牺牲，容易出逃兵，造成保存的困难，甚至有的可能使武装斗争处于非常困难的处境；再加上游击斗争的长期、艰苦和曲折性，所以一定非常重视和认真对待发展工作，要注意发展，但更要注意保存，在发展上要特别讲究对质要求，立场、身体健康和战斗力都必须注意，条件不足的宁可坚决不发展。一般参军前，都必经适当的教育和考验。在现阶段不认真和过于放手发展新兵，就是玩弄游击斗争，是很有害的。

五、灵活的战略战术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游击斗争，切忌战略战术上的消极保守，在强敌的不断进攻下，是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反之，有了灵活的战略战术，敌人是阻止不了我们的发

展壮大。过去我们的战略战术基本是正确的，所以武装斗争能取得重大的成绩，并坚持到今天。但由于也犯了一些错误，所以也促使武装斗争遭到不必要的损失和过早面对挫折。在战略上，过去由印尼边区逐步转进国内是正确的，但西部的第三支队和东部的330突击队没有及时转进国内而遭瓦解是错误的。一般我们在具体工作上的挫折和损失，也都是缺乏灵活战术的必然结果。

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进行着的武装斗争，往往在一处坚持了一定时候被迫作战略的转移；在中国，在马来亚，在北加都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要把武装斗争进行下去，要作长距离战略转移的准备，不然就会使武装斗争遭到惨重的损失或失败。一个武装斗争的领导者，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要有灵活的战略战术，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此外，还须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和调查研究的能力。

六、 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就不敢搞武装斗争，搞起来也不敢坚持下去，即使能够在战略上蔑视敌人，而在战术上不重视敌人，也还是不能够战胜敌人。所以，我必须特别强调，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主席的伟大斗争思想。

同志们，武装斗争坚持和进行到今天，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坚持和发扬正确的，坚持改正错的，善于利用新的斗争形势，我们就一定能够把武装斗争坚持下去和创造出新的斗争局面。道路是曲折，前途是光明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当年部队是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的

— 扬帆

我们的北加革命武装斗争是在一个半原始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里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敌我力量的对比是极其悬殊的：敌人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包括军警人数千倍数百倍于我军的人数；敌军训练有素，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我军除了极少数有较好的军训，拥有少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式军用枪，绝大多数仅接受几天的简单训练，且绝大部分配的是自制枪（水龙管枪）。在这种极为不相称的情况下，为什么我军还能坚持26年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斯里阿曼”行动的严重打击下，剩下100多人（在许多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力量）的武装力量还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多近17年的武装斗争？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最主要靠的是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

当年我们作为教育者对被教育者怎样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呢？

一、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我们作为北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理想、最先进、最完善、最合理、最科学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再也没有阶级剥削与压迫，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人类最高理想。同时，我们立足本职，胸怀祖国，把自己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和付出的一切代价，都为了实现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我们还以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分析了资本制度所固有的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

当年，我们把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当作天天读的必修课，以张思德为榜样，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正如文章里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又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是共产主义道德最高表现，当作毛泽东论理思想的核心，也是我党我军一贯的唯一宗旨和我们革命者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从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而且坚持一切言行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要革命就必须改造好思想，要大公无私，鞠躬尽瘁，为革命事业忘我奋斗，就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要经常进行探讨与自我批评，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纠正缺点与错误，使自己能始终站在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

当年我们的革命武装斗争环境十分恶劣、条件非常艰苦，生活异常困难，我们同志还能坚持斗争，靠的就是对他们进行长期远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靠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与坚定信念的支撑。

二、采取一般领导与个别领导相结合的办法

所谓一般领导是属于一般号召，具有着普遍、共同意义的领导。

在党军建设过程，我们历来重视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建设。当年，在党军内部我们曾开展一系列的思想教育运动：“学习马列主义哲学运动”、“大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推动四好单位和五好战士运动”、“干部革命化的七项规定”、“认真学习革命基本著作运动”、“天天读”、“游击区政治和文化生活规定”、“爱国主义和三三（三忆、三比、三查）运动”。另外，根据需要适时或定期召开整训、忆苦会、亮私会、动员会、讲评会、控诉会、追悼会和联欢会等，这些都属于一般领导。有了这些思想教育运动，有了一般领导，许多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可以大大提高全体同志的政治思想觉悟，激发大家的革命干劲，加强内部的内驱力、凝聚力、战斗力，加强于外部的团结，共同达到战胜困难，争取新的胜利。

一般领导只能解决一般问题，具体的人与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具体解决。搞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搞人的工作。

人的思想心理是有个体差异，我们就要了解与根据个体差异的特点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因材施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达到更好的效果。

当年，在内部有规定，负责人一个月至少找属下谈心谈话一次。谈心谈话，就是个别领导，通过广泛、经常的促膝谈心，推心置腹的沟通，互动交流交心，就能解除歧见，化解不和谐矛盾，加强内部建设、促进内部团结统一。解决了同志们的思想问题，就最能激发人的长久潜能，最能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最能发挥其在革命队伍中的作用。

三、进行“三主三辅”：正面教育为主，反面教育为辅；激励为主，惩罚为辅；自我批评为主，批评他人为辅

所谓正面教育，就是对好的、革命的、进步的、先进的、积极的方面和思想进行灌输与教育，对新同志尤其需要。所谓学先进、学英雄、学模范，就是一种正面教育。当年我们开展学英雄，悼念烈士，学习好人好事，在表扬会上，在小字报专栏上，在内部刊物里都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它激励着我们在艰难困苦时候坚持奋战，为光荣的事业矢志不渝的奋斗。

有正面必然有反面。当年对内部出现逃兵叛徒进行批判，对敌人的反革命舆论攻势展开革命舆论的反攻势，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很好反面教材。一个革命者必须通过别真假、正反两方面教育，才能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熟。

革命是新生事物，人们参加革命斗争是革命的行动，这些都应得到肯定，我们应当看到和肯定主流的、大方向的、本质的东西，不应多去强调非主流、非大方向的、非本质的东西。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对同志们多进行表扬、赞许和表示希望，这些都是激励，以激发正确的东西，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当年，我军内部有立功授奖的规定：对革命武装斗争作出了一般不易作出的贡献的立特等功，作出了大贡献的可立一等功，作出了较大贡献的可立二等功，作出了可贵贡献的可立三等功。凡是德才表现特优的同志，可获得特级英雄称号，德才优秀的可获得英雄称号。

有激励必然有惩罚，赏罚分明。当年我军有明确规定：凡是做出有损于革命、人民和同志利益的，造成大破坏的记大过，造成比较大和比较小破坏的记小过（三次小过合成一大过）连续三次被记大过的将被开除出部队，但也允许将功赎罪。要做好惩罚工作，那就得及时合理；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况，分别给予从重或从轻的处理，同时，分别给予个别的口头形式进行惩罚或用公开的书面方式处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家能受到教育，使惩罚者心悦口服，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遇到问题时，不要总是埋怨责怪别人，要多从自己身上着手找问题，要多作自我检讨与批评。我们革命不但是革别人的命，更要革自己的命，不但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动力，更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要能谦虚谨慎，多作自我批评，就能更好的改造自己，解决内部的矛盾，促进革命的团

结统一。

四、要教之以理

要教之以理，就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摆事实，就是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弄清事实。对事实要符合客观实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

讲道理，就要讲得合情合理，才能使受教育者心服口服，成为他自己的认识。

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以势压人，往往压而不服，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扩大彼此的矛盾，影响团结。要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长期耐心的进行教育才能达到目的。

五、要动之以情

动之以情，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沟通的心理基础，彼此感情融洽，心心相印，彼此理解，就会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心理效果。

搞思想政治工作者怎样才能做到动之以情呢？首先要尊重受教育者。只有对方感到受到尊重，双方才能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交流；其次，要爱护受教育者。若我们有真诚的热爱同志的阶级感情，我们就能想方设法去帮忙他。如果缺乏爱心和真诚的态度，没有同情心，只是一般的应酬、寒暄，就不能达到教育的效果；其三，要亲近受教育者，尤其是后

进者由于自己的缺点过失，常常会有自卑感、悲观消极，甚至自暴自弃，作为教育者就应更加主动亲近他们，团结教育他们，真心实意的帮忙他们，使受教育者消除戒心与隔阂，引起感情上的共鸣，起感化作用。

若能把动之以情与教之以理结合起来，思想政治工作可达更好的效果。

六、要以身作则，带头模范

教育者要能做好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要以身作则，带头模范，以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行为，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感情行为施加积极的影响。常言道：“正人要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对教育者来讲，要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自己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自己马克思主义，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要做出样子来，只有这样才能起表率作用，才能使人信服，接受你的教育指导。

七、重视榜样的作用

当年我们在斗争中经常给同志们树立各方面的榜样，在同志们当中评选出优秀的、杰出的同志作为学习标兵、战斗英雄、工作模范等，做好同志们学习的榜样，以榜样的形象鼓励他们，教育他们，指导他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同志们在学先进，赶先进的运动中，形成向先进学习的氛围，激发了革命激情与革命积极性，投身到思想改造、工作、学习与斗争中去。

除外，我们还开展个人与集体的互相学习与竞赛运动。我们当年曾开展“一对红”的教育运动，通过互相探讨与批

评，互相监督与促进，互相取长补短，通过这一竞赛运动促进彼此扬长避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部队更加革命化与战斗化。

八、纪律教育

我们强调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也实施必要的纪律来制约。当年我们所必须遵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其他一些规定，责成同志们必须遵守的。我们在强调自愿自觉的同时，又有纪律教育相配合，就更能有效的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

九、党在各级的军队组织中设立党代表、政委、指导员、辅导员等，使思想政治工作有组织保证，它可以改变军队内的精神面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从而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

当年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优点与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与弱点也应看到：

- (一) 有的不实事求是，搞形式主义。搞思想教育运动搞得不少，初时热，开动员会，表决心，但不能自始至终保持一贯性，有时到运动的后期表现，松松弛弛，自由主义，甚至也没有总结，不了了之，显的虎头蛇尾。另外，思想工作看来在做，但不注意调查研究，不善于探讨总结，局限于老经验，老一套，流于一般形式，不能更好提升，达到更好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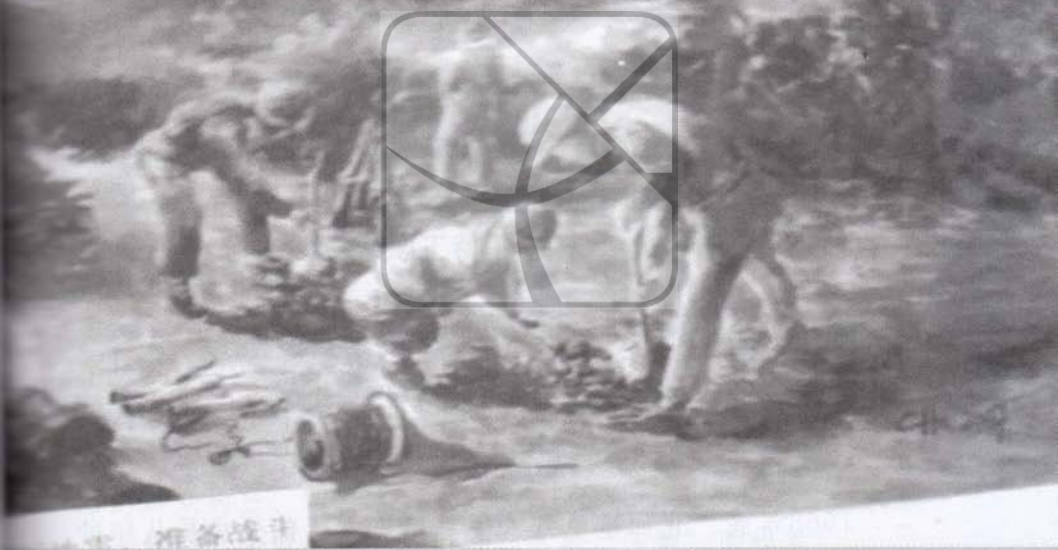
- (二) 大思想教育的作用，过分强调精神作用。当年我们难免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强调突出政治，突出思想，不突军事，不突业务和其他工作，忽视物质利益和实际问题的。似乎做好思想工作，就等于做好其他各项的工作。这样做工作与斗争中，难免出现偏差，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给革命带来损失。
- (三) 进行过“左”过右的斗争。当形势好时，特别是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与急躁病，对同志们的要求过高，甚至以自己的情绪与水平来对待同志们，难免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些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别人却是马克思主义。当形势不好时，对同志们的要求也放低，甚至自由放任。
- (四) 方法简单粗暴。不能客观全面看待同志们的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看成是思想问题，错怪了同志，也解决不了问题。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善于引导，启发自觉，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而是采取狠批狠斗、简单粗暴的态度，采取以力压人的办法，只能取得反效果。

以上的缺点与弱点，也是我们应记取的经验教训。

2008年10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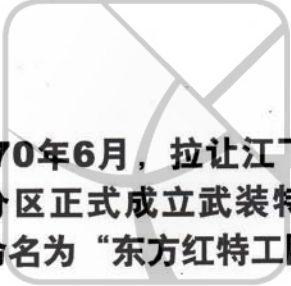
战斗回忆



准备战斗

东方红特工队发展始末

— 于东



1970年6月，拉让江下游军区第四军分区正式成立武装特工队，较后被命名为“东方红特工队”。

一、成立的背景

1968年底，北加里曼丹人民军第三支队部分成员从印砂边界开入第三省国内，结合国内革命力量，在洪楚廷为首的北共省委领导和主持下成立了三个军区和三支武工队：拉让江中游军区、武工队；拉让江下游军区、武工队；OMT（乌也，木胶，达岛）军区、武工队。从此第三省内（包括今天的诗巫省，泗里街省，加帛省和木胶省）开始了武装民运工作和武装游击活动。

武工队成立后，在全省国内开展了积极活动，省内武装斗争进入迅速发展期。1970年5月，下游军区领导人黄理生来到诗巫市对岸宋溪美禄，策划和主持成立第四军分区领导机构，同时决定成立特工队，推动武装民运工作和配合全国（砂）武装斗争发展形势。

1970年6月初，在宋溪美禄后山木杰而姑一个小山坡上，由第四分区领导人向东主持下正式宣告成立拉让江下游武工队第四分队特工队。成立之初的成员包括：向东（队长兼党代表）、战斗、立新、卫群（卫生员）、大胜、红海、民军和王X仁。

二、初期的活动

成立之初，我们进行了一个星期的集训，包括理论学习和军事基本功训练等。

接着第一项任务是协助民运组发动群众工作，因而利用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到宋溪美禄、百花河、木桂兰和罗马安召开了十多场群众集会（当中包括宋溪美禄三场，黄士莱的两场，百花河三场，木桂兰两场和罗马安两场），出席的群众约三、四百名（原定8月下旬继续到英基罗，宋溪达山等地召开类似会议，后因遭到军事“围剿”而作罢）。

上述群众聚会，起了发动群众、提升群众觉悟和鼓舞群众的士气的作用。但，另方面，也惊动了统治当局，使当局加强重视对本地区的镇压行动。

1970年8月22日至11月初敌人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攻击（关于反“围剿”斗争情况，另有文章介绍）。反“围剿”后，进行了重组，此时，队长一职由战明担任。

三、 执行“边打边搞”，“杀敌夺武”政策

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总部分别于1970年末和1971年初颁布了“边打边搞”、“杀敌夺武”政策，推动武装斗争发展，以实现建立“鲁让根据地”的战略目标。

人民军拉让江司令部于1971年前后为执行上述政策，提出了开展“地雷战”、“麻雀战”和“骚扰战”的方案。

本特工队的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开展民族工作需要，工作任务依情而主次交替。另一方面为了锻炼民运组同志，因而开展一些“麻雀战”、“地雷战”或“骚扰战”，各民运组也相应的参与和配合。

1971年至1973年开展的斗争，简略如下（由于时日已久记忆不清，肯定有遗漏和差错）：

1. 1971年

- ✎ 2月10日在木杰而姑处决一名女特务（K）。
- ✎ 6、7月间，特工队与民运组结合，烧毁停泊在英其罗某船厂待修敌巡逻艇两艘。

2. 1972年

- ✎ 2月1日在巴那术地区没收一马兰诺特务的一支猎枪，并给予警告。
- ✎ 6月30日，登上停在拉让江江面的林某（砂华要人）游艇，缴获一电报机和一批物资。
- ✎ 9月17日四位同志在鼎新学校后面兵营左侧河边埋伏，打死一名敌兵，缴获其一支卡宾枪。
- ✎ 10月中旬在英其罗处决一名特务T。此人是杀害黄祯华烈士凶手之一。
- ✎ 11月15日、19日先后两次放火烧毁鼎新学校后面正在兴建中的两座兵营。

3. 1973年

- ✎ 1月18日在巴那术没收三支伊班人“自卫团”猎枪。
- ✎ 3、4月间在木杰而姑处决一名特务W。此特务造成多次驳火以致同志受伤，另外陷害三家群众遭迫迁于晋连路“新村”。
- ✎ 5月6日放火烧毁敌人正在兴建中的木桂兰兵营。
- ✎ 9月18日在鼎新路后山（兵营后面），埋置地雷，炸死一个，炸伤两个敌兵。

四、开展混合区民族工作

1971年下半年华区工作进一步获得巩固，为了扩大回旋余地，利于保存自己，动员民族兄弟参与革命运动，决定开展混合区民族工作。

本单位的混合区民族工作有两个方向（地方），一是沿伊干江的巴那术以下的地区至都督一带，那里有几座长屋；二是沿拉让江的罗马安以下的马拉山、砂威河一带伊班人居住区，和越过拉骚河的拉老、巴都的沿海的马尔诺族。

上述地带全是沼泽地，人口分布很广，很散，开展工作难度很大。唯一的有利条件是砂威河尾和都督地区有木山营，可做为中间休息站，补充粮食而已。

根据情况，认为伊干江区的伊班人较为单纯，马拉山区较为复杂，因而先开展伊干江区工作。

1971年下半年开始，多次到伊干区开展民族工作，即从巴那术到宋溪都曾一带。1972年初工作扩大到马拉山至砂威河一带。

1972年中，决定加强和扩大民族工作，计划将工作扩大到马尔诺族群，因而调来会懂讲马尔诺话的，原巴都人林×梅（星）同志。从此，将整个重点适当的移到民族工作，进一步加强了特工队人力，特别是领导力，委星同志为辅导员，葵花出任党代表，正队长战明，副队长程明。队员包括：思忠、勇强、光明、明忠（卢永发）、安娜（伊班族）、新平、阿文、红军、求平、铁英、“老妹”等等。

主要工作方向时，重点为伊干江区，扩展至马拉山，砂威河，逐步深入到巴都县至沿海一带。

1972年10月决定第一次深入巴都县，并计划突击警察署夺枪。

队伍出发是沿拉让江方向走，经过马拉山，10月11日抵达砂威河，向木山营和板厂群众开展宣传，召开了群众集会，并搞了粮食，后在群众帮助下，用长舟载送到拉骚河尾（砂威河是其支流）。后向巴都方向前进。

通往巴都河尾的森林地带是已被砍伐过的，小树、杂草丛生的沼泽地，非常难走，整整用了12天的时间才走到巴都河尾。

巴都镇周围多数马兰诺人，少数华人，是一个县级小镇，有政府机关和警察署，平时只有三、五个警察驻守。因而，决定来个突然袭击，夺取武器、弹药。

队伍选择了一个离河岸不远处扎营，进行准备工作。10月24日夜，战明、程明、星三位同志乘木筏沿河而下，到星熟悉的一华族家上岸（接近市区）潜伏，并获得群众的热情接待。可是，不幸25日在群众后芭被马兰诺人发现，消息被传开，当晚只好提前返回驻地。

回营地后，26日晚准备下市镇，突击警署，经过几番辛苦拦截到马兰诺人的长舟二艘借用，共13人（留两位看守营地和群众，等倒回后，将船退还群众），沿河而下。

晚七时左右，抵达一个马兰诺人干榜（离市区约2、3公里），先在这一带宣传群众和准备进入市区。

晚11时左右，划小船向市区，在离500—600公尺处，发现情况有异，码头有探照灯，黑暗中隐约发现有发现许多人在走动。估计前一天的暴露已引来了敌人的防备，加上人地生疏，不能贸然前进，只好折回，放弃原袭击警署的计划。

11月初，队伍倒回拉骚河和其支流的木山营活动，准备搞粮后去伊干江一带活动。不幸的，当队伍要走的前一天，求平同志手指被毒蛇咬伤，第二天傍晚，一位同志砍柴又砍伤脚。这样为了治疗，只好再暂住几天才走。

11月11日上午10时左右，在坏人告密下，一股敌兵十分准确的进攻驻点。敌人进攻之前，同志们听到外面（运载木桐的火车路旁）有声音，误认为有群众来联络，战明和思忠两位同志出去查看，可是没料到，敌兵从另一方向进入，向“驻点”突击，猛烈开火。这一遭受攻击，明忠和铁英受伤（明忠受重伤，撤退时由阿文背着走）。当队伍转移约一个小时后，后面同志发现敌兵跟上，大家布好迎敌，经过一阵驳火，由于我方的猎枪子弹经过几天下雨潮湿，许多打不响，非常被动，仓促撤退，敌军疯狂追击，一时队伍乱了，结果明忠再中枪牺牲了。阿文和后卫的红军散了各自一方；新平、勇强、铁英为一方，另外葵花等七人一组为一方。

敌军为进一步追剿我军，宣布戒严，动员大批兵力，深入森林地带追剿，直升机频繁的盘巡飞行巡查。转移途中又遭遇数次，发生短暂驳火。另一方面，转移途中，大队遇到了新平等入而结合，战明、思忠也遇到葵花等而会合。

整个转移过程，历经十多天，面对敌情紧，断粮挨饿，风吹雨打，但同志们相互鼓舞、激励，相互扶持，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终于胜利回到华区。

回到华区后，队伍集中于木桂兰后山休息、养伤、整顿。1973年2、3月间，队伍配合全分区人员调动而改组，较后再活动于伊干江和拉让江两岸的伊班族工作至“斯里阿曼行动”结束而解放。

————— 2008年8月

中游民族区临时战斗队

- 杨祖华

我们中游武工队主要是开展民族工作，加上民族区范围广阔，需要开展的地区不计其数，因而总感人手不足，一路来没有正式的战斗组织。1972年为了响应领导上“杀敌夺武”的号召，组织了临时战斗队，队长是老班长（贝贵和），政治思想工作由我负责，队员有20个左右。

临时战斗队一成立，就浩浩荡荡开往牛麻河地区寻找战机，大家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队伍抵达牛麻河与加地拔河之间的一个小山头驻扎下来。经过几天的联系群众和侦察敌情，终于决定了埋伏战地点，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天正忙着战斗前的最后准备工作，一位战友负责检查电线和炮筒，一个意外事件不幸发生了，检查员误把炮筒的电线接上电流，一声巨响，惊天动地，只见一位战友在黑烟滚滚中跌倒地上。原来炮筒正击中一位战友的腹部和双腿，巨大的冲力把这位战友轰上一丈高又摔下来，全身血淋淋。这位不幸受重伤的就是汉清战友。

这突发事件让大家吓呆了，而汉清战友这时大叫：“很痛啊，你们快点把我一枪打死。”说时迟，那时快，大家都奔向汉清身旁，检查伤势，几个卫生员同时进行抢救。由于汉清极端痛苦，挣扎不久就昏迷不省人事。一个男卫生员立刻进行人工呼吸，其他卫生员有的打针，有的按摩。同志们不辞劳苦，为了抢救汉清战友而绞尽脑汁，各种急救办法都派上用场。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抢救，终因伤势太严重，回天乏术，汉清战友的心脏停止跳动。一个好同志就这样牺牲了，同志们无不悲痛万分。

时已深夜，我们召开紧急会议，经过研究，决定第二天清早把汉清战友就地埋葬，同时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大家送汉清战友最后一程，让他入土为安。

汉清战友是西连路20哩客家人，参加过旧连队，是个边区老同志，后来调到中游武工队工作。他工作积极认真，吃苦耐劳。汉清战友是为了反帝反殖斗争而牺牲的，所以他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正是“离乡背井干革命，艰苦奋斗在边区，哪里需要那里去，最终献身民族区”。

由于炮声已惊动了敌兵，继续进行伏击战已不利于我方，我们只好班师回朝。虽然这次出师不利，但战友们都很团结合作，尤其是在意外事件发生后，战友们，积极参与抢救汉清战友，精神可嘉。一位男卫生员由于作了人工呼吸，吸进了大量火药味，结果中毒，但他毫无怨言，真是无私无畏。行军时，大家都抢重担挑，一路上互相关怀，互相鼓励，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回返基地。

经过休整后，战友们各回自己岗位，临时战斗队就这样草草结束。

————— • 2004年8月

我的战斗经历

— 小强口述
青云整理

(一) “2.5”地雷战

泗丹路右边有一条支路可去马拉端垦殖区(Scheme B)，可去玻璃港与泗里街市区。在靠近泗丹路口约2公里处有一个民防队驻守的兵营，兵营平常保持驻有10多个人。我们决定把他们引出来打。

我们决定把战场摆在与兵营同一条路，不过离泗丹路口约5公里（离兵营3公里），该路左边有一条支路约1公里，里面有一间伊邦小学。

1971年1月29日晚上10点起，我们开始在进小学马路口偏下埋8颗大地雷。一颗有1' × 1 ½ '大，用洋灰裹住，内火药有1公斤多重，整颗有几十公斤重。埋地雷的位置，有些让英文字母“MN”。路口对面有一座山，百多尺的电线就

拉到那里，我们就准备在那里埋伏，按压地雷。

埋好地雷，一切安排就绪，已经是凌晨将近4点了。我们稍后歇个脚，准备明天的战斗。

第二天上午，我们到对面小学，在那儿挂标语，埋下地雷，目的在于引兵进来。学校的事情完成之后，又倒回，悄悄地潜入埋伏点。

埋伏点是在山边的树胶行，群众没来割胶，我们在半山腰伏下，山坡有些杂草，大路行人往上望不会轻易地见到。我们这个战斗组是由8人组成的，队长是活用（叶富盘），副队长是方平，队员是永革（许香国）、福生（檀遵林）、永红、向阳、择红（莫水照）和我。我们伏在树胶行，成“一”字形，跟公路是平行。我是伏在右边第一个，也是负责压一组地雷，另一组4颗地雷是由方平负责按压。

由1月30日埋伏到2月4日，毫无动静。我们每天白天埋伏，天暗就割回牙兰坡最后一家群众的后芭山上休息。清晨6点前2个先潜入埋伏，其他6位约7点才到。

埋伏进入了第8天，6点前我和方平照例先进入阵地。等到7点左右，我们发现路上有动静了。注意定神一看，有先头侦察兵走走停停，一步一步逼近。我数了数共有12个，约40尺后面还有更多的兵在移动。我们拿好电土准备按压。敌兵一步一步走近，啊！一大堆已聚集在地雷阵上，有的手指向这里，有的头转向那里，他们在叽咕着，似乎互问有看到什么吗？稍纵即逝，机不可失！方平小声说“准备，压！”说着他就按压，随即一声巨响。我也按压却没有反应，顺手把方平的电土拿过来压。“轰！”震天动地巨响，一团硝烟

升起散开，炸开的土块有的跌到我的身上。一时大路毫无动静，大概瞬间惊愕得不知所措，没有开枪，只听到痛苦的呻吟。过一阵子，我看到后面的士兵很快越过马路爬山，向着我们这一座山开火。见目的已达到，我们俩很快爬上山，翻下背后。活用他们6人在山脚正等着我们。其实，之前他们已到山脚，也已发现敌情，怕上山会造成暴露，影响整个战斗计划。此时结合好，大家退到放背包的牙兰处。

约半个小时，我们就回到休息点。保干群众听到地雷爆炸声，又看到活用的脸上笑容，就已知道胜利地打上仗了。热情的群众把泡好的咖啡和一珍苏打饼带上山请我们用茶点。

又聊了一会儿，福生同志（他父亲是九江照相馆的老板）建议拍相留念。说拍就拍。我们正准备拍摄，一排坐在前面，后排站着。忽然听到我们右边一定的距离有树枝踏断的声音。我们立刻散开。活用队长派福生与永革上前去探察。

当时，我们位处群众家后面的半山腰的树胶行，山的背后下半山是伊班人刚烧过的芭，准备种稻。在福生俩向声响侦察去不久，我坐着向下一望。忽然看到下一树胶行现出一个拿史达林的印度兵，就立刻对着他开一枪，可惜没打到，看到他躲避到一边，紧接着向上开枪。在我打响的同时，福生那一向也几乎同时响起枪声。同志们都伏下向下面的敌人开枪。看来敌兵已越过我们走向左边的山边，企图堵住我们正面的突围。

活用队长伏在我的左边，他用“2.25”缴获的史达林枪向下面的敌兵猛射。打了一阵又一阵，他打到第三条子弹匣

却卡住了，我看他伏着抬头用枪棍插枪管里的卡壳，说时迟那时快，敌人子弹正好打到他的前额。他的头不由自主的低下，伏下不动了。此时，择红、永红和向阳三个猫着腰，向我的右边转过去。可能敌兵发现了，一排子弹打上来，择红手大姆指被打到，向阳脚趾被打伤，永红大腿也中弹，还好还能转移。

方平在活用的左边，看到活用牺牲了，他拿走史达林枪，叫我向上撤，互相掩护撤退。他先上高一层树胶行向敌人开枪掩护我上。我上到他那一行，掩护他撤上。打了一阵子，我没听到上面有掩护的枪声，看来方平也撤离了。我只好独自向上撤。撤上不远的山顶，还没有5分钟，我听到前后左右的方向都有声响，也就是说，整座山已被他们围困住了。他们四面八方山上开枪，开了一阵子，就喊话叫我投降，然后又打几颗榴弹炮，大都是在山顶下一些爆炸。从早上八点多开始，一直都这样反复地给我施加压力。看来我的处境非常危险，九死一生的机会都没有了。

直升机不断地在附近飞着，看来在忙着运兵。大路上也轰隆响着军车声，我注意军车在牙兰路口一带停下，意味着敌人在不断向后山进兵。根据我看到的兵，不是穿青衣的是防队，而是穿花衣的正规军。估计，我一个人面对的至少是数以百倍的兵力的进攻。

山上没有大树，只有一小簇的不知名的小树，其他的全是卢基丛。我只能潜入在卢基丛里。隔不久我向各个方向都开枪，用意在制造一种假象，使敌人感觉山上不像一个人，也许还有多个。打了大半天，我的70多粒子弹，只剩下不到10粒了。

中午过后，天气更热，我感到又渴又饿。我顾不了这些，我边注视着周围的动静，边思考着怎样摆脱这被围困的险境。突然听到我撤上来的来路有动静，我屏住呼吸，紧盯着有痕迹的来路。顷刻，看到三个敌兵弯着腰一小步一小步摸上来。前面拿史达林正是我早上看到的那一个大兵，第二距离第一个有10多尺距离。敌兵只注意痕迹的方向，没注意我潜伏在旁边。待他走到只有几尺远，我对准他胸部开一枪，只见他“啊”一声，枪丢下，人也倒下。我紧接快速又向第二个开枪（在训练时，我用猎枪一分钟可以开二十多枪）。待我开第二枪时，他已伏下，打不到。趁着这突袭的一刹那，我跃起冲下山的背向半山腰。在草丛中蹲下。我的枪在冲下时，不知被藤什么东西钩脱了，此时我身上的武器只有一把刀子。

此时的天空骤然大变，正刮着大风，乌云在低空翻滚，下午2点多像傍晚6点多一样昏暗。天气的转变也许给我是一个良机。我注视着下面刚烧过的、空旷一片山坡。当前面敌兵扫过一阵后，乘他们换子弹匣的转眼间，我紧握着刀子以最快的速度冲下去，从两边伏击的敌兵中间飞冲下去。当我刚超越敌兵，敌人才惚过神来，转个身，瞄准，向我扫射。但敌人迟了半拍，我已冲到山下，立时潜进了沼泽的树林。后面传来了敌人的喊叫声与不绝的枪声。

我向着义郎河朱比坡方向走去。到了那一带，我找个地方潜伏起来。白天附近传来敌兵的巡逻声音，下雨我满身透湿，晚上蚊子又多又冷又不能入眠，只能靠在树头打瞌睡。天暗时偷偷地摸到群众后芭去采番石榴来充饥，一连4天都是只有吃些番石榴。第5天，才侦察到这家群众是革命群众，才敢找他，我总算取得了联系。

这次突围，是从极微的夹缝中侥幸逃生，是认为死定中得以复生，这是我毕生难忘的。

(二) “5.29”事件

我是诗巫丹章板人，1971年初我才14岁，就在本坡参军。没多久，就发生了“5.29”事件，我第一次经受了生死的严峻考验。

我们驻扎在丹章公集的营寨有好一段日子了，住点到保干家的来往数次频繁，留下一条很明显的痕迹，并有迹象我们已暴露了。於是，经过讨论后，我们决定撤离，搬去隔坡16公司。

5月29日上午9点多，我们放弃旧营寨，向16公司方向转移。转移了2、3小时，实际上我们走得很慢，走到丹章板后山我们就停下休息。

下午2点多，天气聚变，天地昏暗，正刮大风，树林的枝叶被刮得哗哗响。同志们没有戒备，有的男同志还脱掉上衣，大家都在忙着挂雨布。突然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我还以为是那里响鞭炮声，但最靠近后面的公民与学军两位同志都被打倒在血泊中。永继的背后也被打了个大洞。原来一股敌兵跟踪痕迹而来，在刮风声响的掩护下，乘着同志们没有防备时，跟得很近，来个突袭。在慌乱中，除了铁汉等少数反击外，多数不知所措。驳火一阵后，铁汉喊撤退，我上前开路。

我们向预定的方向转移。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多，又被一股敌兵紧随我们之后跟上来。原来丹章板下段（即板河）也有进兵30多个。在听到枪声后，这些后芭的敌兵，在拦截与跟踪我们的去路。由于10多人走过留下痕迹（那里的草芭也不容易灭迹），被敌兵发现而跟至。铁汉在断后发现敌兵跟得很近，他对准前面一个开一枪，但不响。敌兵伏下，铁汉退下一棵橡胶树，又开一枪也不响。此时，敌兵的枪声大作，子弹像雨般向我们打过来。铁汉与坚明钻进钩藤丛，火苗、我等偶尔给敌兵还几枪。经过一阵又一阵扫射，批修与老邱中弹倒地，群英与坚斗也受伤了。此时，我正想跑向前开路，一不小心被树根绊倒，同时间我看到在我前面的火苗的左腋处血流出来，向阳爬过来拉他，火苗用右手压住地上，左手艰难地动了动，似乎在叫我们快撤。我想那时若我没绊倒，打到的正是我，而不是火苗。

后来，几经努力，我们7人才撤到一起，我继续向预定方向前进。

据说，群英与坚斗受伤后失散，第二天被敌兵发现，折磨而死。

我参军不久，就面对这样驳火的考验，而且跟自己并肩战斗的7位同志永告而别，真是永烙印在我的毕生记忆中。

（三）“11.25”骚扰战

1972年11月中旬，听说下游领导机关在砂厘一带被“围剿”。我们麻雀组策划去打一场战斗，钳制一部分兵力，支援他们的反“围剿”斗争。

二十五日那天，奋斗、奋勇、小兵、向阳、前进和我组成的麻雀组选择在泗丹路8哩（巫叻路亭上一点）右边山坡埋伏。我们终于找到了机会。10多辆军车从里面开出来，等到第5辆，奋斗指挥员下令我们向满载敌兵的军车开火。“砰砰”、“嘭嘭”我们居高临下打下去。敌兵被打得晕头转向。待我打完第三发枪后，指挥员就喊撤退。

我们从右下向撤过巫叻小路。才过不久，敌人的炮车已从巫叻路口开进来了。我们脚不停步地撤向松麻额一带。



在战斗中成长

我经历过多场的战斗，有的是主动出击，有的是遭遇战，有的是被打。在战火燃烧的年代，我是在战火中成长。在此，我介绍其中8场的战斗。

— 忠勇 口述
凯锋 整理



(一) “8.23” 战斗

1971年7月间，下游战斗队在叶富盘（活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杀敌夺武。准备打一场大型的伏击战，争取缴获。红卫特工队结合民运组组成的战斗队集中20多人，在新港门旧路离路口约1公里的右边设下埋伏。在100多尺的路上埋下50多颗地雷，其中约8颗是大饼珍做的大地雷，是用来炸兵车的。当时我们雄心勃勃，决定不管敌兵来多少都打，打了后面掩护，前面缴获组冲下去。

我们等到8月22日仍等不到，打不上仗。我们决定通过打小仗引敌兵来打大战。

8月23日凌晨，我们正副队长和四名战士从埋伏点后面出发，切到新港门路口下一点的大路（即诗巫路边三哩处）边山坡设下埋伏。在我们埋伏的对面大路封锁了一半，挂上假地雷与标语。战场的布置就绪，我们等候敌人的到来。

我们埋伏在大路边横排成一字形，我是当尖兵，摆在左边第一个，第二个是铁忠，第三个是活用队长。下一些，是另外三个。我们利用路边土堆和杂草做掩饰进行侦察与战斗。我占的位置较高，较容易观察，也看得远。

9点多，我远眺到大路上几个兵由远而近，还拉了一个男群众让他走在前头。他们分别从路两旁走来。走在最前的是拿依宾枪的大个子。接着拿史达林的那个看来是队长的，则命令群众拆地雷与标语。群众显得恐惧万分，驻足不前。

见时机恰当，活用拿的史达林对准大个子一扣，连发几枪，只见他倒在地上。指挥枪一响，我们几乎也同时开火。只见拿史达林的和后面的敌兵纷纷跳到路边伏在地上反击。

我们下面一组3个同志发现路对面山有敌兵，就朝他们打。对面山坡的敌兵可能在大路下一些切上路边的山，配合大路上的兵，形成2方面火力对付我们。

我的北加来福打了几枪，卡住了，脱壳后我又上一粒。此时，活用下令撤退，说时迟那时快，我看到下面路边草丛在晃动又有冒烟，我倚靠土堆对他再打出一枪，正好命中其下巴。据后来群众看到，有打死打伤4个敌兵。

(二) “8.31”摸营战

打完这一战，我们立刻切回原来的埋伏点，等待敌兵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到从大路口传来，兵车的隆隆声，不驶进我们埋伏的旧路，却驶进新路。我们在埋伏点登高可望到对面将近200米外的路上两辆载满士兵的兵车缓缓行进，过后又空车而出。后来了解，敌兵是驻扎在里面小河边的一座山。

我们又耐心地埋伏到8月31日。下午2、3点，乌云密布，不久下滂沱大雨，同志们雨中心生一计，大胆设想在黑夜雨中摸营，得到大家的认同与赞许。经讨论决定，活用、劲松派铁忠、学勇和我三个去执行这项光荣而又危险的战斗任务。

将近6点，我们3个从埋伏点出发。跟着我持着一把北加来福枪和手电筒走在后，铁忠拿着一把水龙管枪，背着一把磨得很锋利的一尺长的巴冷刀；走在前面，最后面跟着学勇，也背着水龙管枪。雨不断下着，时大时小，我们沿着新港门旧路方向切向后山，切到河边时，夜幕已低垂。

我们沿着河向西走去。听说兵营就是在拉牙河桥头的果园里，我们不懂具体地点在哪里，只能边走边侦察。河边的枯叶里藏着密密麻麻的火蚁，不时叮着我们的双脚，有的还爬上身来。雨水透湿全身，冷得直打哆嗦，我们只得咬牙忍住，打起精神，注视四周，沿着河边顺流而下。

约9点，雨水渐渐停了，淡淡的月光也开始露现。我们

又轻手轻脚地走了约半小时。在河边山坡脚看到前面一个山头长有好几棵大树，树下零星搭着隐约可见的雨布。我们意识到，这就是兵营。

我们停下静听，注意观察。过了好久，发现山头前面有火光和有人走动，估计是敌兵在抽烟和换岗。

12点多了，夜深人静，除了站岗，其余的大概都进入了梦乡。

我们决定开始摸营。从营地后面慢慢地摸上去。学勇留守在离兵营约30码外边戒备等候接应。铁忠把枪交给学勇，他走在我前面缓步摸上。快要到一棵大树，铁忠脚下感到有什么被绊住，他弯腰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绳子，穿几个罐子，约有1尺多高，若不小心踢到就会发出声响。我们小心跨过警戒线，我蹲在第一棵大树背后，枪口对准其中一个帐幕。铁忠开始朝着最近的帐幕摸去。很快铁忠就倒回来，手中还拿着一把大枪——英国制造的依宾枪。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赶紧拿了走下去交给学勇。学勇把铁忠的枪放下（后来忘记带走），把新枪背上。我跟学勇讲，无论如何，一定要把缴获之枪带回去。

我倒回原来的大树背后，铁忠又开始第二次摸营行动。不久，他顺利倒回来，拿了敌兵一副吊带。我刚好没有吊带，就顺便吊上，扣了好久才扣上。

铁忠第三次又摸进去了。这次他摸向左前方，走得较远些。这次我等较久些，约10分钟左右，突然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原来是铁忠又摸到一把依宾枪，但枪带被这个兵的头压缠住，铁忠把枪一拉，惊醒了他，铁忠就向他的头

部猛砍一刀。当铁忠冲出来时，我就向10多尺远的一个帐幕开一枪。我快步退下几十尺外又向山头开一枪。

山头还是鸦雀无声。大概被这突然袭击吓呆了，有的从梦中惊醒，还以为做一场恶梦吧。我退下时，找不到学勇俩，我撤到下一个山头才遇上他们。

我们兴奋地快步地往回走，切过茂密的灌木丛，还游过暴涨的河水。到点时整个营地沸腾起来了，同志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大家都围着这两把缴获之枪，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兴奋地直到天亮。

这是拉让江地区第一次摸营，也是第一次成功地摸到枪。

第二天9点多兵车进来就有70多个兵，我们在伏击点只隔一片稻芭，可以看到敌兵乘着兵车出去。据说，敌兵死伤各一个。

我们又埋伏了一天，共等了34天，大战打不上，却打了2场小战，收获还不小嘿！

(三) “5.26”遭遇战

1971年5月26日傍晚6点多，我们三个从中南村后山割出来，走在巴拉当路上。过了巴拉当桥，同志们在左边一个群众家停下。我们了解了情况，群众还送了一串粽子。将近七点，我们又向巴拉当的码头方向前进，准备再走一小段，向右拐进下新芭洋灰小路，去下新芭。

我走在第一个，刘世钦在中间，刘昌心在最后。刚走几步，籍着左边一个群众家的灯光照射在大路上，我看到前面大路上有黑黝黝背着包囊的影子，一个跟着一个，发出明显的脚步声，向我们迎面走来。我心想，不妙！遇上了敌兵。我立即向路左边跳下伏下去，后面两个也同时向路右边群众家一棵龙眼树疾走过去蹲下。可能敌兵听到声响，全部一下子停住脚步并蹲下，静听一会儿，没发现什么异常，可能它们认为是狗之类的动物在走动吧。他们又拉开队形继续前进了。

我伏在路边，路面高过我2、3尺，我左手握着北加来福枪，右手食指放在扣板机处，随时准备开枪。待第一个敌兵走到跟前时，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开枪。直到第三个敌兵走到我的前面时，我才狠下决心，就拿枪对准离我不到5尺的敌兵的胸部开一枪，随着枪响，他也倒地。也几乎同时，后面二个同志也向前后二个敌兵开枪。黑暗中前面突然一阵枪声，使后面的敌兵乱作一团，有的跑，有的跳。

乘着敌人的慌乱，我向左边低芭撤去，还游过巴拉当河。我在漆黑的灌木丛中涉水。由于指南针进水，它失灵了，我也失去方向感，闯了很久，又回到巴拉当河。我停下，根据周围的声音，景物等特点作判断，才确定我要向西北方向走。

又走了一段，从后芭绕过一些屋子，从通往群众家的小路出到洋灰路，我才确定自己的位置。我在洋灰路向下走一段，找到一个会熟的群众家。清晨时，群众已起身杀猪，准备过节。群众看到我，担心地说：“小弟，你这么大胆，昨夜6点多有60个士兵在南村上岸，沿着路向上走去。”我们遭遇到的就是这股兵。据说，这股兵原本是要去下新芭，

去配合开展一个军事行动，被我们意外遇上，前面3个都被我们打倒。这股兵后来就没有去下新芭，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其全局部署。

向群众了解情况后，我又走到附近一家保干群众家，拿了一些食物后，就在他家后芭的大树头睡一阵子。

天亮后，我就向中南村后山的点割回去。早上8点多，我听到下新芭方向有驳火枪声传来几次。后来，我才知道，有的枪声是水源他们跟敌兵接火。另外，还有希光他们5位同志在那天驳火中牺牲。

我比昌心、世钦俩先到点。原来他们驳火后，在潮湿多水的芭里摸黑前进，向南偏东，后又向偏西方向走，过了巴拉当路，直割回点。

(四) “1.17”麻雀战

诗巫丹章公集上路左旁有一座民防队兵营，离江边码头约有一公里。据群众反映，兵营的兵经常有2、3个在去码头的路上打小鸟。根据这个情报，下游第三军分区领导决定派个麻雀组去打一场麻雀战。

由永明、铁汉和我组成的麻雀组由南舌驻点出发，1973年1月17日下午2点多割到丹章公集上路。我们在兵营与码头之间右路（两边30多米的地方全给砍光了）的地方离路约百多尺处找个埋伏点。我们布置完毕，准备敌兵的到来。

我们把目光集中投向路上来往之人。看着，看着，等

着，等着，目标仍未出现。直到5点左右，终于看到2个兵从路后一前一后出来，他们悠哉闲哉的走着，边在观察路边树上小鸟的踪迹。等敌人进入最佳射击范围，永明拿LE来福枪对准前面一个就是一枪，铁汉与我也紧接着打出我们的北加来福枪。前面一个被打倒在地，后面一个脚部受了伤，但还在顽抗。

我们的枪声响后，兵营的敌兵很快就有反应，有些兵从兵营向枪响方向打枪，似乎在支援其战友，恐吓我们。有些兵则跑出兵营，在路上边跑边开枪。也许看到伙伴等死伤，而兽性大发，他们狂奔乱打。跑到码头把一个正在洗衣服的少女打死，又跑到合作社，点放一把火，把合作社烧毁，也把在楼上的经理烧死。店里还有个青年人，见状不妙，从窗口跳下，死里逃生。附近一带群众见兵毙人放火，见人就打惊恐状，乱作一团，大大小小在路上奔逃，有些跑到幢缸躲避，有的……。

战打响之后，看见敌支援兵很快来到，缴获看来难以寄望了，我们也退下火线，退到丹章板，又撤回点。

后来听说，这一麻雀战，打死一个二巡，打伤一个。

(五) 自动踏雷显威风

1976年3月27日，由铁汉带领的组员有耀武、我和一个女同志组成的麻雀组，来到丹章公集中段，来到徐三妹渡头，寻找战机。再由江边往中段的下一条群众路进后山。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不少乡区群众放弃了家园，搬到较安定的地方去。因此，乡区有的小路野草丛生，没有维修，有的

路段脚踏车也行不了。

上午时分，我们来到一家荒芜的破屋，那是刘殿锐烈士的老家。我们想从破屋里找一些盐。我们知道，有些群众把盐装在瓮里，搬家未必带走盐。

於是，耀武和我从楼梯柱爬上（没有梯子了）。凝结在瓮里很难拿，要敲破瓮子才能拿。待我们正要拿时，听到铁汉在楼下急促的通知：“有敌情，赶快下来！”於是，我们就迅速爬了下来。

原来楼下同志听到下向百多米处的树胶芭里有声响，在注意观察时，敌兵也站到凸出地面的树胶根，发现了破屋有声响和同志，稍后敌兵就开枪过来。我们退向破屋的后芭，故意踏出一条明显的退路的痕迹，我快速埋下两颗自动踏雷。

我们撤向丹章公集中段上一条主路的后芭，又埋下两颗自动踏雷，还未埋好，就听到来路方向有一爆炸声。我们意识到自动踏雷已产生作用了。

我们获知丹章公集上段有敌情，必须快速撤离此地，否则，敌兵可以从合春园后芭路下从后面包抄我们，这就危险了。走了一段时间，待越过合春园群众大路时，我们又听到来路方向有一个爆炸声！啊！自动踏雷又显威风了！

后来路过群众看到，有两个敌兵脚部受伤。

(六) 群众家的遭遇

那是70年代某月某日，我跟坚革同志来到南舌坡后山一个姓毛的群众家作宣传。我们从后门进他的厨房，我背向后门坐在厨房的餐用椅子上跟群众交谈。坚革则站在我的对面，面向后门。

一阵子过后，坚革忽然看到通向屋子后门的路上出现一股敌兵。发现敌情，我们就立刻奔上客厅，准备从正大门下。但大门被栓住，还好毛家的孩子急中帮忙拉开门闩。我们一前一后跑下几个层梯子后，索性跳下去，向正门前面飞奔而去。

敌兵听到屋子里反常的声响，又看到我们飞跑着，敌兵也从我们右向紧追而下，一边向我们开枪扫射。

毛家是建在小山坡上，门前种着一大片的香蕉树，刚好灌木杂草才被砍过，是光秃秃的一片，没什么隐蔽物。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摆脱这不利的地形。我飞跑着偶尔回后一看，最前面的敌兵是个“麻加厘”大兵，离我们约有70、80尺之远。

还好子弹有眼，没有打到我们。我们总算跑到山坡下面，那里有大橡胶树。我们立刻占领橡胶树头，准备打。但等了一会儿，敌兵没有出现。这一带地形我会熟，在我们后面约200码有一条群众路，如果敌兵跟着刚才那条路下来，沿路向左弯着走，我们就会被包抄在内。于是我叫坚革快走，快撤离此地。我们转回头，向前拼命跑，总算越过路，旁边一家群众的狗吠着我们。待我们下到另一片芭时，忽然狗由间歇吠变成狂吠。这证明我所顾虑的敌兵沿路来包抄我们。

但敌兵毕竟迟了一步，我们已进入了能更加自由聘驰的大树芭。

(七) 中南村的一次遭遇战

1971年11月某一天上午，耀武、永战、黄美珍（革英）、邱顺真（志胜）和我5人由南舌坡沿着以往惯常走的交通线走向中南村。我们经过的路段，难免留有痕迹，涉过的水还会浑浊。大家走得累了，大概只有百余米了，快要到中南村后山的一座山（有群众种胡椒），就在一条长而大的横木桐上坐下，而邱同志则站在右端的木桐上。我们轻声地交谈着。忽然一阵急促的枪声响起，我看到敌兵枪口向我们吐出火焰来。大家都来不及反击，只好先翻下木桐的另一边才还火。

“哒...哒...哒” 敌人的机关枪猛烈地向我们打来。我们这一组的都是参军不久的新兵。我们拿的都是土制猎枪，耀武、邱同志和我有零星的反击，在这几十个训练有素的大兵大枪面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敌兵用强大的火力压住我们。我们不宜恋战。我叫大家撤向后面。待我撤向后面时，跟革英碰头，耀武不久也跟上来。耀武跟我报告说，志胜同志在第一阵火力就被打到腿。耀武说要背他下火线，他却说不要背他，他要跟敌人打，他要耀武撤，不要管他。那时，要撤回，要背着在他看来是不容易的。志胜（邱顺真，善尧的儿子）坚持留下，掩护同志，打击敌人，直至英勇牺牲，那时他才17岁。

据后来了解，敌兵是割过我们的交通线，发现了痕迹才跟踪而来。驳火后，永战散掉。我们三位也撤离到东南坡。

(八) 边区的一次遭遇战

1982年2月马印军队联合起来对我边区基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6日，印尼空运部队在我稻芭地降兵。第二天，我总部全体人员也把应当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就大队撤离总部。

转移几天后，总部派我和勇斗出去侦察。侦察来路有没有被敌兵跟踪，能够的话，也争取回放弃的总部去侦察。

中午过后，我们走着走着，勇斗走在前，我在后。我们越过一座山，正准备下山时，与一股敌兵遭遇并同时发现彼此。他们先开火，勇斗闪在一边，我也向右一转伏下，向敌兵开火。然后我们又转向右边的半山坡，敌兵已看不到我们，对我们无可奈何了。

回到营寨，同志们发现我背的背包垂下的3条带被打断了，当时还不知道。倘若我当时没有向右转身，腰肚就被打到了，我就成为革命烈士了。

泗里街的两场战斗

泗里街椰甲侨民路离大路口约步行一小时的路程，有一座长屋，里面住有30名民防队，配有sten枪和卡兵枪。民防队经常三五成群在侨民路上进进出出，有一定的活动规律，我们密切注视，寻找战机，准备打缴获战。



— 斌 口述
青云 整理

(一)

泗里街椰甲侨民路离大路口约步行一小时的路程，有一座长屋，里面住有30名民防队，配有sten枪和卡兵枪。民防队经常三五成群在侨民路上进进出出，有一定的活动规律，我们密切注视，寻找战机，准备打缴获战。

1971年12月尾，我们在距离长屋约20分钟的外边路上设下埋伏，埋下地雷，准备打一场埋伏战。但准备工作还未就

，又恰巧适逢下雨，引爆地雷的电线暴露出地面。民防队长刚好巡逻经过发现了电线，他就跟附近的一家群众（女的，他们关系很好）透露了情况。她感到非常害怕，即时把情况反映了我们。利用当时民防队慑於我武工队的声威，利用他们的密切关系，我们给群众面授机宜，说我人民军决心要打他们，但受她的极力阻止。为了和平解决，必须通过谈判才能实现。在妇女群众的穿针引线下，我带了假手枪和一组人员，埋伏在附近，以接应和应付可能突变的情况，由我和民防队长单独会谈。我跟他讲，我们俩是砂拉越人，都是受外的压迫与剥削，大家有着共同的命运，理应团结战斗。退一步来讲，我们也没有理由要互相仇恨与厮杀，至少也可以互不侵犯，你走你的大路，我走我的芭路。我接着提出要求他每个月给我们约200颗sten子弹（我们子弹已很旧，不少已打不响），也可以设法给手枪等之类武器给我们。他应诺，接受了。

后来，民防队长跟联络的群众讲，给子弹是可以，但怕暴露，惹到麻烦。于是我们出主意，想办法，通过群众转告他。我们主意在某处建个假点，但真的挂有雨布与吊床等之类，让他带民防队去“攻打”。这样，他们打了100颗子弹，上报时说打了一千发子，这样给几百发子弹予我们就不会引起上头怀疑。实际上，他也给了我们几百发子弹。

为了缴获民防队的武器，我们再生一计。我们把钱给妇女群众，叫她们把钱转交给民防队长，要他设法把队员带去椰甲喝酒。这样，有的有带枪去，有的没带，留少数队员在长屋，我们大队可以乘机突然袭击、包围，争取缴获。

1972年11月1日上午10时后，在民防队长带领下，成群结队的先后离开长屋，赴往椰甲。由警卫工作队与下游战

斗队临时组成的“敢死队”，配有中型机关枪（Bren，机关枪手是择红，助手是陈光辉），埋伏在离长屋约20分钟的路边，看到民防队陆陆续续的走出去。我心数着，数到第二十四个，等好久未有队员跟来。我们估计，剩下6个大概不会出了。

我们换上敌兵的服装，打扮成敌兵的模样，向长屋进发。20多个人浩浩荡荡走在大路上，走了一段，黄怀东宣委一部分人员在附近潜伏下来。其余的“敢死队”准备向长屋突袭。

又走了一段路，离开目的地已不太远了。我们心情又兴奋又紧张，战斗、冲击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们正走在下坡路的下尾端，突然看到我们来路的山坡顶冒出一股兵来。离我们约有几十尺之远。稍后再看清楚，还是马来亚的正规军，约有几十人。不知他们是要去巴洋，还是去……，抑或是我们暴露了，所以想来攻击我们？这些敌兵看到我们认为“自己”军队，似乎兴奋的，毫无戒备的，越走越快，离我们越走越近。

担任战场指挥的刘小雄队长看到半路上突然杀出“程咬金”来，看来驳火是不可避免的了。待对方再走近一定的距离，他就指挥狙击员开枪，其余的向路边转移。对方看到我方向他们开火，一时转不过弯来，愣呆了一阵，也相应做出反火。对方可能听到我方有中型机关枪声，看来来头不小，也不敢逼近。对此交战了近半个小时，双方无死伤，我方主动撤出战场。

这场看来有把握的“缴获战”，在节骨眼时刻却被”程咬金“搅乱，化为乌有。

(二) 万三山之战斗

泗里街鲁勃路7哩一带，左边有一条大路叫万三山路。在上一点，大路左边驻有一股马来亚来的正规军，他们几乎每天都巡逻进万三山路。我们掌握了这个情报，准备打这一股敌兵。

从万三山路口进去约走5分钟的路程，左边是一座山。这座山，种有大片橡胶树和长有茂密的灌木丛。由战斗队、华区民运组和民族工作组组成的20多人的伏击队伍，於2月尾进驻了这座山头。经过几天的调查和侦察，再经过开会讨论研究，作出了战斗部署。

1971年2月26日上午七点左右，除了忠民队长一组留守山顶住点外，其他由我带一组、坚决带一组，各埋伏在路边前后，其余的都埋伏在中间，由武辉（王世良）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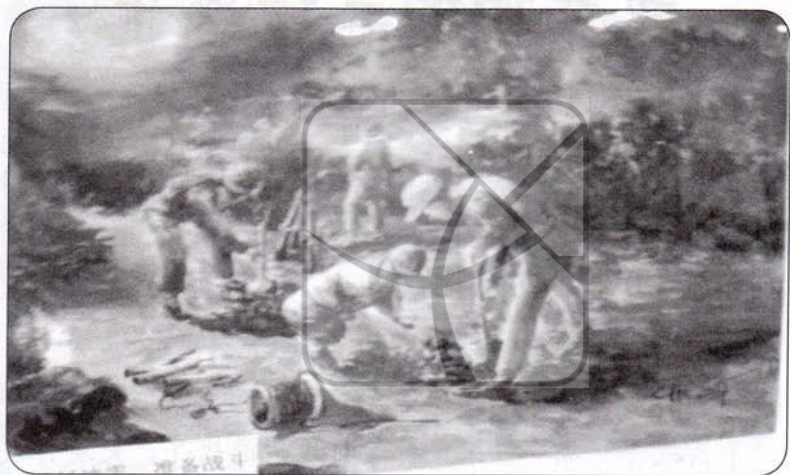
9点多左右，果真有约10个敌兵从路口走进来，跟例常巡逻那样，没有多大的戒备。同志们紧握手中枪，凝视着敌兵一个一个走过眼下，待走到埋伏的中间时，武辉的史达林枪一响，大家也跟着打出一粒又一粒子弹。一阵火力后，有的敌兵被打死打伤，有的滚滑下小溪溜走，有个别敌兵作零星的反击。我们看到有的兵躺在地上，枪丢在一旁。

对方一阵子毫无反应。7号看到咫尺之远掉在地上之枪，已爬了几步想下去缴获。正在刹那间，武辉站起来想看清楚了才打，却被冷枪打到眼角边。副队长看到队长中弹昏倒，无心恋战，就下令撤退。

武辉队长被扛上山顶，经打针枪救仍无效。队伍向南转

移，爬过二座山，同志们把武辉埋在山上，眼看山下，路上不断有兵进后山。

等待夜幕降临时，队伍才越过金山路，向老巫叻方向转移。



埋下地雷，准备战斗

我参加的三场战斗



红色 口述
凯锋 整理



(一) “2.25” 战斗

下游战斗队成立以来，都未打过大的战斗，更没有缴获过。我们很想打一个好的埋伏战，争取缴获。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后，我们决定在巫叻路一哩处打一场埋伏战。

1970年2月25日，由战斗队、华伊民运组组成的临时埋伏队，集中在巫叻路一哩一个姓谢群众的后芭。不巧，约上午11点，我们的临时住点被砍 Segan 茎（做草席）的10多个伊班人闯到。我们把他们扣留住，就安排一部分人员看守他们，并进行宣传。

直到傍晚5点多，我们就把所有被扣留的伊班人放走。约20人的战斗队伍开进预先侦察好的伏击点。我们埋伏在大路的右边山上，山上有橡胶树与杂草小树。对大路，我们是居高临下，从山头向右向下布下去。

为了引兵来，我们及时派2位同志到半哩里面慈善社路口挂两条标语。

我们在埋伏点静静地等待着，注听与注视每辆经过的车。6点多，有一辆连罗华载着4、5个兵由外驶进来。车行驶得好快，未等武辉下令打，黄同志拿的是LE来福枪却抢先打第一枪，这一枪也正好打中驾驶员。失去控制的车撞下下坡的路边草丛，一个兵士可能跳出来的，用依宾枪居低向上、朝着我们开枪的方向反击。武辉和活用正副队长都是拿 sten 枪，他们不时的扫射，择红和克勤拿的 Bren 中型机枪也不时喷出火舌。

天色渐暗，活用带几个人爬向连罗华去。车旁草丛里面一个敌兵还作顽抗，但被我人多势大的威迫下，也溜之大吉。我们听到对面不远群众家传来了狗吠，大概那些幸存的兵逃到那里。活用首先从车里摸到一把史达林枪，看到驾驶员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也从他身上取下装有子弹的弹盒。

这一战，虽然我们仅缴获一支新式武器，但毕竟是拉让江头一遭赢取缴获，值得庆贺。

(二) 比带河之战斗

乘着“2.25”的余热，我们想在6月尾大选之际再打一场埋伏战。

1970年6月28日，由战斗队与民运组组成的10多人的战斗队伍，在邦督坡路上设下埋伏，用地雷炸军车。

当天上午9点多，我带一个同志去埋伏点附近侦察。我们发现2个政府士兵从路上走进去。大概10点左右，我忽然听“轰隆”一声巨响，从埋伏点方向传来。后来才知道，是力争走火，意外地把地雷引爆了。这样，肯定的暴露了，不能再在这里埋伏下去了。我们得按第二个办法执行战斗计划。

当天上午我们即刻从邦督坡越过朱比坡，再转到比带坡(Pedai)。

我们知道，比带学校有个投票站，我们预估翌日会有兵护送投票人员从比带河进来。

翌日上午，我们开入比带河中段进入埋伏点。河边有些泥泞，处处长有带刺的“拉骚”树，虽然没有大树，但还有小树杂草，还可以荫蔽埋伏。

河水开始退，若水位太低，船就出不了。我们预估，投票船队将不久会倒回。

11点多左右，水位退了一尺多，我们听到里面有船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听得出是挂尾车的声音。我们严阵以待，准备随时给予他们突然的袭击。

终于等到了。一船载有8、9个人（兵有4、5个），其他的穿褐黄的制服，分不清楚是特务，还是投票工作人员。船经过武辉前面时，他的史达林就射出去，我也冲出去对准

船里的人开一枪。突然船摇动得很厉害，有的死了倒下船，有的跳水。挂尾车响几下哑了，但船还是顺水流出去。我们很快就看不到了，也不容易打到了。战斗就此停止。

后来报导，这一场打死3个，打伤4个。

(三) 巫叻坡地雷战

1973年2月24日，我们从电台里听到下游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驳火，而且华姐、伍乐和江华三位干部牺牲。我们决心打一场地雷战，钳制部份兵力，支援他们的反围剿。

我们获悉巫叻路将近2哩黄X 香家附近有驻兵，驻有几十个。我们就开到那里附近，寻找战机。

2月25日上午，我们8、9个同志来到 X 发家附近停下来，派二个同志出去侦察敌情。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驻兵附近发现有条经常走的兵路。根据痕迹与方向判断，兵从兵营出到大路，沿着大路下坡到低芭，向北走一段，拐向西向，然后再向南回到兵营。

经过短暂讨论，我们决定在这条兵路埋下地雷，给他们炸个措手不及，炸个天翻地覆。

我们背来两颗各约有20公斤的地雷，第一颗埋在兵路的右边，即埋在大路口进低芭路的中段，由奋勇指挥与控制。第二颗地雷则埋在兵路的左边，其他同志都埋伏在两颗地雷中间。等第一颗地雷炸响后，接着开枪，引炸第二颗地雷。

我们等着，忍耐地等着。10点多左右，终于等到有一队兵从路口向北向兵路走进。敌兵走过了第一颗地雷，没有炸响，又走向第二颗地雷，又越过没有炸声。可惜，最好时机已过。敌兵就在我眼前近20多尺地方走过，只要第一颗地雷响，我很有把握，把它打倒。但等敌兵越过第二颗地雷时才炸响，我赶快向敌兵开枪，紧接冲过去，把第二颗地雷压响了。敌兵很快就反击了，敌兵较多从东南方向开枪过来。除了永继散掉外，其他的全向东北方向转移。

当天，我们割到老巫叻，又割到明那，在那里附近住下一星期，又转移，在兵营敌群中周旋了半个月。



Daharan的战斗经历

— 庄美兴(华强) 口述
青云 整理



我住在晋连路17哩，1963年4月某日，我跟10多位同志从陆路越界到印尼去参军。约在山口洋半年后，我被领导上安排去东爪哇参加军事干部的特别训练。

我们10多个在坤甸搭上印尼的军船，经过5天4夜的航行才到椰加达。在两位印尼响导的带领下，我们乘印尼军车由椰城到万隆，行程要6、7小时，再花同样的时间才到秘密基地。

在此，我的名字改为Daharan。我们接受了艰苦严格的长达3个多月的密集军事训练。三位印尼共派来的军事教练员（属于442军队编号）严格要求我们必须全付武装（包括背上10多公斤的军包）进行起跃冲刺、匍匐翻滚，动作要快捷、

二十五日那天，奋斗、奋勇、小兵、向阳、前进和我组成的麻雀组选择在泗丹路8哩（巫叻路亭上一点）右边山坡埋伏。我们终于找到了机会。10多辆军车从里面开出来，等到第5辆，奋斗指挥员下命令我们向满载敌兵的军车开火。“砰砰”、“嘭嘭”我们居高临下打下去。敌兵被打得晕头转向。待我打完第三发枪后，指挥员就喊撤退。

我们从右下向撤过巫叻小路。才过不久，敌人的炮车已从巫叻路口开进来了。我们脚不停步地撤向松麻额一带。



在战斗中成长

我经历过多场的战斗，有的是主动出击，有的是遭遇战，有的是被打。在战火燃烧的年代，我是在战火中成长。在此，我介绍其中8场的战斗。

— 忠勇 口述
凯锋 整理



(一) “8.23” 战斗

1971年7月间，下游战斗队在叶富盘（活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杀敌夺武。准备打一场大型的伏击战，争取缴获。红卫特工队结合民运组组成的战斗队集中20多人，在新港门旧路离路口约1公里的右边设下埋伏。在100多尺的路上埋下50多颗地雷，其中约8颗是大饼珍做的大地雷，是用来炸兵车的。当时我们雄心勃勃，决定不管敌兵来多少都打，打了后面掩护，前面缴获组冲下去。

我们等到8月22日仍等不到，打不上仗。我们决定通过打小仗引敌兵来打大战。

8月23日凌晨，我们正副队长和四名战士从埋伏点后面出发，切到新港门路口下一点的大路（即诗巫路边三哩处）边山坡设下埋伏。在我们埋伏的对面大路封锁了一半，挂上假地雷与标语。战场的布置就绪，我们等候敌人的到来。

我们埋伏在大路边横排成一字形，我是当尖兵，摆在左边第一个，第二个是铁忠，第三个是活用队长。下一些，是另外三个。我们利用路边土堆和杂草做掩饰进行侦察与战斗。我占的位置较高，较容易观察，也看得远。

9点多，我远眺到大路上几个兵由远而近，还拉了一个男群众让他走在前头。他们分别从路两旁走来。走在最前的是拿依宾枪的大个子。接着拿史达林的那个看来是队长的，则命令群众拆地雷与标语。群众显得恐惧万分，驻足不前。

见时机恰当，活用拿的史达林对准大个子一扣，连发几枪，只见他倒在地上。指挥枪一响，我们几乎也同时开火。只见拿史达林的和后面的敌兵纷纷跳到路边伏在地上反击。

我们下面一组3个同志发现路对面山有敌兵，就朝他们打。对面山坡的敌兵可能在大路下一些切上路边的山，配合大路上的兵，形成2方面火力对付我们。

我的北加来福打了几枪，卡住了，脱壳后我又上一粒。此时，活用下令撤退，说时迟那时快，我看到下面路边草丛在晃动又有冒烟，我倚靠土堆对他再打出一枪，正好命中其下巴。据后来群众看到，有打死打伤4个敌兵。

(二) “8.31”摸营战

打完这一战，我们立刻切回原来的埋伏点，等待敌兵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到从大路口传来，兵车的隆隆声，不驶进我们埋伏的旧路，却驶进新路。我们在埋伏点登高可望到对面将近200米外的路上两辆载满士兵的兵车缓缓行进，过后又空车而出。后来了解，敌兵是驻扎在里面小河边的一座山。

我们又耐心地埋伏到8月31日。下午2、3点，乌云密布，不久下滂沱大雨，同志们雨中心生一计，大胆设想在黑夜雨中摸营，得到大家的认同与赞许。经讨论决定，活用、劲松派铁忠、学勇和我三个去执行这项光荣而又危险的战斗任务。

将近6点，我们3个从埋伏点出发。跟着我持着一把北加来福枪和手电筒走在后，铁忠拿着一把水龙管枪，背着一把磨得很锋利的一尺长的巴冷刀；走在前面，最后面跟着学勇，也背着水龙管枪。雨不断下着，时大时小，我们沿着新港门旧路方向切向后山，切到河边时，夜幕已低垂。

我们沿着河向西走去。听说兵营就是在拉牙河桥头的果园里，我们不懂具体地点在哪里，只能边走边侦察。河边的枯叶里藏着密密麻麻的火蚁，不时叮着我们的双脚，有的还爬上身来。雨水透湿全身，冷得直打哆嗦，我们只得咬牙忍住，打起精神，注视四周，沿着河边顺流而下。

约9点，雨水渐渐停了，淡淡的月光也开始露现。我们

又轻手轻脚地走了约半小时。在河边山坡脚看到前面一个山头长有好几棵大树，树下零星搭着隐约可见的雨布。我们意识到，这就是兵营。

我们停下静听，注意观察。过了好久，发现山头前面有火光和有人走动，估计是敌兵在抽烟和换岗。

12点多了，夜深人静，除了站岗，其余的大概都进入了梦乡。

我们决定开始摸营。从营地后面慢慢地摸上去。学勇留守在离兵营约30码外边戒备等候接应。铁忠把枪交给学勇，他走在我前面缓步摸上。快要到一棵大树，铁忠脚下感到有什么被绊住，他弯腰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绳子，穿几个罐子，约有1尺多高，若不小心踢到就会发出声响。我们小心跨过警戒线，我蹲在第一棵大树背后，枪口对准其中一个帐幕。铁忠开始朝着最近的帐幕摸去。很快铁忠就倒回来，手中还拿着一把大枪——英国制造的依宾枪。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赶紧拿了走下去交给学勇。学勇把铁忠的枪放下（后来忘记带走），把新枪背上。我跟学勇讲，无论如何，一定要把缴获之枪带回去。

我倒回原来的大树背后，铁忠又开始第二次摸营行动。不久，他顺利倒回来，拿了敌兵一副吊带。我刚好没有吊带，就顺便吊上，扣了好久才扣上。

铁忠第三次又摸进去了。这次他摸向左前方，走得较远些。这次我等较久些，约10分钟左右，突然一声惨叫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原来是铁忠又摸到一把依宾枪，但枪带被这个兵的头压缠住，铁忠把枪一拉，惊醒了他，铁忠就向他的头

部猛砍一刀。当铁忠冲出来时，我就向10多尺远的一个帐幕开一枪。我快步退下几十尺外又向山头开一枪。

山头还是鸦雀无声。大概被这突然袭击吓呆了，有的从梦中惊醒，还以为做一场恶梦吧。我退下时，找不到学勇俩，我撤到下一个山头才遇上他们。

我们兴奋地快步地往回走，切过茂密的灌木丛，还游过暴涨的河水。到点时整个营地沸腾起来了，同志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大家都围着这两把缴获之枪，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兴奋地直到天亮。

这是拉让江地区第一次摸营，也是第一次成功地摸到枪。

第二天9点多兵车进来就有70多个兵，我们在伏击点只隔一片稻芭，可以看到敌兵乘着兵车出去。据说，敌兵死伤各一个。

我们又埋伏了一天，共等了34天，大战打不上，却打了2场小战，收获还不小嘿！

(三) “5.26”遭遇战

1971年5月26日傍晚6点多，我们三个从中南村后山割出来，走在巴拉当路上。过了巴拉当桥，同志们在大路左边一个群众家停下。我们了解了情况，群众还送了一串粽子。将近七点，我们又向巴拉当的码头方向前进，准备再走一小段。向右拐进下新芭洋灰小路，去下新芭。

我走在第一个，刘世钦在中间，刘昌心在最后。刚走几步，籍着左边一个群众家的灯光照射在大路上，我看到前面大路上有黑黝黝背着包囊的影子，一个跟着一个，发出明显的脚步声，向我们迎面走来。我心想，不妙！遇上了敌兵。我立即向路左边跳下伏下去，后面两个也同时向路右边群众家一棵龙眼树疾走过去蹲下。可能敌兵听到声响，全部一下子停住脚步并蹲下，静听一会儿，没发现什么异常，可能它们认为是狗之类的动物在走动吧。他们又拉开队形继续前进了。

我伏在路边，路面高过我2、3尺，我左手握着北加来福枪，右手食指放在扣板机处，随时准备开枪。待第一个敌兵走到跟前时，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开枪。直到第三个敌兵走到我的前面时，我才狠下决心，就拿枪对准离我不到5尺的敌兵的胸部开一枪，随着枪响，他也倒地。也几乎同时，后面二个同志也向前后二个敌兵开枪。黑暗中前面突然一阵枪声，使后面的敌兵乱作一团，有的跑，有的跳。

乘着敌人的慌乱，我向左边低芭撤去，还游过巴拉当河。我在漆黑的灌木丛中涉水。由于指南针进水，它失灵了，我也失去方向感，闯了很久，又回到巴拉当河。我停下，根据周围的声音，景物等特点作判断，才确定我要向西北方向走。

又走了一段，从后芭绕过一些屋子，从通往群众家的小路出到洋灰路，我才确定自己的位置。我在洋灰路向下走一段，找到一个会熟的群众家。清晨时，群众已起身杀猪，准备过节。群众看到我，担心地说：“小弟，你这么大胆，昨夜6点多有60个士兵在南村上岸，沿着路向上走去。”我们遭遇到的就是这股兵。据说，这股兵原本是要去下新芭。

去配合开展一个军事行动，被我们意外遇上，前面3个都被我们打倒。这股兵后来就没有去下新芭，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其全局部署。

向群众了解情况后，我又走到附近一家保干群众家，拿了一些食物后，就在他家后芭的大树头睡一阵子。

天亮后，我就向中南村后山的点割回去。早上8点多，我听到下新芭方向有驳火枪声传来几次。后来，我才知道，有的枪声是水源他们跟敌兵接火。另外，还有希光他们5位同志在那天驳火中牺牲。

我比昌心、世钦俩先到点。原来他们驳火后，在潮湿多水的芭里摸黑前进，向南偏东，后又向偏西方向走，过了巴拉当路，直割回点。

(四) “1.17”麻雀战

诗巫丹章公集上路左旁有一座民防队兵营，离江边码头约有一公里。据群众反映，兵营的兵经常有2、3个在去码头的路上打小鸟。根据这个情报，下游第三军分区领导决定派个麻雀组去打一场麻雀战。

由永明、铁汉和我组成的麻雀组由南舌驻点出发，1973年1月17日下午2点多割到丹章公集上路。我们在兵营与码头之间右路（两边30多米的地方全给砍光了）的地方离路约百多尺处找个埋伏点。我们布置完毕，准备敌兵的到来。

我们把目光集中投向路上来往之人。看着，看着，等

着，等着，目标仍未出现。直到5点左右，终于看到2个兵从路后一前一后出来，他们悠哉闲哉的走着，边在观察路边树上小鸟的踪迹。等敌人进入最佳射击范围，永明拿LE来福枪对准前面一个就是一枪，铁汉与我也紧接着打出我们的北加来福枪。前面一个被打倒在地，后面一个脚部受了伤，但还在顽抗。

我们的枪声响后，兵营的敌兵很快就有反应，有些兵从兵营向枪响方向打枪，似乎在支援其战友，恐吓我们。有些兵则跑出兵营，在路上边跑边开枪。也许看到伙伴等死伤，而兽性大发，他们狂奔乱打。跑到码头把一个正在洗衣服的少女打死，又跑到合作社，点放一把火，把合作社烧毁，也把在楼上的经理烧死。店里还有个青年人，见状不妙，从窗口跳下，死里逃生。附近一带群众见兵毙人放火，见人就打惊恐状，乱作一团，大大小小在路上奔逃，有些跑到舡舫躲避，有的……。

战打响之后，看见敌支援兵很快来到，缴获看来难以寄望了，我们也退下火线，退到丹章板，又撤回点。

后来听说，这一麻雀战，打死一个二巡，打伤一个。

（五）自动踏雷显威风

1976年3月27日，由铁汉带领的组员有耀武、我和一个女同志组成的麻雀组，来到丹章公集中段，来到徐三妹渡头，寻找战机。再由江边往中段的下一条群众路进后山。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不少乡区群众放弃了家园，搬到较安定的地方去。因此，乡区有的小路野草丛生，没有维修，有的

路段脚踏车也行不了。

上午时分，我们来到一家荒芜的破屋，那是刘殿锐烈士的老家。我们想从破屋里找一些盐。我们知道，有些群众把盐装在瓮里，搬家未必带走盐。

於是，耀武和我从楼梯柱爬上（没有梯子了）。凝结在瓮里很难拿，要敲破瓮子才能拿。待我们正要拿时，听到铁汉在楼下急促的通知：“有敌情，赶快下来！”於是，我们就迅速爬了下来。

原来楼下同志听到下向百多米处的树胶芭里有声响，在注意观察时，敌兵也站到凸出地面的树胶根，发现了破屋有声响和同志，稍后敌兵就开枪过来。我们退向破屋的后芭，故意踏出一条明显的退路的痕迹，我快速埋下两颗自动踏雷。

我们撤向丹章公集中段上一条主路的后芭，又埋下两颗自动踏雷，还未埋好，就听到来路方向有一爆炸声。我们意识到自动踏雷已产生作用了。

我们获知丹章公集上段有敌情，必须快速撤离此地，否则，敌兵可以从合春园后芭路下从后面包抄我们，这就危险了。走了一段时间，待越过合春园群众大路时，我们又听到来路方向有一个爆炸声！啊！自动踏雷又显威风了！

后来路过群众看到，有两个敌兵脚部受伤。

(六) 群众家的遭遇

那是70年代某月某日，我跟坚革同志来到南舌坡后山一个姓毛的群众家作宣传。我们从后门进他的厨房，我背向后门坐在厨房的餐用椅子上跟群众交谈。坚革则站在我的对面，面向后门。

一阵子过后，坚革忽然看到通向屋子后门的路上出现一股敌兵。发现敌情，我们就立刻奔上客厅，准备从正大门下。但大门被栓住，还好毛家的孩子急中帮忙拉开门闩。我们一前一后跑下几个层梯子后，索性跳下去，向正门前面飞奔而去。

敌兵听到屋子里反常的声响，又看到我们飞跑着，敌兵也从我们右向紧追而下，一边向我们开枪扫射。

毛家是建在小山坡上，门前种着一大片的香蕉树，刚好灌木杂草才被砍过，是光秃秃的一片，没什么隐蔽物。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摆脱这不利的地形。我飞跑着偶尔回后一看，最前面的敌兵是个“麻加厘”大兵，离我们约有70、80尺之远。

还好子弹有眼，没有打到我们。我们总算跑到山坡下面，那里有大橡胶树。我们立刻占领橡胶树头，准备打。但等了一会儿，敌兵没有出现。这一带地形我会熟，在我们后面约200码有一条群众路，如果敌兵跟着刚才那条路下来，沿路向左弯着走，我们就会被包抄在内。於是我叫坚革快走，快撤离此地。我们转回头，向前拼命跑，总算越过路，旁边一家群众的狗吠着我们。待我们下到另一片芭时，忽然狗由间歇吠变成狂吠。这证明我所顾虑的敌兵沿路来包抄我们。

但敌兵毕竟迟了一步，我们已进入了能更加自由聘驰的大树芭。

(七) 中南村的一次遭遇战

1971年11月某一天上午，耀武、永战、黄美珍（革英）、邱顺真（志胜）和我5人由南舌坡沿着以往惯常走的交通线走向中南村。我们经过的路段，难免留有痕迹，涉过的水还会浑浊。大家走得累了，大概只有百余米了，快要到中南村后山的一座山（有群众种胡椒），就在一条长而大的横木桐上坐下，而邱同志则站在右端的木桐上。我们轻声地交谈着。忽然一阵急促的枪声响起，我看到敌兵枪口向我们吐出火焰来。大家都来不及反击，只好先翻下木桐的另一边才还火。

“哒...哒...哒” 敌人的机关枪猛烈地向我们打来。我们这一组的都是参军不久的新兵。我们拿的都是土制猎枪，耀武、邱同志和我有零星的反击，在这几十个训练有素的大兵大枪面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敌兵用强大的火力压住我们。我们不宜恋战。我叫大家撤向后面。待我撤向后面时，跟革英碰头，耀武不久也跟上来。耀武跟我报告说，志胜同志在第一阵火力就被打到腿。耀武说要背他下火线，他却说不要背他，他要跟敌人打，他要耀武撤，不要管他。那时，要撤回，要背着他看来是不容易的。志胜（邱顺真，善尧的儿子）坚持留下，掩护同志，打击敌人，直至英勇牺牲，那时他才17岁。

据后来了解，敌兵是割过我们的交通线，发现了痕迹才跟踪而来。驳火后，永战散掉。我们三位也撤离到东南坡。

(八) 边区的一次遭遇战

1982年2月马印军队联合起来对我边区基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6日，印尼空运部队在我稻芭地降兵。第二天，我总部全体人员也把应当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就大队撤离总部。

转移几天后，总部派我和勇斗出去侦察。侦察来路有没有被敌兵跟踪，能够的话，也争取回放弃的总部去侦察。

中午过后，我们走着走着，勇斗走在前，我在后。我们越过一座山、正准备下山时，与一股敌兵遭遇并同时发现彼此。他们先开火，勇斗闪在一边，我也向右一转伏下，向敌兵开火。然后我们又转向右边的半山坡，敌兵已看不到我们，对我们无可奈何了。

回到营寨，同志们发现我背的背包垂下的3条带被打断了，当时还不知道。倘若我当时没有向右转身，腰肚就被打到了，我就成为革命烈士了。

泗里街的两场战斗

泗里街椰甲侨民路离大路口约步行一小时的路程，有一座长屋，里面住有30名民防队，配有sten枪和卡兵枪。民防队经常三五成群在侨民路上进进出出，有一定的活动规律，我们密切注视，寻找战机，准备打缴获战。



— 斌 口述
青云 整理

(一)

泗里街椰甲侨民路离大路口约步行一小时的路程，有一座长屋，里面住有30名民防队，配有sten枪和卡兵枪。民防队经常三五成群在侨民路上进进出出，有一定的活动规律，我们密切注视，寻找战机，准备打缴获战。

1971年12月尾，我们在距离长屋约20分钟的外边路上设下埋伏，埋下地雷，准备打一场埋伏战。但准备工作还未就

，又恰巧适逢下雨，引爆地雷的电线暴露出地面。民防队长刚好巡逻经过发现了电线，他就跟附近的一家群众（女的，他们关系很好）透露了情况。她感到非常害怕，即时把情况反映了我们。利用当时民防队慑於我武工队的声威，利用他们的密切关系，我们给群众面授机宜，说我人民军决心要打他们，但受她的极力阻止。为了和平解决，必须通过谈判才能实现。在妇女群众的穿针引线下，我带了假手枪和一组人员，埋伏在附近，以接应和应付可能突变的情况，由我和民防队长单独会谈。我跟他讲，我们俩是砂拉越人，都是受外的压迫与剥削，大家有着共同的命运，理应团结战斗。退一步来讲，我们也没有理由要互相仇恨与厮杀，至少也可以互不侵犯，你走你的大路，我走我的芭路。我接着提出要求他每个月给我们约200颗sten子弹（我们子弹已很旧，不少已打不响），也可以设法给手枪等之类武器给我们。他应诺，接受了。

后来，民防队长跟联络的群众讲，给子弹是可以，但怕暴露，惹到麻烦。于是我们出主意，想办法，通过群众转告他。我们主意在某处建个假点，但真的挂有雨布与吊床等之类，让他带民防队去“攻打”。这样，他们打了100颗子弹，上报时说打了一千发子，这样给几百发子弹予我们就不会引起上头怀疑。实际上，他也给了我们几百发子弹。

为了缴获民防队的武器，我们再生一计。我们把钱给妇女群众，叫她们把钱转交给民防队长，要他设法把队员带去椰甲喝酒。这样，有的有带枪去，有的没带，留少数队员在长屋，我们大队可以乘机突然袭击、包围，争取缴获。

1972年11月1日上午10时后，在民防队长带领下，成群结队的先后离开长屋，赴往椰甲。由警卫工作队与下游战

斗队临时组成的“敢死队”，配有中型机关枪（Bren，机关枪手是择红，助手是陈光辉），埋伏在离长屋约20分钟的路边，看到民防队陆陆续续的走出去。我心数着，数到第二十四个，等好久未有队员跟来。我们估计，剩下6个大概不会出了。

我们换上敌兵的服装，打扮成敌兵的模样，向长屋进发。20多个人浩浩荡荡走在大路上，走了一段，黄怀东宣委一部分人员在附近潜伏下来。其余的“敢死队”准备向长屋突袭。

又走了一段路，离开目的地已不太远了。我们心情又兴奋又紧张，战斗、冲击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们正走在下坡路的下尾端，突然看到我们来路的山坡顶冒出一股兵来。离我们约有几十尺之远。稍后再看清楚，还是马来亚的正规军，约有几十人。不知他们是要去巴洋，还是去……，抑或是我们暴露了，所以想来攻击我们？这些敌兵看到我们认为“自己”军队，似乎兴奋的，毫无戒备的，越走越快，离我们越走越近。

担任战场指挥的刘小雄队长看到半路上突然杀出“程咬金”来，看来驳火是不可避免的了。待对方再走近一定的距离，他就指挥狙击员开枪，其余的向路边转移。对方看到我方向他们开火，一时转不过弯来，愣呆了一阵，也相应做出反火。对方可能听到我方有中型机关枪声，看来来头不小，也不敢逼近。对此交战了近半个小时，双方无死伤，我方主动撤出战场。

这场看来有把握的“缴获战”，在节骨眼时刻却被“程咬金”搅乱，化为乌有。

(二) 万三山之战斗

泗里街鲁勃路7哩一带，左边有一条大路叫万三山路。在上一点，大路左边驻有一股马来亚来的正规军，他们几乎每天都巡逻进万三山路。我们掌握了这个情报，准备打这一股敌兵。

从万三山路口进去约走5分钟的路程，左边是一座山。这座山，种有大片橡胶树和长有茂密的灌木丛。由战斗队、华区民运组和民族工作组组成的20多人的伏击队伍，於2月尾进驻了这座山头。经过几天的调查和侦察，再经过开会讨论研究，作出了战斗部署。

1971年2月26日上午七点左右，除了忠民队长一组留守山顶住点外，其他由我带一组、坚决带一组，各埋伏在路边前后，其余的都埋伏在中间，由武辉（王世良）指挥。

9点多左右，果真有约10个敌兵从路口走进来，跟例常巡逻那样，没有多大的戒备。同志们紧握手中枪，凝视着敌兵一个一个走过眼下，待走到埋伏的中间时，武辉的史达林枪一响，大家也跟着打出一粒又一粒子弹。一阵火力后，有的敌兵被打死打伤，有的滚滑下小溪溜走，有个别敌兵作零星的反击。我们看到有的兵躺在地上，枪丢在一旁。

对方一阵子毫无反应。7号看到咫尺之远掉在地上之枪，已爬了几步想下去缴获。正在刹那间，武辉站起来想看清楚了才打，却被冷枪打到眼角边。副队长看到队长中弹昏倒，无心恋战，就下令撤退。

武辉队长被扛上山顶，经打针枪救仍无效。队伍向南转

移，爬过二座山，同志们把武辉埋在山上，眼看山下，路上不断有兵进后山。

等待夜幕降临时，队伍才越过金山路，向老巫叻方向转移。



埋下地雷，准备战斗

我参加的三场战斗



红色 口述
凯锋 整理



(一) “2.25” 战斗

下游战斗队成立以来，都未打过大的战斗，更没有缴获过。我们很想打一个好的埋伏战，争取缴获。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后，我们决定在巫叻路一哩处打一场埋伏战。

1970年2月25日，由战斗队、华伊民运组组成的临时埋伏队，集中在巫叻路一哩一个姓谢群众的后芭。不巧，约上午11点，我们的临时住点被砍 Segan 茎（做草席）的10多个伊班人闯到。我们把他们扣留住，就安排一部分人员看守他们，并进行宣传。

直到傍晚5点多，我们就把所有被扣留的伊班人放走。约20人的战斗队伍开进预先侦察好的伏击点。我们埋伏在大路的右边山上，山上有橡胶树与杂草小树。对大路，我们是居高临下，从山头向右向下布下去。

为了引兵来，我们及时派2位同志到半哩里面慈善社路口挂两条标语。

我们在埋伏点静静地等待着，注听与注视每辆经过的车。6点多，有一辆连罗华载着4、5个兵由外驶进来。车行驶得好快，未等武辉下令打，黄同志拿的是LE来福枪却抢先打第一枪，这一枪也正好打中驾驶员。失去控制的车撞下下坡的路边草丛，一个兵士可能跳出来的，用依宾枪居低向上、朝着我们开枪的方向反击。武辉和活用正副队长都是拿 sten 枪，他们不时的扫射，择红和克勤拿的 Bren 中型机枪也不时喷出火舌。

天色渐暗，活用带几个人爬向连罗华去。车旁草丛里面一个敌兵还作顽抗，但被我人多势大的威迫下，也溜之大吉。我们听到对面不远群众家传来了狗吠，大概那些幸存的兵逃到那里。活用首先从车里摸到一把史达林枪，看到驾驶员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也从他身上取下装有子弹的弹盒。

这一战，虽然我们仅缴获一支新式武器，但毕竟是拉让江头一遭赢取缴获，值得庆贺。

(二) 比带河之战斗

乘着“2.25”的余热，我们想在6月尾大选之际再打一遭埋伏战。

1970年6月28日，由战斗队与民运组组成的10多人的战斗队伍，在邦督坡路上设下埋伏，用地雷炸军车。

当天上午9点多，我带一个同志去埋伏点附近侦察。我们发现有两个政府士兵从路上走进去。大概10点左右，我忽然听“轰隆”一声巨响，从埋伏点方向传来。后来才知道，是力争走火，意外地把地雷引爆了。这样，肯定的暴露了，不能再在这里埋伏下去了。我们得按第二个办法执行战斗计划。

当天上午我们即刻从邦督坡越过朱比坡，再转到比带坡(Pedai)。

我们知道，比带学校有个投票站，我们预估翌日会有兵护送投票人员从比带河进来。

翌日上午，我们开入比带河中段进入埋伏点。河边有些泥泞，处处长有带刺的“拉骚”树，虽然没有大树，但还有小树杂草，还可以荫蔽埋伏。

河水开始退，若水位太低，船就出不了。我们预估，投票船队将不久会倒回。

11点多左右，水位退了一尺多，我们听到里面有船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听得出是挂尾车的声音。我们严阵以待，准备随时给予他们突然的袭击。

终于等到了。一船载有8、9个人（兵有4、5个），其他有的穿褐黄的制服，分不清楚是特务，还是投票工作人员。船经过武辉前面时，他的史达林就射出去，我也冲出去对准

船里的人开一枪。突然船摇动得很厉害，有的死了倒下船，有的跳水。挂尾车响几下哑了，但船还是顺水流出去。我们很快就看不到了，也不容易打到了。战斗就此停止。

后来报导，这一场打死3个，打伤4个。

(三) 巫叻坡地雷战

1973年2月24日，我们从电台里听到下游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驳火，而且华姐、伍乐和江华三位干部牺牲。我们决心打一场地雷战，钳制部份兵力，支援他们的反围剿。

我们获悉巫叻路将近2哩黄X 香家附近有驻兵，驻有几十个。我们就开到那里附近，寻找战机。

2月25日上午，我们8、9个同志来到 X 发家附近停下来，派二个同志出去侦察敌情。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驻兵附近发现有条经常走的兵路。根据痕迹与方向判断，兵从兵营出到大路，沿着大路下坡到低芭，向北走一段，拐向西向，然后再向南回到兵营。

经过短暂讨论，我们决定在这条兵路埋下地雷，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炸个天翻地覆。

我们背来两颗各约有20公斤的地雷，第一颗埋在兵路的右边，即埋在大路口进低芭路的中段，由奋勇指挥与控制。第二颗地雷则埋在兵路的左边，其他同志都埋伏在两颗地雷中间。等第一颗地雷炸响后，接着开枪，引炸第二颗地雷。

我们等着，忍耐地等着。10点多左右，终于等到有一队兵从路口向北向兵路走进。敌兵走过了第一颗地雷，没有炸响，又走向第二颗地雷，又越过没有炸声。可惜，最好时机已过。敌兵就在我眼前近20多尺地方走过，只要第一颗地雷响，我很有把握，把它打倒。但等敌兵越过第二颗地雷时才炸响，我赶快向敌兵开枪，紧接冲过去，把第二颗地雷压响了。敌兵很快就反击了，敌兵较多从东南方向开枪过来。除了永继散掉外，其他的全向东北方向转移。

当天，我们割到老巫叻，又割到明那，在那里附近住下一星期，又转移，在兵营敌群中周旋了整个月。



Daharan的战斗经历

— 庄美兴(华强) 口述
青云 整理



我住在晋连路17哩，1963年4月某日，我跟10多位同志从陆路越界到印尼去参军。约在山口洋半年后，我被领导上安排去东爪哇参加军事干部的特别训练。

我们10多个在坤甸搭上印尼的军船，经过5天4夜的航行才到椰加达。在两位印尼响导的带领下，我们乘印尼军车由椰城到万隆，行程要6、7小时，再花同样的时间才到秘密基地。

在此，我的名字改为Daharan。我们接受了艰苦严格的长达3个多月的密集军事训练。三位印尼共派来的军事教练官（属于442军队编号）严格要求我们必须全付武装（包括背上10多公斤的军包）进行起跃冲刺、匍匐翻滚，动作要快捷、

准确，一丝不苟，做错了要重练，甚至要受处罚。我们大约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进行军事理论学习，过半则进行实习。这种实习是真枪实弹（用训练子弹），是正规军的训练。我们曾用气球练射击，一个同志把气球挟在腋下，或拿着一根绑着气球的筷子，由一个同志用手枪以30米的距离，或用sten枪以50米的距离，或用来福枪以100米的距离击破气球。我们都成功击破气球，军事演习取得成功，获得毕业证书。

从东爪哇秘密基地训练回来后，就上西加三发省的 Paloh 河尾阿桑山成立自己的部队——砂拉越人民游击队（Pasukan Girila Rakyat Sarawak - PGRS）。我们帮忙新兵进行训练，训练完后，把他们调派到二、三支或国内等各地去。

有时我也有负责联络，去PGRS二支和三支联络。我也曾去坤甸、华莪等地执行任务。有时我划船去山口洋找印尼的外交部，争取粮食等物质援助。他们用船把我们所需要的粮食送到中途的站，由我们去接回。

除此之外，我还执行战斗的任务。

1967年7月中，我参加打华莪空军基地，取得了历史最大宗的一次武器缴获。。

再说，在山马丹三门山一带（属印境内）常有直升机运兵来，在此巡逻扎营。为了骚扰敌人和打击他们，我有几次带小组去侦察，在靠近他们营地的一定距离，进行开枪射击，个别次还打中敌兵，打得他们不得安宁，甚至感到恐惧。

有一次，我们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在POI一带遭到

敌兵的袭击，造成一个同志牺牲。那时1969年某月某日，由于阴雨绵绵，经常下个不停，我们就找个山洞住下。谁料到却被敌人发现。那天下午3点多，天下毛毛雨，苏慷慨同志负责站岗，大家在山洞内学习。突然响起枪声，我们看到离洞口有10多米外站岗的苏慷慨倒下，紧接着敌人向洞内开枪。事态严重，并对我们极为不利。因为洞内后面没有出路，如果敌人把山洞包围住，并用火力网封锁住洞口，我们就不易突围，即使能突围，也是面对重大的伤亡。根据当时判断，估计敌人的人数只有一小队，火力集中在左向前方，队伍仍然未散开。根据当时对驻点周围的了解：洞口左边地势高右边低，右边角落有一条小通道。事宜快不宜迟。我们立即分配狙击组转到洞的左向开火吸引敌人，其他同志利用右边有大石的蔽荫，转向通道去，所有同志都安全撤出。

后来，砂拉越人民游击队改编为北加人民游击队，我仍辗转战斗在山马丹、伦乐一带，直至“斯里阿曼”行动，我解甲归田，回到“新生”村。



激烈的战斗

9.17 缴获战

— 毅坚 口述
凯锋 整理

1972年9月，在百花河下面的森林经过一段政治集训后，詹雪娇和林秋梅带一队同志去巴都一带联系、宣传群众（主要是马兰诺和华族），成安（赖子铨）带三个十七、八岁的新兵（才参军半年到一年）在双溪米禄上面一带寻找战机，准备开展麻雀战、地雷战，进行杀敌夺武。

事先我们有了解到，木杰亦故后山一带有政府兵活动。为了摸清详情，我们派积极分子乔装成卖菜的，深入“虎穴”，知悉有约50多名士兵正在建兵营（兵营没有建成），而且明天就会搬进去。机不可失，准备给他猝不及防的突然袭击。

九月十六日傍晚五点多，我们割芭到半路，把背包藏在一处。到晚上九点左右，我们摸去兵营侦察。侦察结果，判断确有一百人，而且没有什么戒备。起初原想摸进兵营，摸它几把枪或袭击打它几个，但又考虑到月亮很亮，容易事

先暴露，而且又没事先周密详细做部署，只凭一时的胆量勇气，未必能成事。还是检一、二只虾米来吃较有把握。

鼎新路后有座小山，山上有一座荒芜已久的砖屋。离此十丈距离有条小河，这是扎营的好地方。一段时间来，已有好几股敌兵轮流住扎过，而且活动很麻痹。我们推测，这股兵很可能搬进此地。这是一个很好的战机。于是，我们撤回放背包处，带了糕饼，立即出发。

凌晨二点，我们割到靠近空屋的小河一带。成安就策划战斗部署。在冲凉一带埋下地雷。在空屋去冲凉的小路上，我们四个在右向各占一棵橡胶树，我是最靠左、第二是成安、第三是黄寿仁（刚成）、最靠右是长风（黄长乐）向着路和冲凉处基本是一字形。战斗的部署是这样的：寂静埋伏，等待机会，打一、二个的。指挥枪一响，我就敲响地雷，然后冲出与刚成一起去缴获，而成安与长风则负责狙击。

四点左右，安排部署就绪，各自回伏击点休息。想到翌日很快就很可能出现的战斗，精神振奋，热血沸腾，根本无睡意。

天刚蒙蒙亮，空屋处传来声响，果真是士兵搬进来了！我们为之振奋不已！八、九点就有三三两两的士兵叽哩呱啦下来冲凉、洗衣。低芭的橡胶树的树根有点像红树林的根一样突出地面很高。听到声音，我小心翼翼地露出头来想探个清楚，却料不到被其中一个眼神瞄着，还喊了一声，我心想：不妙！暴露了？过了好一阵子，还是平静无事，我心才放下。成安坐得很高，他的伏位最好，又比较容易侦察。我们边注意前面的情况变化，又注意看着成安的眼神与动作。

有几次看他有想准备打了，大家都屏住呼吸，手指扣住扳机，准备一起打，这时是最紧张的时候，但还是没有听到指挥枪响。

一个、二个、三个... ..哗！十五个、十六个... ..每个同志瞪大眼睛，心里默数着。我们的神经绷紧着，但还是耐心等待。直到11点，发现只有一个（据后来说是排长）下来。他在河边冲凉、洗衣，约五分钟后就准备倒回。我清楚看到他光着上身，肩上扛着一桶水，枪则挂在另一边肩上。他毫无警惕地往回走。此时机不可失！成安终于发出了暗号，大家捧起简陋的单发自制水龙管枪瞄准他的头部，“砰！”指挥枪一响，大家都把弹丸射出。紧接着“轰”一声地雷炸开，一团烟雾弥漫散开、上升，刚成以迅猛敏捷的动作冲出缴获。他兴奋的看到一把美制半自动卡宾枪，他伸手就拉，但拉不出，原来枪带缠住对方的手臂，敌兵叫嚷地挣扎着，还紧抓着枪带。刚成用枪尾事先绑着的自制刺刀猛力一捅，总算垂手得成。由于过度紧张，当刚成拿着缴来的枪回来时，却惊讶发现自己的枪没拿回，于是他又一个箭步冲去取枪，顺手摘下对方的手表。空屋上面可能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懵了，不知所措，粒声不出。成安连续向上开了十八枪，我也开了三枪。后才听到上面传来零散的几声枪响。

旗开得胜，我们就开始撤离战场。我们不紧不慢的下水，越过河，割到福民岛。我们在一个群众家吃了长寿面，方高高兴兴地回住点。

当年我们这四位小伙子，有犍牛不怕虎的勇气，有一股革命的干劲，为下游NO4 地区夺取第一把武器，也是唯一的一把。事过将近三十年，仍值得回味不已。

2002年2月

一中队打的缴获战

邓子章(志敏) 口述
凯锋 整理

1972年1月7日，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一中队在海口市曾开展一场胜利的伏击战，缴获2把军用枪。

在这之前，我们的营寨设在三密的后山森林里，从森林出到矮青芭，这一段路钩藤茂密，交错纵横，通常要砍出一条路，否则难以行走，再加上沼泽地，有时行走深陷至膝部，所以活动留下很大痕迹，又没有处理好，难免暴露了我们的行踪。当时有一组同志出去搞工作，沿着旧路走，在半路上遭埋伏，牺牲两位男同志。

中伏的同志倒回营寨，大家群情激昂，悲愤交加，表示要给予反击。中队负责同志召集同志们进行讨论，会议一致通过要打一场战，灭民防队的威风。於是，我们就积极进行策划、部署，派人去调查民防队的情况，及其活动规律，并选择埋伏地点等。

我们了解到，据点在怒诺的民防队，每星期都会出来巡逻，一队12人8点多由怒诺出发，沿着皇家沟的人行道向东巡逻到沙都邦，继续向儒毛涧去，再到三密(sambir)，然后再倒回走。

经过侦察和研究，我们决定把埋伏点放在沙都邦和儒毛涧之间的一个旧椰棚（用来熏椰的）的前面。我们20多个在第一小队队长蔡华（娘乃）的带领下，1月6日凌晨5点多摸黑潜入埋伏点。

大家各就各位，带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注视着西向来路的动静。时间一秒一分的过去，如蜗牛爬行，我们耐心等了半天，又等了一天，没等到战机。夜幕低垂，我们退回椰棚休息。

翌日天一亮，我们又带着信心进入埋伏阵地。跨过约8尺阔的殖民地时代挖的皇家沟，是东西人行道，距离我们埋伏处只有20多尺远。我们相信是有把握给他们措手不及的突袭，争取打死打伤一些，甚至有所缴获。

等到大约10点，我们终于发现有二个民防队走来，看来是尖兵，离第二组较远。我们放过前面2个，不久第三、四两个也跟上来，后面的还离得很远。当他们走到我们阵地前面，蔡华就打出LA的指挥枪，随后大家也一起射击；我拿的水龙管枪则打不响。只见前面一个受伤，他把卡宾枪一丢，就向左边稻田狂奔而逃。后面一个拿史达林的是巫籍民防队队长，则倒在地上不起。瞬间，许海、永明、青峰和另一个同志一跳而过人工运河，打扫战场，缴获一把卡宾枪、子弹6颗，史达林枪一把、子弹匣2排。后面的敌人虽看不到我们，却乱打一阵，替自己壮胆。

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情凯旋而归，敌人却不断轰迫击炮替我们送行。

二中队打的两场伏击战

— 刘永和（雷雨）口述
凯锋 整理

（一）“3.26”伏击战

活跃在伦乐(Lundu)、山马丹(Sematan)一带的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二中队是北加人民游击队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也开展过好多场战斗。这里介绍两场战斗：

继一年前“3.19”在比亚瓦(Biawak)公路胜利打两辆连罗华，并胜利缴获，大振自己的军威，灭敌人的威风。二中的全体指战员计划在比亚瓦公路打一场大型伏击战，争取缴获。

之前，我们派4人去比亚瓦公路做两个星期的调查，向群众了解，向实地调查侦察地形，并掌握敌兵的活动规律。据调查了解，敌兵通常是一星期换防一次，换防的士兵由古晋载到伦乐，再转到山马丹，再进比亚瓦公路到砂印边境。

1972年3月26日上午，由2中三个小队组成的队伍开进了预定的埋伏地点。果然，当天将近中午，5辆军车用卡车（没有看到炮车，原来炮车驶错路，驶到山马丹去）组成的车队载有整百士兵的车队驶向边境的驻防据点。从我们的埋伏点到边境大约要1个小时多。我们准备打倒回头的兵车。

埋伏点离路口约有半小时的车程。这一地带成下弦形，我们埋伏在路的右边，居高临下，路与对面路边逐渐低下去。由李志和我等5人配有1把斯迈、2把sten和2把LE排在前面负责前卫和狙击。后卫有8个，配有1把斯迈（空中机枪）、sten、LE等枪，由副中队长学海负责指挥。中间一组有19人，是主力组，配有3把斯迈，给冷（GL）等枪，由中队长武革负责总指挥。

下午3点多，我们听到隆隆的车声由边境里面由远而近，越来越大。终于我们看到三辆军车。指挥枪打响后，前卫组打中吉普车前面左边一个兵，驾驶员猛踏油门，给他溜出了鬼门关。主力组猛打狠扫，又抛出6号迫击炮弹改装的手榴弹，两辆大型的军车碰撞在一起。有的兵被打倒在车里，有的跳到路上狂奔，有的伏在路边反击。可能油箱被打破，其中一辆车着火燃烧。

经过约5分钟的猛烈攻击，看到对方没有了反击，于是同志们冲下去打扫战场。经过点算，打死18个政府兵（马来亚调来的），打伤3个（包扎后让他们回去），缴获所有武器21支史达林和必梅枪（依实）及弹药。

自北加开展武装斗争以来，这是国内打的最漂亮的一场伏击战，也是缴获最多武器的一场战斗。

(二) 斯拉央的埋伏战

在北加人民游击队第二中队活动的地区敌情比较紧，也较常面对敌兵的军事“围剿”。一次2小队面对敌兵的围剿，4天5夜找不到吃的，个别时后一天也有连续打5、6次战斗。

在此，我介绍於1972年1月17日在伦乐县斯拉央(Serayan)附近打的一场战斗。

在我们活动过程中，从群众中了解到，常有敌兵从伦乐兵营出发，经过斯拉央的一条甘榜路到山里去搜索、围剿我军。经过多时的侦察与了解，我们掌握到敌军的活动一定规律，掌握到每10多天敌兵会在这条路来回巡逻一次。这样我们就策划部署打一场埋伏战。

我们原想打进山的敌兵，但准备来不及，只好准备打换防出来的敌兵。

约1月9日，我方有20多名战斗人员，大多数配有以史达林为多军用枪，和少数的自制枪，潜入这条甘榜路的埋伏点。这条路是甘榜人步行的小路，地形平坦，路两边都有大小树木。在我们埋伏点的路上埋有电按的用迫击炮弹改装的地雷，对面的树头背面挖有装上竹尖的陷阱。

我们在路的左边横向排行，各隔约3、5米设下一个埋伏人员，等待从马来亚调来的敌兵到来。每天天刚亮就进入埋伏直至天暗才收兵，一直埋伏到整个星期。

第8天，即1月17日，我们又投入埋伏。经过多天的埋伏，又吃得不好，大家都感到疲累，警戒多少有些松弛。还

不到8点，敌兵却出现了，一个跟着一个向前走着。我是排列在第五位，看到敌兵，我见到旁边一位战友还未发觉，就用树枝丢他，仍未发觉。我瞄着几十尺前面走过的敌兵，随时等后指令一发就扣压板机。怎么还不打？我焦急地等待着。后来，才知道原来武革指挥员也松懈了警惕性，手在弄泥土。看到三分之一的敌兵已过了埋伏圈，尖兵春华与文奇看到此情景，认为再不打就失去机会。因而不待指挥员枪响，就向最靠近的敌兵开枪，一开枪就打到，其中一个就冲出去拿枪。敌兵很快就反击，打得很猛烈，双方打了约5分钟，指挥员就下令撤退。

这场战打得不好，指挥员没有发挥好，自己也受伤，小龙和我的脚也受伤了，地雷也没有发挥作用。但还是打的较主动，也打死打伤敌兵8个，缴获一把必梅枪。

馬來西亞新聞

星洲日報

砂保安隊中伏

十五人員殉職

倫樂縣區戒嚴展開追剿

總理自砂返隆形容對共黨作戰 砂人民所扮演角色正面對考驗

【吉隆坡訊】十七名砂州保安隊隊員，於昨日下午在砂州倫樂縣區，被共黨武裝部隊伏擊，其中十五名隊員殉職，兩名隊員受傷。砂州總督拉惹曼惹昨日宣佈，倫樂縣區進入戒嚴狀態。

據悉，砂州保安隊隊員，於昨日下午在砂州倫樂縣區，被共黨武裝部隊伏擊，其中十五名隊員殉職，兩名隊員受傷。砂州總督拉惹曼惹昨日宣佈，倫樂縣區進入戒嚴狀態。

砂州總督拉惹曼惹昨日宣佈，倫樂縣區進入戒嚴狀態。砂州保安隊隊員，於昨日下午在砂州倫樂縣區，被共黨武裝部隊伏擊，其中十五名隊員殉職，兩名隊員受傷。

政府不容許騎牆

【吉隆坡訊】砂州總督拉惹曼惹昨日宣佈，倫樂縣區進入戒嚴狀態。砂州保安隊隊員，於昨日下午在砂州倫樂縣區，被共黨武裝部隊伏擊，其中十五名隊員殉職，兩名隊員受傷。

砂州總督拉惹曼惹昨日宣佈，倫樂縣區進入戒嚴狀態。砂州保安隊隊員，於昨日下午在砂州倫樂縣區，被共黨武裝部隊伏擊，其中十五名隊員殉職，兩名隊員受傷。

公民行動隊訪長

【吉隆坡訊】砂州總督拉惹曼惹昨日宣佈，倫樂縣區進入戒嚴狀態。砂州保安隊隊員，於昨日下午在砂州倫樂縣區，被共黨武裝部隊伏擊，其中十五名隊員殉職，兩名隊員受傷。

砂州總督拉惹曼惹昨日宣佈，倫樂縣區進入戒嚴狀態。砂州保安隊隊員，於昨日下午在砂州倫樂縣區，被共黨武裝部隊伏擊，其中十五名隊員殉職，兩名隊員受傷。

三中队打的一场伏击战

— 田新春（维和）

我们北加里曼丹人民游击队第三中队曾在晋连路打一场伏击战。经过我们谨慎选择和实地侦察之后，我们决定把伏击地点确定在晋连路（旧路）27哩一带，这一带居民稀少，交战之后对群众的生计影响不大。

在1972年5月某日凌晨三点多，我们一行约有20人—配有7把军用枪，其余的是土制猎枪，悄悄地潜入埋伏位置，我们是沿着路的右边设下埋伏。我在中间，少强最后一个打掩护。我们居高临下注视着公路的动静，准备敌人进到埋伏线中间时便集中火力打击之。

当日天气十分炎热，我们耐心地等待，至下午三点多才听到下面有军车行驶的声音。根据我们早先得到的情报，正常有两辆铁甲车护送5辆军车经常上下。我们预先的布置是放过前面的车队，只打后面两辆军车。

敌军车终于在我的右边出现，两辆铁甲车开路先到，过了第5辆，当第6辆驶到我的跟前时，我的枪一响，同志们的枪声也齐响了。两辆军车的挡风镜被打破了，车子摇摇摆摆地撞到我们埋伏圈前面的路旁停了，但敌军竟没有发一枪。我们感到意料之外，后来才发现这两辆都是空车。紧接着后面赶来的军车里却跳出许多敌兵向我方猛烈扫射。一发觉情报有误，我马上下令撤退。

我们朝东偏北的方向转移。傍晚六时多，我们到一个离开群众区有约一个多小时路途的32哩一带小山丘上扎营休息。

第二天清早，我们正要起程转移时，站岗的国亮同志发现两个敌兵走在前面低着头看着路上，看来是在寻找我们走过的痕迹。敌兵越走越近，就在我们营地下面。他当机立断用土制猎枪向敌人尖兵开枪。前面两个尖兵被打中倒下，后面的敌兵被这突然袭击顿时慌了手脚，毫无目标地扫射一番。为了阻截敌兵，让同志们快速撤退，我也用军用枪回敬数枪，我们安全撤离，没有伤亡。

过后，为了甩掉敌人的跟踪，我们转移到三马拉汉的原始森林休息了几天。我派少强和不悔去向群众了解情况，却没有了解到敌情。在他们回程时，却反遭到埋伏，少强同志不幸牺牲了。原来狡猾的敌人，白天活动都避开群众的耳目，晚上进行埋伏。

我们的主动出击，虽不成功。但在支援兄弟部队的反围剿斗争中，也发挥牵制敌人，锻炼和考验了自己。

四中队打的两场战斗

— 子华 口述
凯锋 整理

(一) 石厂的缴获战

当年北加人民游击队总部有规定，各中队每三个月要打一场战。於是平时我们都要注意向群众了解，详细了解敌军的情况，寻找战场，一有良机，就不失时机进行杀敌夺武。

在我们活动的四中地区，我们早就掌握到在石角尖山的洪清河石场，每星期都有3次由厂方的车去载，通常有两个警察护送炸药来，时间也有一定的规律，通常是9点45分到，10分钟后就离开。

在这之前，我带了两位同志穿着便衣假装买石子去石场实地侦察。当时我们没有带武器，只带着板钳，要动手怕没有把握，加上石厂老板怕打了会影响生意，不太同意我们的做法，就取消了临时要动手的主意。

侦察后我们回到石隆门的营地，我们精心地策划这次的夺武行动。厂内有一位工人可以提供情报给我们，我们可以做到里应外合。

那是1971年9月的某一天，我们5个穿着平常的衣服，提前半个小时来到石厂，一把“3.26”缴获的史达林枪放在袋子里，一把LE来福枪藏在砍的一捆豆签里，有个同志还带上了一颗土制手榴弹，怕是走漏风声，以防万一，做较坏的打算。我们以普通群众的样子，装着要买石子，出现在厂的周围，看来没有引起人家的注意。我带着一把土制手枪来到，却遇上一位朋友，我们就去厂的对面茶店坐下来喝茶。还不到抽一条香烟的功夫，押送火药的车就来到了。我就跟朋友直说，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朋友听了呆愣住。一个警察走进厂内，我跟着进去，我走到他后面，左手抓着挂在他右肩的给乐枪一拉，枪就到手了，随即右手持枪向他开一枪，他一时还不能反应过来，我看到土制手枪并未对他产生致命打击，就顺手用力推他一下，他就跌倒在地，可能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他一跃而起，拼命飞奔逃向树林，旁边一位同志赶快用LE枪向他开一枪，但未打中，被他溜之大吉。

而在另外一边，另一个警察刚下车，就被一位同志用Sten枪打中倒地，跟车的一个工人见状赶快俯下去扶他，开枪同志叫他闪开，但他没有闪开，这位新同志由于太紧张了，又扣了板机，不幸的也把这位工人一起打死了。

这次缴夺武行动，打死2个（一个群众），打伤一个，缴获2把LE（给乐），5箱火药和280个引爆管。

(二) 味源港的一战

1972年约3月某日，我们四中的蔡志成、亚汉和我被通知去石角味源港开会。会议由黄汉主持，主要是地方干部参加，总共有50多个出席会议。

看来这一带有所暴露，当天凌晨我们到，天亮后就有直升机在附近飞，过后保干群众的孩子紧张地进来通知发现很多兵在附近活动。黄汉立即布置战斗，我们四中的被安排去狙击，投入到群众家来路的战斗岗位，严阵以待敌兵的到来。

约8点，我们听到来路方向有动静，并传来有人行走的声响。终于在几十尺拐弯处出现了敌兵，一发现敌兵我们就开枪，前面一个敌兵随着枪声就栽倒在地。敌人并没有开枪，却在呱哩呱吵，不知在吵些什么，营内的同志们却大声的唱《东方红》来回敬敌兵。看来敌人傻了，静悄悄的没有什么反应。黄汉指挥林平同志把捷克制的地雷埋在敌人的来路上，大家后退，撤上一点，地形比敌人的高。黄汉带领地方干部撤离战斗，指示我们3个留下断后。

约10分钟后，敌兵开始向我们射击，子弹像雨点般的打过我们的阵地，我的帽子也被打穿了。双方激烈对打了一阵子，蓦然间我发现一个敌兵约在30多尺以外站起来，我快手对他胸部开一枪，对方应声而倒。

约15分钟后，估计同志们撤离较远了，我们也主动撤出战场，向后转移。到了另一座山头，约离战场有500多尺距离，我们停下歇歇脚。这时，我发现大家的头发、鼻子等都被浓烈的子弹火药烟熏成黑色。

约半小时后，突然听到轰一声巨响从战场处传来，看来敌兵触到了地雷。后来听说地雷炸死3个，炸伤一个（三巡的脚被炸断）。保干群众逃离在外，他的家被“扫荡”，家私、炊具等被砸得稀巴烂，他的儿子跟我们参军去。敌军被我军打击之后，似乎被慑住了，不敢轻举妄动，也不再去巡逻了，龟缩一地，10多天后也就撤离归营。

当天待到傍晚，我们三个急行军，过了巴丹吉丹(Batu Kitang)桥，经过武梭警署放一把火把它烧掉。最后，我们胜利回到石隆门的沙南坡营寨。



回顾“10.16”缴获战

— 温史实



“10.16”缴获战是在印尼的兰益镇(Lanjak)通往靠近砂印边界的尼芒(R. Nibong)长屋附近的路段打响的。路上唯一有一小片森林的一段。此路是驻扎边界部队与小镇总部联络和运输的必经之道。

1968年10月1日，正当第三省国内第一批与第二批同志顺利到达马罗河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会师的时候，正值印尼军队也开始进攻基地。他们以空军对营地与周围生产地进行轰炸、扫射，继而地面部队向营地逼近搜索。为了胜利打破“围剿”，领导上除了及时调散人员和部署备战之外，还派一个加强战斗队伍到距营地约两天路程以外的敌后进行战斗，打乱其军事进攻。

这个战斗队伍共18人左右，是由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结合第二支队几位同志组成的。由三支的杨会强带领，二支的蔡露云任副指挥。人员除了吴松美（三明）和曾记铭（曾忠）是三省刚到的新兵外，其余的都是早期参加旧连队有很多年战斗经历的老兵。在武器方面，除两支自制水管枪外，有一挺轻机枪（MKI）一支汤姆枪，三支登抢（Sten），其余皆是LE来福枪。虽不是很新式，但性能可靠，且是大家熟练掌握的。总之，这个战斗队伍是由比较精干人员组成。

10月15日深夜，我们到达埋伏点，正副指挥员即时去观察周围地形和布置火力，其余同志就地休息。拂晓前指挥员通知大家进入各自的战斗位置。由于此路是群众来往频密，地形平坦，同时我们也埋伏很近路边（约20尺以内），大家都插些树枝伪装和注意控制声响。这是L型火力网，轻机枪和副指挥安排在L的弯处，与来路形成直线，很好发挥火力又便指挥。正指挥员在敌人来路的第四位，便于掌握敌人人数和适时指挥射击。在指挥员最后沿路检查后，大家开始静静等待敌人的到来。

八点半过后，几个当地的伊班群众边走边谈地从伏击圈走过。再过10多分钟，两个拿着半自动格冷（GL）枪的敌兵在不远处出现，指挥员的汤姆枪瞄着渐渐走近的敌人，同时注视其后继队伍，可是并没有其他敌兵跟着。因嫌太少而放过这两个尖兵。大约等了5分钟之后才发现后面的队伍，在全部七个目标都进入火力圈指挥枪响时，几乎每位同志也同时向着目标射击，一阵齐而猛的火力就打死5个敌兵，两个受伤的滚到路的另一边做垂死还击。此时，副指挥露云同志带了几位战士转移火力冲下路去，很快解决了战斗。

缴获半自动GL枪两支，汤姆枪两支，手枪一支，弹药

和装备。全过程历时15分钟，我方无伤亡。

伏击战是敌我双方为消灭对方力量经常使用和有效的手段。回顾过去，我们在27年武装斗争历程，在战斗中能打出漂亮和有缴获的伏击战并不多，东部三省就更少。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下面两点最为重要。

1. 队伍的素质问题

这里指的是指挥员和战斗员两方面。军队是一个战斗集体。要发挥集体的力量，就要有及时正确的指挥和大家的协同动作。指挥员在战场上主要是指队伍作战，而不是把主要精神集中在寻找目标进行射击，带动队伍打好开头火力。同时也应随时参加射击准备，根据战场情况处理自己的射击问题；战斗中，指挥员应集中精力仔细观察战场的变化，保持镇定、沉着，不受对方火力的干扰和迷惑。当战斗打响后，一些尚未被击中的敌人，都会迅速避开火力，占据有利位置进行还击，此时若正面不能发挥射击时，指挥员就要及时改变队形，派一些人从其侧面包袭。其实，指挥员有时因不能看清楚战场变化情况，不能很快指挥，战斗员也要依据情况灵活配合；伏击战的头阵火力很重要，要求要准又要猛。因此，要求每个战斗员的射击技术高，要快又要准。为避免差错，指挥员应认真仔细观察战场，检查每个战斗员的隐蔽和视线，并清楚按计划交代各小组的任务……。总之，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战斗力，老练的指战员是在许多实战中成长起来的。

2. 武器的优劣：

武器的优劣对战斗力的影响是不难理解的。这里我想单从伏击战方面谈点意见。埋伏战是我方选好地方，布置好

火力乘敌人不知情时，向运动中的敌人进行攻击，使对方处于被动而大量歼灭敌人。因此，头阵火力的强弱极为重要。要争取打好一场埋伏战，战斗队就需配备和熟练使用各种性能可靠的武器，一定要争取在头阵火力时消灭最多的敌人，减弱残敌的反抗。否则，大家虽是瞄准敌人，却因枪支的故障，非但无法消灭对方，反而暴露了自己。被手持比我们先进的武器又训练比我们多的敌人，避开我们的火力，占着隐蔽物向我们射击，密集的火力不单使我们难再射击，更威胁我们的安全，迫使我们撤退。一支思想好，技术好和有经验的战斗队，也只有配上多种性能可靠的武器才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

我们北加武装斗争除了最初几年，得到印尼政府援助的少量武器外，再也没有国际援助，部队的武器装备全靠自力更生。因此，武器缺乏，性能也差，是无法与敌人相比的。在三省武装部队中，北加来福（自制水管猎枪）是绝大多数，真正军用枪数量和种类都很少。子弹缺乏且好多已经失效。部队无法多练射击，也是我们在“杀敌夺武”方面不能取得大突破。回顾40年前的“10.16”缴获战时，就深感人的素质，武器集中与熟练使用，性能可靠是重要条件。在战斗中能杀死杀伤敌人是胜利与成绩。但对无外援的我们来说，成功的缴获战才能补充自己，是杀敌夺武的主要目的。

2008年3月

“6.28”地雷伏击战

— 林东辉

72年6月中，OMT武工队领导向我布置任务：带领一个5人的战斗组携带炮雷去伏击敌军车。

当时我尚属少年，战斗组其他成员年龄与资历都大我多年。河山同志还是印尼正规军训练的“老”战士，我才参军一年，是一个“小八路”，怎么可能指挥他们呢？

军令难违，我硬着头皮带领战斗组执行任务去，从头到尾都感觉难为情。

根据情报，敌军每周有2趟小车队从诗巫运送军需品到卢仙渡轮码头附近供应为数30多个兵员的营地。我们决定在其必经的12哩长卢仙大路寻找埋伏点。

经地形侦察，我们选定在6哩一处浅湾形路段设伏。人员埋伏在易于隐蔽与观察、被大路铲掉半边的山顶上，而十枚100mm口径炮筒式地雷将组成约7米长的炮雷阵。

当年局势紧张，午夜极少有车辆与行人，连敌军也极少行走。我们在半夜于两头布好的岗哨，三个人负责挖洞埋雷。坚硬的石头路面须用铁锹挖掘，费5个钟头才埋的十颗炮雷，拉好引爆电线并遮盖伪装好，以免暴露。完事，3个人的手掌全起血泡，时已近拂晓。

回到山顶埋伏阵地上，铺一块胶布随地一躺就睡，以养精神。天一亮，就收拾妥当，检查阵地伪装、工事、望点、引爆炮雷阵的电土组等。还要检视炮雷阵与引爆电线是否伪装好。一切检查妥当，便各就各位进入埋伏阵地。

除了意坚同志（女）守护军包与监视后撤路线外，我与另3位战斗员进入战斗阵地上。我埋伏在来车方向的第二位置上便于观察与指挥；河山同志在我左边协助观察与射击；朝阳同志在我右边负责点火引爆炮雷；志武（邵火祥）在最右边负责另一端的观察与射击。

第一天，在炎阳之下埋伏了十几个小时，没有敌情，晚上便撤下阵地，因敌兵车晚上不敢出动。

人有三急，在埋伏阵地上有点麻烦，只能就近挖洞快速解决，女同志就很不方便。

埋伏进入第二天，晌午刚过，远处隐约传来轰隆马达声。我自小天天听闻军车马达声，凭经验判断是军车队。不出所料，在视线尽头出现了绿色车子，打头阵的是一辆昂着重机枪的乌龟车（装甲车）。后面跟着一辆押货的Land Rover 载有8-9个士兵，这就是这次攻击的目标车辆。最后是一辆运载军需品的大卡车，喘着粗气，笨笨地跟着。

“6.18”德古伏击战



自1974年革命武装斗争大转折之后的两年多，OMT武工队较多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77年中，为突破这种沉闷局势，武工队领导决定派出一个战斗组在我们活动地区的外线主动打击敌军。

我被指派与罗丁同志联同学民、志方（女）坚心同志组成战斗小组，前赴郊区的德古路后山，选择地点打地雷埋伏战。

我们携带了12枚60mm 直径的炮雷，经2天行军，秘密到达后埔港群众区。夜晚，兵分2组，一组去侦察地形。选择伏击地点；另一组则联系群众（兴化人）收集情报并筹备战斗

用物资。相隔了2年多，兴化芭的群众有如久别亲人般的深情，久久铭记在我们心中。

经侦察、研究决定，战斗阵地选在离群众区约45分钟路程的后山华伊结合区的一处倒L形的小路。我方埋伏阵地选在倒L路正面的小山坡上。

理想伏击点选定了，如何诱敌上钩是个大问题。我们根据敌方一获得我军活动情报，即派军搜查、追踪的惯常规律，决定“诱敌上钩”。

我们在设伏地点观察了一天，掌握了路上行人进出的大约情况，以安排埋设炮雷的时段。晚上9点后开始埋设炮雷阵，费时4个小时完成。而后再挖掘伏击工事。第二天白天再行检修与掩饰，备战工作尽量周到，以免出现意外。

按计划，第二天晚上派小组到群众区做引敌工作，有意稍为暴露的活动和张贴标语。10点多便顺利返回阵地。当晚吃好睡好，养足精神以便隔天战斗。

第3天清晨，天未亮便整装完毕，6点半进入工事。

我带2人埋伏在山腰工事内，负责观察地雷阵与敌兵可能的来路方向，战斗时引爆雷阵和射击。记得我是配戴Sten手提机枪。引爆炮雷是学民同志负责。

罗丁和坚心守在阵地山顶上以防从后而来的不测之敌，兼顾完成战斗后抢占小路高地，以保证撤路之安全。

在伏击阵地内，上午大家精神特别的，聚精会神地观察

备战。8点稍过，便陆续有三两伊班群众从长屋步行出市区方向，踏过炮雷阵，毫无觉察有异。中午之后，开始有些困，但不时有人从外走路返回长屋（估计敌人会来的同方向），所以一直刺激我们的神经，时刻保持警惕。

午后3点多，未现敌踪。在我们正预计当天战斗会落空时，隐约感觉在阵地右侧，远处有人在树林中走动的声响。沙沙响声由远而近，声响越来越多，顿时我心感不妙：敌军警惕性高，不走正路走树芭，会不会从我们右侧沿山上到阵地后的山顶？若真如此，地形对我方非常不利，恐会有场恶战！

做好最坏的战斗准备，冷静观察敌方行进方向后，才决定要不要调整部署。据声响估计，敌军应该是预料中的十多人小队。

在埋伏阵地右前侧山脚，有一条草路沿山向右边树林远处沿伸，也许敌军会沿此路走出来？

密切注视声响逐渐靠近，至来到距我们不足百米远时才确定敌群确是沿着那条塞满野草的小路走出“大路”（也不过是大一点的小路）准备收队回营的。

由于林密，只闻声响见不到人影，但根据如此多人走路的声响夹杂金属碰撞的声音，几已确定是敌军。行走至距阵地的正面约只五十至六十米时，才看清那身穿迷彩服，提着M16来福枪的敌兵。敌军在林中搜索了大半天，才走到路上，还摸不清身处何处。只见十来人围成一堆在我们前面五十多米的路上在查看地图，对着指南针，可惜距炮雷阵地还有约十步之遥。

我们几乎屏住呼吸不眨一眼地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果不其然，待得确定方位与回路的方向后，其队长模样的人伸手一挥，令队伍沿路回营，一个接一个密集而松懈地往外走进“死亡”阵地。

我按捺住绷紧的心情，待他们一个紧挨一个地进入那20米长的死亡地段，紧轻声喊“打”，同时扣动板机。只听轰声巨响，学民操控的雷阵齐声炸开，紧接着一梭连射手提机枪齐杀向敌群。乌烟翻滚的路面，再也看不到敌影，也听不到声音的反应。

战斗打响之后，罗丁和坚心迅速枪占左侧后小路的制高点，以防残兵反击并保障了后撤路线的安全。我们3人小组在观察战场一阵子后，见战斗目的已达，便后跃到山顶，背起军包，紧跟着冲到小路制高点与罗丁2人会合。

我们在制高点上向敌喊话“Angkat Tangan”（举手投降），话音刚落，一个残兵在隐蔽处以M 16向我方向胡乱扫射一阵，没有其他敌兵开枪，估计都已死伤。

为防被敌援兵包围在Pasai 地区，我们必须在2个小时内撤离，并靠近Oya 路20多哩路边，以便当晚择机越过主干公路。所以时间不允许我们恋战（即使有缴获武器的可能），须迅速沿小路由Oya 路方向行走。

一路上遇到不少伊班群众，都互相招呼。走至将到Oya 路26哩，便悄然转进树林，切出大路边。当夜9点多便越过这条主干公路，脱离了危险区域，才算此次战斗的完整胜利。

半夜扎营下来，只听不时有敌军车驶过，忙于部署对

Pasai 地区的包围。在敌包围圈未形成前，我们此时已在圈外的溪边休息。

第二天睡到天大亮，养足了精力，才轻松地向机关营地的方向行进，一天半后回到了Stabau 后山沼泽森林中难得一小块山坡的机关营地。此时在拉让江地区已在流传着久违了的北加人民军打死打伤敌兵十多个的胜战消息。

“8.4”遭遇战及之后

— 怀恩

1978年中OMT领导机关营地设在约Pandak 山路6哩左边，伊班区的矮青芭的一座山坡上。8月3日下午，我们4个由营地出发，准备向Oya 路19哩方向搞粮。经过将近2小时的行军，我们在Sg. Engkabang RH Amoi 附近一个稻芭边停下，准备宿营，明早再走。

翌日上午，我们各自背起了军包、Selabit（实拉必，伊班族用来背东西的大藤篓）和简单的行李，向预定的目的地前进。天空一早下着绵绵细雨，估计伊班群众不会下芭干活。我们断断续续地走了一段同方向的稻芭小路，上午8点多钟，在刚砍过的稻芭进去一点小路的大树桐上稍作休息。

停歇未到5分钟，来路方向传来走路的声响，大家心想，这伊班群众这么勤力，冒雨出来去稻芭？但我们还不失警惕地戒备着。

小路弯弯曲曲，路边长满比人高的小树和野草，5米之外看不到人。响声越来越近，待走出最后一道弯，猛然发现敌兵现在眼前。我与敌尖兵若同时互相举枪。我下意识地即刻举枪向敌胸射击。这是你死我活的时刻，谁先开枪，谁就占生机。可是“答”一声，我抢了先机却打了一个哑弹，不响。而敌尖兵乍遇人民军几乎吓呆了，没即举枪就卧地躲避。紧接着，身边的战友也向敌开枪（据说一个敌兵的手被打断）。而对方是却以M16自动来福枪向我方狂扫。双方都已隐蔽，惟不知为何，重林（欧官明）同志还在树桐上面，在敌乱枪扫射下不幸中弹跌下了树桐边，牺牲了。

我方除了扬帆使用手提机枪和有限的子弹，他最直接面对来路的敌兵，他一发现是敌兵就对准目标射击。可惜第二枪就卡住了，其他都持简陋武器，火力单薄。敌处较高一点地形，十多人的小队拉开了队形，展开了火力压制。我处下方仅靠一条横卧的大树桐隐蔽。处境非常危急！我急令扬帆与志方同志向后撤，我持来福枪狙击，因子弹有限，我只能节制地射击以阻吓敌人不敢靠近。估计战友已撤离火线，我沉重地望了右侧重林同志的遗体以示告别后，一个跃身，越过离地面二、三尺高的倒树枝丫堆，前身先着地，左脚还在树枝上，只觉受到猛击一下，被乱枪击中，鞋子打裂脱落，脚踝已受重创。敌人火力猛烈，在一堆倒树隐蔽下，我尝试站起，弓腰急跑，还行！一股劲冲出近百米，几个转弯便脱离了敌人的火力，遇上了在后面焦急等待的两位战友。此时一停下，便跌坐地上，左脚再也站不起来了。

敌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但久久未敢向我方向前进。我观察了地形，即选择右边一处不易留痕的地方，离开了伊班群众的小径，悄然转进树林中，不留一丝痕迹以摆脱敌兵追击。我只能跪着爬行在前面带一段路，很快下到了离小路百米的山脚，再尽速地爬上对面山顶，占据了有利地形才停下休息。此时，详细检查伤势才看清是左脚踝关节下2公分处中弹，弹头还留在内，幸好流血不多。踝关节已僵硬脚板触地就铭心的痛，已失去行走能力。

果然，敌兵找不到我们转移到方向，一直沿着小路追踪，越追越远。

扬帆同志背着我走，志方（女）背3个军包提2支枪在前面开路，我在扬帆背上用指南针指路。我的体重约70公斤，扬帆拼着全力，勉强地背我走平路和下坡路。上山坡则自己双膝跪地借助双手爬行。这样背一段，爬一段地交替，行走了数小时，暂时甩开了敌军的追击，但未脱离它们可能的围堵。速度太慢了，还走不出正常行军的一个小时路程。

转移回营地，正常行走还需两、三个小时，带“残”行军，要多耗5、6倍的时间。面对连绵不断的崇山野林，还有敌军的围追堵截，前路异常艰险、困苦。

在一处小山坡，我们研究突围、转移的方案。此时，我暗下决心，万一再遇上敌人，不能再拖累2位战友了，准备同敌人死拼。没等我说出应急方案，扬帆同志抢先说道：“若再发生战斗，志方同志阻击掩护，我照顾怀恩撤退。”我深为战友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更坚定了关键时刻牺牲自己保护他们的决心。

敌军的直升机开始不时在空中盘旋，在远处多处起降，估计已在布兵，气氛紧张。

下午6点多，政府电台播报消息说打死打伤“共产分子”各一个，估计伤者不能行走，呼吁投降云云。

艰难地走了白昼整天，日已落西了，大家都已疲惫不堪。我们也不清楚当时所处的具体位置。我们不敢怠慢，继续摸黑向着南偏西的营地方向前进。上半夜10点左右，实在累了，停下来歇歇会儿。我们饥肠辘辘，仅有几块木薯，谁都不愿多吃一口；仅有的一点水，互相让着喝。

近午夜，天空一轮弯月，谈谈的月光下，群山茫茫一片，偶尔夜鸟几声鸣叫，大地寂静得令人难受。这或许是暴风雨前夕的诡异。志方同志躺不住了，独自先去开路，为下一步转移加快速度。

下半夜，下起了毛毛细雨，乌云遮住了微弱的月光，前进方向远空的星星也看不见了。对着只有微弱夜光的指南针，凭着一股拼命的精神，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

经过一处旧稻芭，志方砍了一节瘦小的甘蔗，削了塞给我们吃，她却啃着甘蔗皮。大家话不多说，但以真情行动相互感动，相互激励。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越过了不知多少道的坎坎洼洼。终于在天亮之前，在黑幕与细雨的掩护下，突过了最后一道可能被围截的小路，脱离了当天被敌围堵截的危险区域。

天开始蒙蒙亮，扬帆去侦察探路。他认出了具体位置。原来我们走了将近一天一夜又回到离驳火仅不多远的地方。

当时也不清楚附近还有敌情否。还好出时，大家有留神走过的路。我们唯一的捷径，就是沿着出来的路模边走边侦察边摸索而回。

天亮了，路途按正常行军还有近2个小时。半走半爬至少还需十个小时，大家都累坏、饿极了。我以双膝爬行多时，裤管裂开了大口，膝盖也磨破出血；创伤的脚开始肿胀，伤口开始发炎，脚板若勾到或碰到物体，疼痛难当。坚强的革命信念，支撑着我们坚持、再坚持，一定要战胜艰难险阻，回到大队营地！

将近中午，行走到距离营地约莫一个钟头多，志方同志忍着饥饿和疲劳独个儿以不到一个小时，迅速跑回营地报到，领导即派学民等2位同志快速行军来到我们停歇地点，轮流背着我，总算回到了营地。又见到了犹如久别的兄弟姐妹般的战友们，此时已是事发后第二天的近黄昏时刻。

梁医生即为我作了初步护理，清毒、消炎、止痛，针、药并用，用探针（脚车轮钢枝做的）探进弹孔，约6公分深。当夜，伤口处肿胀得厉害，要把伤脚高高挂起才会好受一点。同志们为我赶制了一副担架，以便第二天转移。

第三天，敌军直升机整天在盘旋起降，在不断增兵扩大围剿范围。一早，大队便开始转移，志武、向前、志峰等同志轮流或抬或背。在炎阳之下，又是上山下岭，涉水过川，同样地不辞劳累，把我一起转移到较安全的地区扎下点来养伤，避开敌人的围剿。

这时伤口开始严重发炎，弹头还在深处。医疗小组尝试用民间的偏方，抓几只甲壳虫捣烂后包扎在伤口，据说能

“以毒攻毒”吸出弹头。

包了2天，肿胀得更大，伤口严重恶化，赶紧撤掉偏方。按药书里说的，采了一种叫“下山虎”的草药敷伤。几天后，炎症明显消退，也不再那么疼了。天天用钢线小探针卷上纱布沾上消毒药水插进伤口拉进拉出地清洗弹孔，再敷上“下山虎”，日复一日地重复，由于伤口深且是弯曲状，没能取出一块弹片。

部队没有X光透视设备，未能诊断伤口深处创伤情况，探针也探不到弹头的部位，只能才用较“原始”的治疗法。多年后到医院照X光片，方确定弹头在体内再次爆炸成几十块小碎片，导致部分粉碎式骨伤。子弹没正中踝关节已是大幸。据悉，此类子弹在国际公约中是禁止使用的。

头3个星期内，我左腿的肌肉严重萎缩，脚板完全不能着地，上厕所还要呼唤别人帮忙背去背回。不能蹲着如厕，还特别用木材做了一个“座厕”。梁医生与几位卫生员，白天黑夜轮流看护。尤其是坚正（江秀琪烈士）同志忍着牺牲爱人（重林烈士）的悲痛、细心地照顾。她们还有学锋（已牺牲），百炼（已牺牲）志方与增坚等同志。

我的脚还能站起来吗，还能行军打仗吗？会不会因此残了或拐了。我的思想不无斗争。在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一股敌兵搜索到距营地不到一百米，我们都准备战斗。我当时真的担心，万一打起仗来，该如何再转移呢？幸好敌兵从河边下面割过，未发现我们。在领导和战友们的关怀、鼓励下，我还基本乐观地顶了过来。

30多天后，伤口好多了，同志们做了一付拐杖给我，试

图柱着练走路。总算可以轻轻着地了，不久后可以站立了，2个月后可以一拐一拐地走路了，可以重上征途，好不庆幸。

同年9月11日，志武（邵火祥）、百练（江玉英）与坚正3位同志在前去美烟坡联系与搞物资时，被坡中坏人出卖，敌兵事先布下埋伏，不幸中伏，全部牺牲。噩耗传来大家无不万分悲痛。

我不能忘记，志武同志背我上山时气喘如牛，还一再坚持的一幕幕；百练同志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质；坚正同志带着一丝忧愁投来关注的眼神，久久印在我心中，有那么一种歉疚，迄今未能舒怀。

站立起来，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2个月后在Oya河道第一个基地内，伤口二次发炎。弹孔又是一样的6公分，碎骨随脓血流出。重复了又一个月的伤痛，不能行走，拄拐杖还要麻烦同志们照顾的过程。

经历暴风疾雨十载，无数次身边战友生离死别。我侥幸活到今天，生命已不完全属于自己，而是许多烈士生命的延续。

完稿在事发30年后2008年7月25日

突出重围

— 怀恩

1975年3月，OMT武工队领导机关在拉让江广东芭的Sg. Menyan（明烟坡）被敌跟踪、袭击，损失了一批生活物资。之后，近20人的队伍从沼泽森林深处，一路向群众基础较好的Stabau（发富港）方向转移。当夜越过卢仙大路时，经过一段沼泽稻芭，留下了明显痕迹，引来严重的后患。

当晚，越过大路再行走2个小时后，在一处烂芭地上满是水的茂密树林内扎营。由于上午被袭击时损失了不少背包，近半队员没有了吊床，只能砍湿湿的小树，离水面架起来当床睡。缺衣少裤的，就女穿男装，男穿短裤将就一夜。

第二天转移到Stabau后芭的沼泽森林内驻扎下来。十多天后的4月5日派红坚（女）、学恩与怀学同志出到华区了解敌情、搞物资。他们来到发富坡的树胶林，非常警惕，观察许久后才去拿群众事先藏放的物资，还是不幸中敌埋伏，红坚同志当场牺牲，学恩同志背部大腿中弹重伤，不能行走。

战斗组进入准备战斗状态，我们死死盯住目标，握枪的双手都捏出了汗。我们放过了打头的装甲车让它驶出了炮雷阵。后边的Land Rover 见前面的车没事，也就放胆地跟上，我几乎屏住呼吸盯着它驶来，10米、5米，待它进入第二排雷阵，一声令下“打”！有经验的朝阳同志从容地按上电池盒，1瞬间十颗炮雷齐向军车喷爆，随着震耳的爆炸声，军车飞起数尺再重重摔下，黑火药引爆的硝烟翻滚在阵地上，重重罩住炸毁的军车和敌兵，车上似乎完全没了气息。

好几秒钟之后，前头的装甲车才回过神来，凭着它厚厚的铁甲，转过重机枪向我们狂乱扫射。随着重机枪特有的重重的连串枪声，密密的子弹头顶上乱飞，小树断枝不住地掉下，阵地前的泥土四溅飞扬。由于我们埋伏阵地是在对方火力的死角，所以根本打不着。

估计敌人Land Rover 上8、9个兵全部死伤，目标已达，我便下令撤出阵地。敌方重机枪为我们送行般地持续扫射了20分钟才稀落下来，估计子弹已耗尽。

我们按事先计划的路线，转移30分钟之后便消失在茫茫山林之中。当天便安全回到机关营地。

出其不意，打了就跑，这是当年弱小游击队打胜仗的法宝之一。

2008年6月

后记：

风雨年代的孩子早当家？回首36年前，我当时刚满16岁就带领小组去战斗，迄今还觉得不可思议。万一发生意料之外的战情，能应付得了吗？早当家是事实，也许过于轻率也避嫌不了。

敌人火力减弱后，怀学同志尝试背着学恩同志向回转移。但夜晚在沼泽地背着伤员行军，双脚深陷泥泞，折腾了3个把钟头，还走不出百米路，又留下一条长长的痕迹指向营地。此时学恩同志担心连累领导机关的安全，坚决要怀学同志放下自己，要他及时回营报告，要队伍即刻转移，自己则留下准备誓死战斗。

驳火牺牲事件之后，领导机关的行踪即将被敌掌握。地处Stabau森林，南面是拉让江，沿江有小路和华族群众区；北边是卢仙主干公路向东南直达卢仙渡轮码头，码头边常驻敌兵一个排；向西是去诗巫市区方向，当中有一条沙廉河从拉让江横向卢仙大路6哩。我们处在方圆约10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内，敌军可以在十几个小时内把这个地区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若要突过卢仙大路，白天大步行军也要费7、8个钟头，何况是夜行军。

只剩7个多小时就要天亮了，当晚突过大路已完全不可能。经研究决定，向森林更深处转移，找隐蔽地点潜伏，静待敌搜索多日无功而松懈之后再突围。这是OMT领导机关屡次成功的反“围剿”策略。

凌晨，队伍开始摸黑转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离天亮的时间越来越接近。我们奢望时间停留在黑夜，黎明慢慢到来，只因天一亮，学恩同志就要面对生命的绝战。

身负重伤的学恩同志，孤身一人卧在战场边的胶林里。

十个小时的黑夜，面对死亡的明天，他可以想得很多。很多。任何的懦弱都可以导致他作其它的选择。

在战场上当场牺牲，没有精神上的煎熬，可十个小时能坚强、从容地一分一秒地步向死亡的决战，就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只有完全地、彻底地为人民事业奋斗的勇士才能做到。

当天边照来第一线光亮的时刻，勇士的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轻重机枪猛烈地向勇士狂扫，当中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是敌欲打扫昨夜战场前的火力侦察。

我们的勇士——学恩同志拖着断腿，紧握一支改装的带有弹匣的猎枪，仅有20多颗子弹，沉着地伏在橡胶树头，冷静地等待敌军尽量地靠近。

抱着来领功的敌野战部队营长，在火力扫射之后带领一批官兵走在最前头，狂傲地检视昨夜的战场。他万万没料到，一支愤怒的枪口正冷冷地指着他的胸膛。断腿的勇士以过人的沉着，右手食指轻待在扳机上，等待“兵头”的靠近、再靠近，在最恰当的距离时，“砰”，随着不太结实的枪响，敌营长应声倒地！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令敌军乱成了一团，胡乱猛烈地扫射，以致误伤了从侧面包抄的另一股敌军，还互以为是敌方的激烈交战起来。我们的勇士周旋在多股互相交战的敌军中间，择机射击，又打死多个敌人后，再次中弹，壮烈地牺牲。

混乱的交战枪声，从清晨持续到下午四点多，致敌死伤十多人，包括营长和其他军官，驳火现场的橡树林，许多小树被拦腰打断，大树则被打至脱皮。

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仿佛阵阵打在我们的心头上，愤怒、悲痛、难过！当时我们也摸不透，战斗为何会如此激烈

地持续了那么久。傍晚听到电台广播，才知悉，敌高级军官被击毙。我们无比激动於学思同志的英雄壮烈，也意识到局势将异常严峻。

敌军蒙受不白的惨重损失后，指挥高官们更是恼羞成怒，紧急动用海、陆、空调动了两千多名兵力，在Stabau地区布下“天罗地网”，试图把OMT核心队伍一网打尽。

转移到傍晚，我们在一大片长满小树的沼泽地中选择一处隐蔽的地点潜伏下来。营地边有几条粗大倒树，可据以做隐蔽工事。一路转移过来，后卫组做足了灭迹工夫，令敌跟踪不到我军去向。

正当我们暗自庆幸安全渡过白昼一天的时分；远处忽然传来群体走动，摇动小树的声响，还夹带金属物碰撞的声音。我们判断是敌搜索队伍，全体即各自各位静伏，观察以待。

声响由远而近，又向远处而去，估计是敌小队距离我100多米处搜索而过。我们派出武东与怀全同志远距离侦察、跟踪。

沿敌走过的路跟踪了百多米，发现敌兵在不远处歇息。忽然，敌兵站起猛地向我方走来，十足像是冲着侦察兵同志追来。怀全同志心想坏事了，可能被敌军发现追踪回来，赶紧迅速小心地退回营地，而敌却“紧紧地”跟在后面。侦察兵回来语带急促地报告：“被敌人发现跟踪，赶紧准备战斗！”

敌兵小队哗啦啦地大步向我潜伏点靠近，我全体指战员

即刻高度警戒，迅速摆开战斗阵形。我持半自动来福枪，怀全持轻型机关枪，还有多位同志都持自动武器悄然靠近前面的树丛一字排开，准备痛击来犯之敌。

只听声响越来越大，可看到几十米开外的小树整排地摆动，一股凶凶来袭的气势。我们的子弹都已上膛，右手拇指轻挨在保险机上，食指靠在扣板机环外，随时准备射击。

大家的心情非常沉重，有大石压顶的感觉，不是没把握打这一仗，而是忧心打响之后，完全暴露了队伍的具体方位，敌人肯定收缩包围圈，大批敌军将向我靠拢围击，整个领导机关将有覆灭的危险！

敌军若向我潜伏点闯来，前头几个敌兵必被我们相当猛烈的第一阵火力所歼灭。即来之，则安之，打了再说！我的右拇指已推开保险机，食指已伸进扣板机前，只待敌兵出现，狠狠地打。

摇动的“树龙阵”由远而近，在几乎可看见敌人时，戏剧性地向远延伸而去，我们还未弄清怎么回事，摇动的“树龙阵”与随之的声响已远去，逐渐消失在提早降临的夜色中。

过后判断，敌搜索队伍已了解我们的生活作息时问，从我潜伏点附近无目标地割过，后在不远处小山停歇下来，欲侦听我们傍晚后可能的炊食与扎营的声响。而我侦察兵跟踪到快靠近敌停歇点时，正好他们要回头赶在天黑前返回驻扎点，使我侦察兵错觉地以为被发现追踪而来。

敌兵频密与深入地搜索，我们潜伏点被发现的机率很

高，不宜继续潜伏下去。当即决定，彻夜行军，争取翌日天亮之前突过卢仙大路，以摆脱敌人的包围圈。

尖兵怀学同志手持一支经“包装”过的手电筒（只能照射出狭小的光线）在黑暗的沼泽密林中小心翼翼地开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避免闯上敌人的营寨。还要选择不易留下痕迹的地方行走，任务非常艰巨；中间队伍全部不许照手电筒，只能紧跟着前面或拉着前面同志的物体摸索着走；后卫的同志要负责全程灭迹，以免被敌发现我们的转移方向。全体都要轻声细步地走，不许发出大的声响，这是非常艰难险恶的行程。

速度非常地缓慢。凌晨近5点才行进到近大路的山丘地带，有许多群众活动的小路，这是最危险的地段。

刚上到山坡就发现敌兵搜索过的痕迹，非常密集。有一处还发现敌兵刚走过丢下的烟头，似乎还能闻到香烟气味。短短几百米路程就发现数十处敌痕迹，其搜索密度几乎似“梳头”般地频密，是我从军十年所仅见。

我们紧绷着心情，保持随时准备战斗的姿态，异常谨慎地摸着往前走，欲趁这敌军最疲困、最松懈的时刻，悄悄地越过这密集的搜索地带。

终于摸到了卢仙主干公路边的一座山顶上，此时天已蒙蒙亮，敌军车不时隆隆而过，过路已来不及了。

我们只能选择在这座山上大片长满齐肩高的密密“龙基”草芭内潜伏下来。仅有几株手臂粗的小树，烈日之下，无处遮蔽。

若从远处望，几乎可以看尽整座山，会给敌人产生一览无馀的错觉，不易成为搜索目标。但一旦被敌发现，却是非常的危险，因为前面就是公路，几乎没有退路。

我们十多人的队伍只能整天“委曲”地躲在“龙基”草丛内，顶着烈日，不能有丝毫的声响与动静。

我们居高临下，整天地观察公路的情况，敌军车往来复去，看得一清二楚。同时观察、选择好晚上越过公路的地段。一整个白天的潜伏，多次听到距我不出百米外有敌军讲话和向深入搜索的声响，他们万万不会料到我们就隐蔽在他们最严的一道围堵线的大路边。

十多个小时的潜伏时间非常难过，时针好像停了似的。辛苦地熬到天黑，约八点，我们不动声色地转移到预定的越路地点。

队长先安排两侧布哨，密切警戒路两端的情况，等后面人员全部到齐。“过”！轻声令下，怀学同志轻巧地几个箭步先跨过了马路，在对面很快地选择了进芭的入口，后面队伍紧跟着迅速有序地越过马路，两侧哨兵最后也通过。不消两分钟，十多人的队伍便消失在路对面的树林夜色中。

顺利地通过了敌封锁的最危险地段，也是最外围的包围圈，我们已胜利突出敌军围剿的外线！

对面地带，偶而也遇上一、两处敌搜索过的痕迹，但明显地没什么威胁。我们谨慎，尽速地离开公路向深处行进，完全脱离了危险区域后才停留下来休息。紧绷了两天的心，此刻才放松下来。我们调整了行进方向，向着北边，乌驿路4哩这个拉让江地区最大的兵营的方向前进。这一夜，我们

彻底地甩开了围剿的敌军，安心地睡了一夜，一扫连日累积下来的疲劳。

事发后第3天，我们在一处高山顶上回望Stabau森林，敌千军还在盲目围截，而我轻装已过百重山，不胜唏嘘感慨！再经大半天的翻山越岭，已到达14哩金杯路后山地区，偶而在高处还可看到不远处14哩敌兵营，他们还在那儿频繁地向Stabau围剿区调兵遣将。

最危险的地方，有时也是最安全的。我们在距离诗巫地区最大的皇家军团营地不到5公里的地方扎营下来，休养了一个多月，补充了物资，平安无事，因为有非常好的群众无私地协助与支持。

在这个营地，我们举行了最悲痛追悼会，追悼伟大的烈士，学恩（朱宋盎）和红坚（雷月梅）同志。他们的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的精神，创造了奇迹般的战绩，久久地鼓舞我们前进。

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曾经历极大喜悦，柬埔寨和越南相继获得解放，在我们受挫悲痛时刻，吹来了激励的东风，激发我们继续坚持高举武装革命的红旗。



埋伏战

我的两次战斗经历



1971年1月，我们在发富港后芭的隐蔽住点，人多时有十一、二位，少时也有五、六位。由于长时间进进出出，搞粮，搞其他物质等，并且还时常到对面江南门去联系。就这样久而久之可能暴露，加上大家警惕性不高，在毫无防备情况下遭到敌人突袭。

1971年1月15日，天气非常炎热，快到中午时分，突然枪声大作，一时大家有点乱，但很快就定神过来。大家各自找好隐蔽物，有的伏在一条横在地上大木桐后面，进行还击。虽然敌人人多，武器好，火力猛，但始终不敢逼近。我见此情境，认为没有必要恋战和他们硬顶硬拼，就下令向上

转移，以避免敌人的火力，也会较安全些。正在此时，民军同志（小八路）跟了上来，他说脚踝受伤不能跑了，我俯首一看，他的伤口有小杯口大，肉往外翻！我把北加来福交给曾同志，随即背起小八路向上跑，还好上边没有遇上敌人，撤到群众家的后面，暂时稍作休息。

我在群众家，拿些药水，给民军洗涤伤处。驳火之后，敌人会进一步部署，增兵追剿，因此，此地不能久留，一定要想办法突围渡江。可以争取过对面岸，也许会安全些。

到了晚上，在群众都帮助下我们顺利地到达对岸，在群众后芭宿营。

翌日一早，我派两位同志出去群众家了解情况和准备一点吃的。没想到，还没到群众家又驳火，一位很好的制造枪枝的干部阿强同志不幸牺牲了，杨同志脱险了回来。驳火离我们很近，且又有伤兵，因此等到杨同志一回来，就动身转移。我们转移不久，就看到敌人割过的路，树根还流出胶汁还没有凝固。我们每跑几步路，几乎就有一条兵路。此时，大家的心情有些紧张，曾同志建议，把民军藏在草丛处，我们轻装快过马路，另则万一驳火也较为有利。但我觉得不论多艰险，也要背着小八路过马路。倒是小八路，不但不喊痛，也毫无怨言，他能有这样的好表现，也给我们不少鼓舞。

我当时尚年轻力壮，背起他没负担，而且稳步向前走。快到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大路边，派杨同志前去探路了解情况，没发现什么，就迅速过路。

到了上一段，没看到有敌兵活动的痕迹。不久之后，我

们就到新苗的住点，把小八路交给那里的卫生员青松同志护理。此时，大家才真正松了一口气，我们都经受了一场难以忘怀的生死考验。

(二)

1971年11月，有十五、六位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从华区开进民族区。队伍翻过到了Bunau河，再沿河走一小段，找个点，稍微休息几天，再向深入民族区转移。

我们宿营地离Amih长屋较近，这一带伊班人较多当兵，加上Oya河的民防队会来到这一带活动，同时时逢两季，我们活动痕迹大，很可能被坏人和民防队探到。

在11月20日早上九点左右，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接着又像狂风扫落叶的扫射，还好同志们在志峰同志带领下，及时给来犯之敌人狠狠地反击。那时，我还在后面和劲草同志谈心，一听到枪声，我猫着腰迎着唰唰飞来的子弹向前冲去，和同志们一起向着敌人猛射，打完一条弹盒，换一条再打。敌人枪声渐渐少了，志峰同志建议要撤退，我当即下令边撤退边掩护。撤出一段路后，发现两位同志没有跟上，他们是Burang和余志发（学愚），志发当时病还未痊愈。后来了解到，他们两个在换岗时，当场被民防队袭击而牺牲。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向着深入民族区转移。由于被突击，有的没有拿到背包，物质也很缺乏，加上敌情可能严重，也不敢久留。我们化悲愤为力量，同心协力地、艰难地向着乌也河尾转移。

我在OMT的三场出击战



— 民



1973年，“斯里阿曼”行动严重的削弱了我军的力量。敌人乘我们犯路线错误，更加疯狂向我们进攻，各地分散的队伍也都集中起来，加紧整训以保存势力。然而，强大的敌人没有因为我们的弱小而放弃对我军的进攻。我军的搞粮、运粮、存粮成为我们的重要活动之一。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在OMT先后牺牲的有雷月梅、（红坚）、朱宋盘（学恩）、江海佳（民军）、潘启坚（坚红）、欧官民（重林）、江育美（百练）、邵火祥（志武）、江秀琪（坚正）等8个同志。从某个意义上讲，我们大部分同志的保存是部分同志的牺牲所换取来的。

为了保存，我们适时地在外围地区主动地开展战斗，牵制敌兵，鼓舞士气。

约在1975年，我从中游武工队调到华区。在OMT华区，我有打上几场战斗，在此仅介绍三次的主动出击战。

（一）“10.3”战斗化被动为主动

9月尾，我和怀恩、志武、思恩四人组成的战斗组，准备到南山后埔港一带寻战机。

在经过嵩山坡，我们碰了一个后山的群众，这个群众好奇心强，在兴奋之余，走漏了消息，引来敌人的注意。当我们到了乌也路五哩五福路尾的，一座小山丘，山头是光秃的茅草地，山脚有几棵榴连树。离此不远，早期有条从三哩半来的芭中小径。现在长满了草，看似久未有人行走。同志们准备在此扎营。我表示那里有路恐怕不妥。但同志们觉得不怎么样，而且不是久留，掌握了情况，筹备了物质一两天就走。虽然我参军前对这里地形敌情非常熟悉，但那是七年前的情况，而且第一次到华区活动，为了尊重这里的同志，我服从多数意见，却保留自己的意见，也就这样在这里扎营。

多年不见的阿嫂，甚是热情，盛来大篮子的饭菜，可是该群众必竟是没有经验，这么大篮子的饭菜往山里送，路人见了皆知危险。

第二天10月3日，三个同志去群众家取物品，锯水管准备制土炮，我一人留在临时点。

近中午时分，我听到有涉水声（山脚的沼泽地有积水），我站在榴连头侦察，由于草长得高，看不到人，待我发现时，对方已上了坡，地势已经高过我的位置。与此同时，对方也发现了我。我当时脑子第一反映是，怎么去通知齐出的同志们，紧急的情况下，没有当机立断就会失去主动

变为被动。本来我因先发制人或与敌人同时出枪，枪声就是最好的通知同志们的办法，而且我有树头做为隐蔽物，敌方虽高，却仅是草芭，我还是有优势，打了就转移，还可以赢得时间。在我犹豫寡断中移动身子，敌方枪响击中我的大腿。

在乱弹中，我冲入了低芭的丛林中，密林挡住敌人的视线，掩护了我，我才得以拖着受伤脚拐着前进。当脱离了火线，我才察觉到伤口有约一寸半大，血还在流着。我用云南白药撒在伤口上，再用三角巾包扎住在伤口的上方，还用衣服捆扎着，这样血才不至于喷射出来，但还会流。我一边撤退，一边把血迹灭掉。

一阵子后，我受伤脚开始肿胀，而且没有力走动。我只好单脚跳，慢慢的转移。第二天鲜血不流了，却流着血水。没受伤的一支脚由于用力过度，开始抽筋，所以只好停下来按摩，以缓解抽筋，然后以双脚或单脚跳轮换着艰难地前进。第三天，我终于走回到了出发点。

出去的同志们听到枪声后，马上意识到临时点出事。他们估计敌兵将会沿着路上出去，故立刻转移到群众家对面山坡上设下伏击。当敌兵由后山出来时，给予突袭。据了解至少打伤了一个敌兵，化被动为主动。

1977年6月，我再次到后埔港打伏击战。（详见怀恩写的6.18伏击战）

（二）9.22 骚扰战

1978年8月4日，怀恩、扬帆、志方和重林一组外出，在半路上与敌遭遇，重林不幸牺牲，怀恩脚受伤。在他们撤退

离营地还有一段路程，志方同志独自先赶回点通知了大队，我和志峰、志武被派往前去把伤员背回来。大队也转移到主垄脚较隐蔽处潜伏。

9月初，领导机关派志峰、怀坚、增坚、向恩和我组成的战斗组开往卢仙路以下开展战斗，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牵制敌人。

我们到了沙连坡，由华区向伊班长屋前进，在途中的伊班稻田，我们刻意悬挂标语。下午三四点，我们公然在通往长屋的小径上行走，让群众见到，而后在一条山坡路上埋伏。

几天后，由于暴雨，河水泛滥，山脚下的土炮部分也被大水淹没。我们害怕土炮进水，或潮湿，只好收起土炮，转移阵地。

9月21日，我们到乌也路10哩的民生路前段又设下埋伏。

隔日，22日晚上就到Rascom 兵营开枪骚扰，并悬挂标语，安装踏雷。骚扰后，我们迅速撤回埋伏点。

到了第四天，在我们前一座山头有嘈杂的人群声，我们都准备着敌人进入伏击圈。可是喧闹了一阵后，声音又消失了。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几个伊班人从后山稻田归来。一个男的慌慌张张地爬上我们伏击点。只见他在地上挖，一下子却飞快的跑掉（估计可能他想去拉屎，恰巧挖到电线而不跑）。几天辛苦的埋伏因而暴露，我们只好再次转移。

(三) 10.31 伏击战

两次伏击都因为伏击点暴露而被迫放弃，长时间的在外，加上“9.11”三位同志牺牲。同志们难免担心大队的安危，尤其是长期搞警卫工作的同志。因此，要不要再坚持多打一战，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我们应该尽早回去；另一种意见是既然我们是派出来战斗的，我们还未正式的打上仗，怎么可以不再坚持，多做努力。后来经协商，终于大家认为再坚持做个努力。这也许对缓解大队的敌情会更好。

这次我们准备了干粮，决心在卢仙路5哩打兵车。这里伊班群众活动频繁，伏击点不好找。最后我们就在前面是大路，后面是伊班小径的山头确定了伏击点。它的中间不过是二三十尺的卢基丛，伊班人走过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全身。我们连夜埋了土炮，挖了土炕，隔天就进入伏击。由于地带狭小。我们不能生火造饭煮水。喝生水，吃饼干，大家一时都适应不来，结果都闹拉肚子，但也只好就地解决。

第三天，皇天不负苦心人，敌兵车终于来了。两辆吉普车载满了敌兵。当进入了伏击圈后，后面的指挥员志峰同志打响了指挥枪。我负责压雷。可是压一下却没有反应，我再次紧紧的压着才炸响。敌军车很快就冲上另一个山坡，短枪已明显打不到，这时敌兵开始零星还击。我也用莱福枪朝着敌人点射，我打一枪，敌人的枪声就停下来。一阵子又响着，我再打一枪敌人枪声又停下来。指挥员这时下令撤退。我们沿着群众小径走下坡，敌人的枪声才大作起来。据说，敌兵伏在路边放枪约将近整个钟头。

据了解这一仗打伤了一个敌兵，炸破了敌军车一个轮胎。

“9.27”三连环战斗

— 实学

为纪念中游战斗队指导员新华烈士，战斗队改名为新华战斗队，由江华任队长，黄理行（武权）当辅导员，学军为党代表。边区老战士有德兴、生强、敢明、汉青、成华、生明、珍娜（女）和连玉，华区来的有阿育、成明（民族宣传员）、小李（民族宣传员）、明成（女）— 卫生员、向荣（女）、永革（女）、和我（助理辅导员）等组成。

1972年，我们的先遣组由武权同志带领已在Dakang, Sipan 流域事先了解敌情与储备战备粮。他们了解到Sipan 河口常有驻兵，有时从桑埠过来，而且分散小股到河尾活动。捕捉到这么好机会，我们决定到那里打一场伏击战。

九月初，队伍从牛麻河开到Sipan河。可惜的，敌兵改变了小股活动为大队活动，时而参杂群众同行。情况起了变化，这仗怎么打，我们领导班子反复多次开会研究。最后下决心在河尾设伏击。一方面派数位同志继续向群众了解敌情。

9月18日，动员会开后，部分同志还在交头接耳议论着，这场仗该如何打，有的同志在检查炸雷使用的电线。可是试测几回都不通电，以为是断线。於是开始把不同的电线连接起来。可能是开兵时，个别同志把土炮当作垫位坐，开完会又没有收拾好，有些土炮的电线较长，而且散开来。这样就把电线接上土炮，而再次测试电线时，就引爆了土炮。很不幸的，在一旁观看的漢青同志就这样意外中炮，經二個小時，極力搶救不果，不幸的犧牲。忠勇（黃天發）同志也在搶救中因吸入過多火藥煙而中毒。

同志們都表現非常自責、悲痛与無奈，為漢青同志守夜。第二天，掩埋了烈士的屍體。9.19是党慶的紀念日，我們黨員当晚開了黨小組會議，對9.18不幸事件做了探討，並啟發了黨員們在這次事件中要怎樣去克服它可能產生的消極面。正當我們的會議還在進行中，突然有群眾在我們住點不遠處呼喊。已經是晚上九點了，這突然情況，我們都以為敵情發生了。于是，我們一個緊挨一個的摸黑撤退。第二天，派出偵察員回來報告，說昨晚是一場誤會。原來是熱情群眾發現我們兩天沒有出去接糧食，特摸黑來找我們的。

在轉移中，老班長舊傷復發，還咳血，連玉腳扭傷，真是屋漏恰逢連夜雨。還要不要打埋伏？要的話要怎麼打？經研究，我們一致同意，放棄打大型伏擊戰，改為鋤特与麻雀戰。

9月26日，由德興、敢明、阿育和我組成的鋤特組和武權帶領麻雀組同時出發。鋤特對象是殺害必公（江先發）和有如（黃爾興）二個幹部的兇手名叫Busu。此人凶狠殘暴，體格魁梧，也是早期獵人頭兇手。手上蘸滿紋（據了解殺一人蘸一紋，殺的多蘸的多）是個亡命之徒，必須多加小心。

所以，我們派出的組合也相對強。根據我們事前掌握的兇手活動的路線、時間、地點，我們27日一早就選擇在一個河彎處的坡上，容易觀察兩邊。

9點多，就聽到在我們埋伏的不遠稻芭傳來了人聲。我們格外警惕，準備特務的出現。約十一點鐘，一個高大、高額頭的人走出來。看清楚就是他，手上還蘸有紋的。只聽見槍聲一響，他就命中，側身倒地，再補上一槍，結束其狗命。同志翻轉他的身子，看到雙手蘸滿紋，確實惡貫滿盈。

同日，武權帶領他的麻雀組（也是四人，人員不記）帶上土炮，到了Sipan河的下流，離敵兵營不遠處設下埋伏。近十二點時，一股敵兵，不知是聽到我們槍聲，還是例常巡邏，他們沿河邊路上。他們邊走邊講話，進了伏擊圈。同志們選擇前面的打，打幾槍就走。

我們開始撤退，敵人才反擊。很快地，武權等同志在距離第一伏擊點約十分鐘的路程，又設下埋伏。可是敵人卻花了二個小時，持着槍一路像蝸牛爬行摸索前進。當前面二個敵兵進行伏擊圈時，指揮員就瞄準第一個敵兵打，只見他就應聲倒地。可是他還射出一匣子彈。（注：應該是他的子彈上了膛，在行軍偵察前進，手指靠扣板機，當中彈倒下時，他的手指順勢扣緊扣板機。）頓時槍聲大作，同志們覺得目的已達到，就迅速的撤退。

我軍化悲憤為力量，一日之內連續三次出擊敵軍，使他們害怕得龜縮在兵營里。當夜幕低垂時，從拉讓江邊敵兵營轉來的迫擊炮的交叉炮轟，一夜連續炮轟不下百顆。一時真是大地炮聲隆隆，戰士們卻踏出矯健的腳步，消失在莽莽的林海中。

“3.7”伏击战

— 民

1973年2月尾，在拉让江中游一組由武權、邱平、亞育、成華和斗私組成的戰鬥組，受命到Kajah 河了解南章叛逃事件，并準備在那里開展戰鬥。

2月25日，我們在前進路上，收到了江華老班長為掩護領導同志，而英勇犧牲的壯舉，他在臨危之時，豪言：“同志們先撤，我準備犧牲！”，更激勵着我們去戰鬥。3月1日，鄧白鴿付武工隊的住點被敵軍偷襲，戰鬥了數小時，英勇犧牲，更使我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隔日，我們來到Pengulu Masan Ng. Jagau的對岸，隔着牛麻河可看到那里的敵軍據點。傍晚時分，我們用來福槍點射敵兵，意在騷擾，引誘他們出來打。

騷擾后，我們向Kajah河尾前進。我們了解并忠告了當時協助南章叛逃的群眾，還處罰他要自己當着長屋的群眾面前

謝罪。如果該群眾存心改過，會起着教育群眾的作用，如果他存心不良，也可以引兵來打。

7日中午，被忠告的群眾伙同一班婦女去“蘭高”拿燒火柴。我們心想，可能該群眾是按我們的意思去向長屋居民謝罪。

過了許久，約4點時，我們聽到伏擊點的河里有急促的踩水聲。我們意識到有眾多人，而提高了警覺。果然不出所料，敵兵來了，一個兩個……五六個，怎么指揮搶還未響？我們都屏住了呼吸，準備着戰鬥。我排在伏擊的最尾端，負責壓雷，完全看不到最前面的指揮員。原來指揮等最後一個敵兵走進時才打。這時敵兵的中間部分正在土炮群中，指揮槍響后，我馬上壓響土炮，大家都打起來。敵軍的前方已經超出我們的伏擊圈，他們也迅速占領高地，向我們方向猛烈反擊。只不過他們子彈打的高。對我們無太多威脅。這時指揮員命令隊伍撤退。我們上了嶺，似乎敵人的子彈打的更密集。我當時提議，要不要稍等，看敵軍有否追來，再給它一個伏擊。當時指揮員認為，情況不明朗，也恐怕有民防隊參與，他們地形熟，是否會切路到我們前方。於是我們切山涉水，過了小溪又過了Kajah大河。

一小時后，后面敵軍的槍聲還在響個不停。這一仗打死炸傷了共四個敵兵。

事后，同志們談起，有的覺得多可惜，如果指揮早一秒鐘打響，我的槍口就對準敵兵。原來，我們平時訓練時就有打活靶，只是平時沒有實彈演習，怎么槍口沒有隨着敵兵的移動而移動，是那樣盯死在一點上。我們的軍事訓練，素質確是不够水準，許多時候還是在“打战中领悟的，这是锥形游击队的不足。”

... ..

... ..

... ..

... ..

... ..

... ..

... ..

... ..

... ..

... ..



雛雛烽火燃



黎明前的枪声



1973年7月13日凌晨4点，罩在大地上的黑幔还没卷起，人们仍然沉浸在梦乡里，就连宽广的拉让江江面也是静悄悄的，好像它也是正酣睡着。

这时，一叶小舟轻轻地逆流漂来。借着残月的微光，隐隐可以看到四个人民军战士正默默地齐心划着小舟。

“咯...咯...咯”，蓦然，由上游也传来了划船声，声音越来越大，甚至还能听到低低的讲话声。

“嘘，注意！”小舟上一个黑影低声提醒大家，他就是学恩同志（原名朱宋盘，民丹莪市人）。

“可能是群众赶去搭早船吧。”坚持同志（原名沈秀琦，阿沐村人）看了看夜光表说。

“也许是伊班人捉鱼”，参军才几个月的学德同志（原名林贵美，南山人）也有自己的估计。

“不，听声音不像讲伊班话，况且也没有照明，不大像群众，还是谨慎为好。”四个战士中算学恩年纪最大，也最老成。

“我们上岸吧。”接着学恩主动负起指挥任务。

于是，小舟靠在果园坡一群众家码头边，同志们陆续上岸去了，学恩在后面绑好船绳。

当学恩与同志们一起蹲在小土堆后面时，就看到一艘短船顺流来到码头边，船上六、七个人正低声说些什么。忽然，他们像是发现了什么，将船靠在同志们的小船边，其中一个站起身伸手去拉船上的背包，随之讲话声也大了起来。

“是敌人！”学恩小声通知同志们。

对方也许是太得意了吧，真够“那息”（意思好运），会在这里缴获共产党的背包，回去准是大大的有赏。可他们怎能料到，将得到的首先不是赏金，而是免费上西天旅游！

“打！”学恩当机立断。四把北加来福齐喷出四条愤怒的火龙，那个士兵还来不及抽回伸出去的手，就一头栽倒在船上。

同志们又接连射出数发子弹。

这时对方如梦初醒，于是机关枪、M.16枪等“噼噼啪啪”猛扫一场。

就在这紧急时刻，学恩的枪支却出了故障。

“我的枪坏了，你的给我，快！”他转身向旁边的女同志坚持说。

“不，我自己打。”坚持硬是不让，随后还打了一枪。

学恩无奈，只好修起枪来。

谁知学恩的枪还没修好，其他三支也同时出了毛病。我方一时没有了枪声，敌兵显得猖狂起来，子弹雨点般打过来，打在土堆上，溅起的泥屑土粉四处飞扬，落在了同志们的头上、身上。

同志们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劣势弄慌手脚，而是镇定的找毛病，各修各的枪。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在这时，平日腼腆寡言的学德灵机一动，带领大家高呼起口号来。

“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战士们以口号代替子弹，与敌人的现代化武器抗衡。

“Hands Up! Go home!” 学恩同志甚至用英语招降。

四支枪里，要算坚持的麻烦最大，枪栓飞掉。然而年方18的农村姑娘却在黑暗中，在敌兵射过来的弹雨中镇定地在地上摸着，找到了枪栓装回去，再找那还没有筷子尾粗的螺丝钉，找到了，又从小孔里把它拧回去。想想看，这在平日的黑暗里都不易做的事，而她却能在紧张的战斗中，在危急的情况下完成，多不简单呀！

终于，四支枪都恢复了战斗力，再来个土枪斗洋枪，“乒乒乓乓”。

猛烈的火力既压不倒，也赶不走人民军战士，可终究也当不了隐蔽物。今日碰上如此顽固的共产党，顶下去只有多搭上几具尸体。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此时不逃，更待何时？本已顺流漂了一小段的船，这时“呼”的一声，拉着火，开足马力，顺理成章逃之夭夭了。

“我们胜利了！”望着远去的敌船，同志们欢呼雀跃。在各方面条件差（只是地形稍为有利）的情况下击退敌人，这在我军的遭遇战史上是罕见的，甭提大家心中有多痛快！

“你们先撤，我断后。”学恩命令着。

“不，我来！”几个同志都争着，连16岁的小八路军向荣也不例外。

“你是卫生员，让我来。”坚持也大声说。

“你是民族宣传员，让我来。”学恩也不让……

撤一段路后，天已破晓，他们来到一条群众小路旁，草又长又密。

“我来。”

“不，我来。”四个同志又争着上前开路。

他们就是这样在敌人面前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在艰险面前争先恐后，把安全和舒适让给别人，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充分体现了革命战士的崇高形象。

(按：当年英勇地击退敌兵的四位战士其中三位后来都相继地壮烈牺牲了)

连环地雷战

—鹏翔



70年代初，正处北加武装斗争小高潮的时候，乌驿路成了我军开展战斗的理想战场。

1972年4月22日的乌驿路照样是车来人往地例常忙碌着，可谁知就即将点燃起连连烽火来！

才不过是早上九点多钟，十数辆满载敌兵的大卡车在前后两辆乌龟壳（炮车）的护卫下像一条绿色的大毒虫般从14哩的大兵营向诗巫爬去。

当车队驶到十哩处一个山丘旁，乌龟壳过去了，一辆大卡车驶过来又一辆头衔尾来到山丘边。

“轰！”一声震天动地的响声蓦然由地下腾空而起，硝烟迷漫着整个路面。只见两辆大卡车傻愣愣地跳了一下，就不动了。车上的士兵本是直直的坐在那儿，这会儿不少变成横的了。剩下的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吓得魂飞魄散，乱成一团。后面的车队，一辆接一辆地来个紧急煞车，于是有的敌兵跳下车，有的索性扒在车上拼命放枪。奇怪的是，士兵们的枪口方向各有不同。其实嘛，这也难怪他们，只听地雷响，不见枪声，他们摸不清人民军的踪影呀！

这时，前头的乌龟壳也掉转头来凑热闹了，重机枪“咣咣”一阵乱打。

离这百多名士兵乱成一锅粥才不过50米远的山头上，四张年青的脸挂着胜利的微笑在瞧热闹，多带劲。四个人每人把两门长约2尺，口径4寸的大土炮往地下一埋，就看上这场免费的大好戏了，况且敌兵还用千发“礼炮”来礼貌送行呢。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听，是响雷吗？”听到声响后，一个战士纳闷地问道。

“噼噼啪啪，乒乒乓乓”像是回答他的问话似的传来爆豆子般的枪声。

“呵，他们打上了！他们打上了！”本来埋伏了一天，已经疲倦的战士们这下子可精神大振了呢！

“咱们有希望了！”朝晖同志（原名林秋云，巴都人）鼓起掌来。

“今晚回去美美的睡它一觉，明天准备吃‘肥猪肉’。”指挥员夺权同志（原名黄理定，诗巫乌业路4哩人）风趣地说。

第二天早上9点多，果然有一小队士兵到这8哩附近的小路来搜索了。

“一个、二个、三个……”战士们紧张地数着走进地雷圈的士兵。

“嗯，差不多了，压！”

又是硝烟携着巨响冲天而起，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扒在地上，似乎灵魂已出了窍，竟连那最拿手的乱弹扫射也忘了。约莫过了十分钟，才响起稀稀疏疏的还击声。

可人民战士已“拜拜”扬长而去，准备回家开庆功宴是也。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这次连环地雷战是由九男三女平均分成三组进行，各组动用了八大土炮，总共炸死炸伤敌兵十多个，炸毁军车三辆，还让近二百名的兵猛灌惊风散。焉知，咱们的三个指挥员都不过是20刚出头的小伙子。

巾帼不让须眉

— 鹏翔

武装斗争小高潮时，虽然女兵占了我军总人数的近一半，但她们绝大部分是参与群众、卫生和后勤工作，有机会上战场的非常少。而有一位女同志却例外，她经常和战斗队同志一起南征北战，经历了不少实战考验。她不但是位深获同志们信任的、出色的战斗员，曾荣获战斗模范称号，而且也是一个指挥员，曾亲自率领队伍开展战斗，她就是蔡铁军战斗队副辅导员——百炼同志（原名江玉英，同德港人）。

1972年杪，敌人发动了一场大“围剿”，我军一支小分队与敌军连续四次驳火后，被困在“围剿”区内。

指挥部得知消息后，即刻派百炼同志率一麻雀组去骚扰卢仙路口渡轮处兵营，以便“围魏救赵”。

尽管当时到处都有敌兵，但百炼同志毫不犹豫的带领同

志们出发了。经过两天的艰苦行军，后到达目的地。趁夜把踏雷（不必引爆脚踩到就自动爆炸的地雷）埋在敌兵必经之路上，然后一齐向兵营开火。

这时，兵营里大部分敌兵已被调到“围剿”区去，剩下的少数敌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到不知所措，久久不敢还击。到了第二天，才壮着胆子去兵营附近搜索，却踩上地雷，挨了炸，只好紧急求援。

敌人原以为我军已被围困，谁知老巢却被袭，只好急匆匆的用直升机从咫尺之远的“围剿”区调回大批军队“增援”。由此，我被困的小分队同志很快就得到解围了。

女同志也能带领队伍去战斗，而且旗开得胜，这第三省国内的战斗史上鲜有所闻，而百炼同志首先当上女指挥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大长了女兵的志气，也证明了北加革命女战士并不是弱者。

火烧“陈主任”

— 鹏翔

经过实地侦察，获知加那逸县的政治部“陈主任”就住在警察公署对面，间中隔着一条丈把宽的马路。

70年7月的一天夜里，一组游击战士披星戴月，扛着地雷公公和汽油，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插陈住家。

大约11点，抵达了目的地，仅隔一条小溪的县公署足球场，是刚调来的二百多敌兵的临时营地，而有几十名则住在警署楼下，茆着路灯才清楚地看见那些士兵尚未睡觉，有的甚至不时跑动和照手电筒。

战士们避过灯光照射，利用隐蔽物，迅速地把三粒地雷和一桶汽油布在陈住家的楼下，然后把电线的一头牵到近旁一公务员住家楼下，一切部署妥当后，除了留下一位同志准备引爆地雷外，指挥员也带领着另外5个同志到更靠近警署的地方，一字排开队形，同时举起了枪。

“一、二、三打！”一声令下，洋枪、土枪一齐向警署楼下的敌兵扫去，随着枪声响，传来一阵“轰隆”巨响，地雷公公显威风了，只见陈的屋子火光冲天。寂静的山镇加那逸这下子可热闹了，那数百名士兵是乱了套，他们忘了还击，却叫着嚷着赶去为主子救火，而同志们成了啦啦队，隔路观火，瞧热闹。

据事后了解，由于汽油太少，结果不能有效烧毁屋子，而地雷只能布在两个房间交接的楼板下，不能布在他的睡房下，只炸歪一边楼梯，陈主任只受了伤。不过，这一炸，从此，陈主任夜里可睡不了安眠觉。



再袭加那逸

— 鹏翔

70年11月的一天，接到指挥部的命令，一支由6位同志组成的麻雀组，再袭加那逸。这回的任务是先骚扰加那逸市兵营后，到郊区除掉一名红旗特务，以此引兵开展一场地雷战。

夜里，战士们摸黑先到特务家与警署之间路上的伏击点，埋设地雷后，留下两位同志继续检查线路和掩饰，余下的踏着月光向加那逸的兵营挺进。

临时兵营是设在县公署和警署之间的足球场上，其哨站之一就设在巴刹通往郊区的公路旁。

麻雀组同志到了小路口，越过沂亭小学已是午夜时分，茆着路灯，可以看到兵营，偶尔几个敌兵在活动，或许是查哨的吧。

等敌兵过后，战士们继续前进，这时学校的足球场光秃秃的一大片横在面前，在路灯的照射下十分明亮，这是最后一关，只要跨过这球场就到达目的地了。

“糟，过不去了，站岗的敌兵会发觉的。”一个同志说。

“那就等路灯灭了吧。”又一个说。

“不行，路灯是整夜不灭的。”充当向导的对这里非常熟悉。

“这是考验的时后了，把军训教来的本领用上吧，匍匐前进！”来自城市的指挥员求勇同志（原名包振鸿，民都鲁实巴荷人）提出了要求。

于是同志们以最低的姿势在敌哨兵眼皮下越了过去，来到一幢公务员宿舍楼下。

敌兵哨站就在对面的用沙包砌成的工事了，离这儿只不过是横一马路之遥。在若明若暗的树影下，可以认得出“碉堡”里露出的一个人头。

“噢，可好打了，就打吧。”一个战士压低声音说。

“不，要寻找更好的战机。”求勇同志应道。

楼上的钟滴嗒滴嗒的响着，楼下的战士忍着蚊子叮，耐着性子等。

一个钟头过去了，终于“碉堡”外出现一个敌兵，而里头的一个也站起身来，该是换哨了吧，这是难得的好机会。

“同志们，准备，一、二、三打！”指挥员当机立断。

“砰砰砰”枪声划破了加那逸市的夜空，一个敌兵应声而倒，一个给吓得不知趴到哪里去了，静悄悄的。

当同志们撤离战场约5分钟后，才听到营里敌兵不知朝哪里放了一排子弹，算是还击了吧。

完成了骚扰任务，马上回来和另两个同志集合。接着发扬不怕苦和连续作战的作风，马不停蹄地开到郊区特务住家，叫开了门，那特务死期已到，还满口狡辩，战士们不由分说，一枪过去，特务应声而倒。

“可以了。”总指挥忠耿同志（原名蔡安明，第一省人）示意可以撤退了。

可是耳朵有点毛病的求勇却听错了，以为说特务还没有死，一声不响，回头就上去补了一枪。

凌晨四点多，麻雀组已进入埋伏点，专候士兵到来。

“嘿，我说，这次士兵还不来大搜特搜，一个夜里又是骚扰兵营，又打死一名特务，何况是捣了它的老巢呢。”一个战士说。

“我也这么想敌人不派兵来，看他脸皮往哪搁？”又一个说。

“依我看天一亮，特务家属准去报案，从特务家到警署往返不过半小时，敌人研究部署算是花了三个小时，不到十点钟，敌人就到这里了。”求勇分析着。

“哼，看我这一压，来几个就报销几个。”百炼得意的扬了手中的电线和电池说。

同志们满怀信心地议论着。

可是到了下午三点多，仍然不见士兵的踪影，而这时小路上却走来两个青年人。

“是，那特务的兄弟。”当向导的同志一看就认出来了。

“喂，那是什么东西？”当经过地雷阵时，其中一个指着路旁草丛对另一个说。

“噢，是电线呀！”另一个应道“我去看看。”说着就想往草丛里钻。

“不行，不行，千万不好进去，可能他们有埋伏呀。难怪今天政府就是不敢派兵来，叫我们自行‘收尸’”。先前

的一个急忙拉住后一个又说：“快走吧。”

于是两人行色匆匆赶回家去了。

看情况伏击点很可能有暴露。再说敌兵一而再挨打，变得“过于安份”，连例常扛特务尸体的任务也不敢执行，这仗怕是打不上了。同志们无奈，只好撤掉地雷转移了。



巧取左轮

— 鹏翔

70年8月11日晚，一叶小舟轻悄悄地在拉让江江面上漂着，最后停在一个码头边，六个黑影上了岸，小舟又漂走了。

这六个黑影并不像寻常那样向群众家走去，而是悄悄的隐没在江边一丛竹子里，这儿离群众楼梯口仅是数丈之遥。

天亮了，群众家里似乎特别忙碌，不久客人越来越多，满屋子闹哄哄的一派喜庆气氛。原来是屋主人做寿，大摆宴席。可是六个人并没有上楼拜寿。也许是干偷抢的吧。然而，那来的笨贼，不趁夜捞世界而等着天亮束手受擒不成？！

随着天色越趋明亮，看清楚了，这六个人原来是北加人民军战士，再看清楚点，哈哈，那来的同时出现两个黑脸“张飞”？要上舞台唱双簧三国不成？可不呢，这些同志是在执行除奸反霸任务。这两个黑脸“张飞”是当地熟人，为免被认出会带来不便而双双把脸上抹黑的。

原来，K 是加那逸 x x x x x 之一，他到处恐吓群众，制造蔑口逮捕群众，反共反人民的气焰十分嚣张，对武装的同志更是刻骨仇恨。当一个被他追捕不成的同志参军后，他扬言说：“我一定要把他逮住，即使他变成骨头了，也要从棺材里把他挖出来。”像这样的一个大恶人，我军早就想除掉，可惜几次行动都没有成功。

如今，得到准确情报，他必会赴其母亲的寿宴，于是战斗组同志赶来了。

早上十点多，一架弦外摩多在接近码头时放慢了速度。

“x x 回来了。”侦察员通知指挥员。

可是同志们还没有来得及行动，船已靠码头，江 x x 没等停船就跳上码头匆匆上屋去了。接着，船离开码头向远处驶去，驾驶员正是 x x 的保镖。

错过了一个机会，同志们只好耐心的，加倍警惕地监视 x x 的活动。

下午二点多，大概是吃饱喝足了，江 x x 独自一人到码头来吹江风，他双手叉腰，目瞪江面，还挺威风似的。

真是个大好机会，战士们就像脱了弦的箭般持枪冲到 × × 背后一字排开。

也许是听到动静，× × 转过头来。

“啊！”不看犹可，一看之下× × 吓得面如土色，失口惊呼，他本能地龟缩着脖子举起双手。

与此同时战士们满腔的怒火已随着子弹射向他的后心窝。刹那间，平时威风八面、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 × × 已栽倒在码头了。

指挥员沙连同志带领同志们进行搜身。

“咦，怎么没有？”江涛同志（原名王天华，诗巫东山人）诡异地说。

“那上屋去找吧。”指挥员答道。

这时候，近百名的男女老少客人鸦雀无声，全都挤在窗口，门口看那像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天兵天将为民除害，许多人都会心的笑了，有的更是朝战士们点头称许，看到同志们上屋，群众自动让开一条路。

“乡亲们，你们好，别害怕！”同志们边招手向他们致意。

“阿伯，阿母，兄弟姐妹们！”沙连同志站在客厅里宣传开了。“我们今天奉命枪决特务江 × × 是因为：第一，他不听我军多次劝告和警告，猖狂的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陷害和造成了多位同志和群众被捕，还迫群众进新村；第二，……因此希望大家见谅，也请江阿母原谅。”

“我这儿子作恶多端，我也知道，我曾是多次劝他不要再做坏事，可他偏不听，今天你们枪决他，这是他罪有应得。你们为民除害，我感谢你们，我决不会怪你们的。”深明大义的寿母不掉一滴泪，声音不含糊地说，真是不简单，话音一落就博得了全场军民的热烈掌声。

据说，××在家里也是很霸道的，可见其母已对他丧失爱心。

“我们要没收特务的手枪，请问他有带回来吗？”不进行全屋搜查，而是要求友好的合作，指挥员接着提出要求。

“有！”其一个家属递来了一个手提包，里面装着一支左轮手枪和六颗子弹。

啊！终于缴获到手枪了！这是武装斗争在第三省国内开展以来，人民军缴上的第一支手枪呀！

乌龙阵



— 铁牛

为了杀敌夺武，战斗队的同志们又背上十多颗大大小小的地雷，浩浩荡荡开赴预定的埋伏点。

埋下地雷，挖好战壕，一切都很顺利，个个同志心里都美滋滋的盘算着当敌人出现时，怎样按响地雷。然后再加上一阵乱枪，怎样冲呀杀的，说不定还缴它几支洋枪，凯旋而归。那时营地里的同志就要为我们开庆功会，戴大红花。说不定谁还能被选上标兵或战斗模范，那多光荣呀！

一天、二天过去了，敌人怎么还不来呢？第三天早上联络线突然动起来，同志不由的精神为之一振。来了，果然来了。可来是来了，却不是敌人，而是一个群众，糟了，闯到埋伏点来，没办法，只好叫住他，原来那是采野菜的友族群

众。真倒霉，为什么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个时后来呢？嗨，倒霉也得认了，既然“点”已暴露，只好挖起地雷走吧。

回到营地后，有的同志照例要检查一下，地雷里的火药是否有潮湿。不查则已，一查大喊“我的天啊！”原来这批地雷是未装上火药的。不知是那位同志这么糊涂，把未完工的地雷搬上战场，摆了一个乌龙阵，要不是那冒失的apai闯到埋伏点，而是敌人真的来了，可不知又要摆出多大的乌龙？还真该感谢apai，“一闯惊醒梦中人”呢。



一场漂亮的狙击战

— 铁牛

在新港门，我军某民运组的营地建在平原森林中的一个小山丘上，山丘的周围多是横七竖八的倒树和茂密的丛林，营地里还附设一兵工厂。

一天早上，营地里例常一片繁忙，有的同志在学习，有的同志在收拾锅碗瓢勺，有的叮叮当当赶制枪支。这一切繁忙在哨兵拉响联络线后，全部中止了。大家不约而同的进入戒备状态。这时“噼噼啪啪”的响声更为明显了，已到了

一场惊险的反“围剿” 斗争

— 鹏翔

1972年底，在比带坡由百人召开的“毛主席著作天天读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刚刚结束，还有60多位同志尚未疏散，却出现了叛徒。

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动用了陆、海、空近千名部队对该地区进行大“围剿”。

得到情报后，领导同志即刻决定把队伍分成几个小队，向不同方向突围。正在这时，出外执行任务的一小队同志急匆匆地往营地赶。这支14人小队是由几个不同单位的男同志临时组成的，其中五个是才不过参军一个月的新战士，另外几个的军龄也仅有数月至半年。他们日夜兼程，当赶回营地时已是午夜一时。可是营地里空荡荡的，大队已不在了。从各方面情况判断，肯定敌情十分严重，然而战士们实在太疲倦了，指挥员只好决定在空营地里睡上半宵，等天亮后再转移。

天刚亮，站岗同志已发现一股敌兵沿来路向营地进犯，为免驳火，同志们即刻转移，才约摸走了20分钟，越过一片水稻田后战士们就坐下来休息。

“看，敌人跟来了！”突然一个同志指着稻田的对面喊道。

果然，有一个敌兵站在一棵大“马当”上，像在寻找着什么，接着又一个爬了上来，同时指手划脚的。

突然的情况引起队伍一阵骚动，指挥员命令狙击组同志狙击掩护队伍撤退。当时敌人还较远，北加来福还够不上射程，只有一支半自动步枪连射数发，还真准，一个敌兵中弹滚落“马当”。随之，传来了敌人的手炮声，机枪声，密集的枪弹像雨点般洒向树林，树叶被打得“噼噼啪啪”作响，时而又可见树桠被击断跌落下来。不少同志被这从未听过的枪声惊住，一时不知所措，尖兵同志（参军才半年）一时不知要往哪里走。

指挥员见状，忙高喊：“同志们不要紧张，跟我来”。队伍很快又集合在一起。

与敌人接上了火，肯定敌情会更加严重。该往那里转移呢？绝大部分同志对这一带地形都不熟悉。经研究后，决定撤往山地去，估计要三天路程。可是同志们身上除了炒米粉干粮外，没有任何粮食，困难显然是不少的。

还没走上一小段路，一个身体虚弱的新战士，不耐连日的奔波疲劳和紧张，突然发病，不能走动。但为了赶路，决定由两个同志轮流背着他，因此进度十分缓慢。

撤离战场才三个钟头，天空中就出现数架嗡嗡作响的直升机，并降落在驳火点附近，看来敌人是紧急增兵，气氛越来越紧张。

下午三时许，当同志们正一脚深，一脚浅的行进在一片水稻田中，三架直升机低空掠顶而过，像是发现了什么，又倒回头在稻芭上空盘旋，同志们急忙就地蹲在仅有一尺来高的草芭里，直升机兜了两圈飞走了。队伍越过稻芭登上一座小山顶休息。忽然，山脚稻芭里传来“噗通噗通”的涉水声，看来不可免的又将火拼了。指挥员命令留下狙击组稍等片刻，队伍先撤。

一个同志还要背起病号，可他却坚强的振作精神说：“不必背，我自己能走。”

从那时起他一直紧跟队伍没有落后。

前头的同志还没来得及下到山沟，山顶就响起了枪声，果然是敌人跟踪痕迹而来。当前头的敌兵刚露出脑瓜来，就被狙击组同志先发制人，打倒了。其余的敌兵只好躲在山坡下胡乱开枪。

队伍撤到旱沟，前面是另一个长满手臂般粗的小树芭，尖兵同志转个弯，沿旱沟上山去。约2分钟后，回头一看，糟啦，除跟来三个同志外，其余的不知哪去了。只听到敌兵在刚才休息的山头上叽哩呱啦的喊叫着，同志们找好隐蔽地点停下来，准备敌人跟来再揍他一顿，同时也希望后面的队伍能跟上来。

一小时过去了，敌人没敢来，后面的同志也没跟来。几

个同志只好沿着原路倒回转弯处，果然发现了同志们从正面小树林走过的痕迹，紧跟了去。

夜幕已渐渐垂下来，已经7点了，同志们终于又胜利地走在一起了。然而此时也发现，经过这么一天不规则的行军，已不知走到那里去了。

吃过于粮，靠着手电光和月光，又走了两个小时，更是懵懵的不知来到了那一个“王国”，看来要到预定的粮点已不可能，只好选择一个山坡休息下来。

第二天清早，从山顶传来了敌兵走路声和说话声，白天直升机仍然不时的从远处调兵来到附近地区降落。现在去粮点不成，又该往那里去呢？虽然估计到拉让江边必有敌重兵驻顿，但还是选定了江边为直插方向。

为了避免与敌人遭遇，决定晚上才转移。经过半个夜晚的行军，队伍来到一条群众路，土路上同样印着不少敌兵的鞋印，沿路走一段后，疲乏的队伍就在路旁一个山头上扎营。第三天晚上，继续向预定目标前进。

午夜时分，终于来到江边。这是大家所熟悉的地方，联络群众后，吃着群众刚煮来的热气腾腾的白米饭。这对三天来粒米饭未进肚的人来说，真是格外的香甜可口！见到群众就像见到亲人，尽管了解到情况十分严重，个个同志饱餐一顿后，还睡了一个安稳觉。

第四天傍晚，队伍决定先撤到下游后，再渡江突出“围剿”区。

不知是因为连日除了白白断送两条命后，敌兵却再也找不到我军队伍，而恼羞成怒，还是要跟同志们送行，从背后不远处传来“轰轰”的迫击炮出筒声，接着拖着“吱吱”的呼啸声飞过胶林上空，紧跟着又在远处传来“轰隆隆”沉闷的爆炸声，大约每隔几分钟就出发一枚炮弹。

初时，每听到“吱吱”响声，同志们都抬头望着天空，好像是要看看炮弹是怎样飞过去的，后来也就懒得抬头了。

走了一段路后，来到某坡，群众不但送来饭菜，还宰鸡请同志们，同时也带来了晚上宵禁的消息，至于目的地的情况还不清楚，只懂得有战舰在江上巡逻运兵。为了赶时间，又很缺乏开路经验，只好决定连夜从江边的群众路跑。

午夜的月光，似明似暗的照在大地上，所有的人家早已进入梦乡，只有战士们急促的赶路。为防意外，也为了便于侦察，前后队伍拉开一段距离。

走着走着，走在最前头的指挥员突然发现路旁胶林里有一白色物体，由于步伐太快，来不及收步已越了过去，第二个同志也紧跟了过来。就在这时，从白色物体里传来一声喊：“Siapa?”接着响起了几枪。前面两个同志惯性地向前冲了几步，就势卧倒在右边路沟里，其中一个同志抬头一看，发现对面丈把远的树胶头旁坐着一个敌兵，于是下意识的一推枪桥，就扣板机，可惜由于太过紧张，加上草堆的干扰枪打不响。他心里不禁暗想：“这回可要完了。”可是再一看，那兵士却比他更狼狈，也许那是站岗打盹的敌兵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醒，晕头转向的一个人影已闯到跟前，乌洞洞的枪口还对准着他，真是祸从天降，灵魂都被吓出了窍，他茫然的高举双手呆若木鸡。同志们见状也无心恋战，“既

然你不动手，我就先走了。”他顺着小沟爬离胡椒地和另一个同志碰了头。两人停下来等后面的同志，可是却听不到任何动静，只好先走，越过数块胶芭后，想转出群众家借船过江。

可是刚到屋后，一个不小心，踩断了一条树枝，发出“啪”的一声响，谁知这一来马上引来几十支自动枪的狂扫。原来，这里还驻有一股敌兵，可能是听到了刚才的几声枪响，预先埋伏在这里，看到两个黑影，又听到响声，就一齐开火。好在趁着夜幕的掩护，两个同志都安全的撤离火线。这时，他们也不去找群众了，直插江边，一前一后的扶着一条“马丹”游过拉让江去。这两个同志水性都不错。顺利过江后不久，就与领导上取得联络，安全的回到大营地。

再说，当帐篷里的敌人喊“siapa?”时，走在第三与第四的两个同志正好在敌人的正面，敌人就是朝他们开枪的，他们就势一滚，滚到路旁的草丛里向后撤一段路程，不知前面和后面的同志在那里，加上对敌情又不清楚，也不敢叫喊，两人就另找群众借船过江后，也与领导取得联络。

至于后面的同志，他们离前面同志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敌人打枪时，他们沿原路退回，等了一阵，不见前面同志，就倒回傍晚出发点，在热心群众掩护下，潜伏在一条人来人往的路旁。虽然第二天敌人加紧在那一带地区搜索，但他们却安全的潜伏着。又过了三天，一麻雀组同志施行了调虎离山计，袭击卢仙路渡口兵营，于是敌人搬兵回巢保老窝，受困的同志也得到解围了。

至此，这场被对方吹嘘为动用最大兵力，历时七天七夜的“围剿”，斗争到此结束，我军全体指战员安然无恙，而对方则以失望沮丧而告终。

“3.2”伏击战

— 雁飞

71年3月1日的下午天，一个贼头贼脸的伊班壮汉拉着一个小孩子匆匆走在长屋通往江边小店的小路上。

“是他，家落！”路旁山坡上突然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

“注意，不要伤到小孩子，由你一个人开枪。”一个声音命令着。

“砰！”随着一声枪响，血从该伊班人小腿涌出来。“啊盖！”伊班人惊呼一声后，拖着小孩奋力逃命。

“别让他逃脱，快！”从草丛里跳出两个同志来。

“砰！砰！”两声枪响，该伊班人倒地毙命。

原来是一组同志执行枪决特务的任务。

该特务罪大恶极，于一年前枪杀我军出色的民族干部——郑金声同志（郑同志参军前是参加竞选的国会议员候选人）。

完成除特引兵任务后，五位同志火速赶去与大队人马结合，于是一行16人马上浩浩荡荡开赴事先选好的伏击点——集河口（Ng.Jih）。

这儿是一丛小树面向集河，侧面隔着一丛杂草就是拉让江面了，后面是一条群众路，路面比这儿稍高，离集河口上游数十丈远处为一群众家码头。

根据地形，指挥员忠耿同志决定，若敌兵在群众码头上岸，就放过不打，而把主力设在集河边，专打由集河水路进长屋的。除外，还另设一狙击组于河口较高处，负责观察拉让江面的动静，同时万一意外发生时，掩护主力转移。

3月2日早上，九点钟。一阵鸣鸣的摩多声由远而近。

“哟，敌兵来了。”一个狙击组同志先发现。

“二艘短船一前一后，每艘船上四个兵。”看得更清楚了。

“噢，船是停在码头，怕是由小路进去，咱们打不上啦。”一个同志泄了气。

可是，只见敌兵与群众指手划脚的谈了一阵，又开船向河口驶来。

“快，快，通知指挥员。”

预定的联络员赶紧来通知。战士们一个个听了马上把子弹推进膛里，洋枪还上了栓。

船声越来越近，接着是放慢了速度，要转进河口。哈，不消半分钟，船就将进入火力圈，16比4，4个对1个，又欺它处水里不利，那几把伊宾枪、史登枪还不手到擒来！

正当大家脑子里美滋滋的想着枪杆子时。

“砰！”从河口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呜！”靠近河口的一艘敌船赶紧开足马力向大江下游逃跑，而较远的一艘敌船急忙掉头向江心驶去，一边还胡乱扫了一排子弹。

“砰！砰！砰！”有的同志误以为是指挥枪响，没看到敌兵踪影也跟着放枪。

“敌人已经上岸了！”从狙击组那里又传来新情况。

缺乏经验的指挥员听到后，也没有做更深入的调查，就命令队伍迅速撤退。

一场精心部署，眼看就要成功的伏击战，就因为一个战斗员纪律性不强，擅自开枪和误报情况而断送了，实在令人心痛！

空中飞人

— 鹏翔

那还是70年代初期的故事，武装烽火遍地燃，就连诗巫市也多次开展战斗，标语战更是频繁开展，花样百出。除了一般的挂布条，漆写墙壁、马路面外，还将标语挂在狗颈项上，让它们到处跑，有的悬在气球上让它在天上飘，不然就是正当学生上课时，突然出现一个蒙面侠逐个发给传单……。

当还没有听到黎明的脚步声时，诗巫市仍然沉睡着，这正是张贴标语的大好时机。

果然在昏黄的路灯下，到处人影幌幌，不少游击战士正在涂写张贴标语。

一个战士攀上丽士戏院二楼的狭小露台上，张挂巨型布条标语。

一个警察来到十字路口，发现了这个高高站在楼上的共产党。啊哈，真是天赐良机，这还不是瓮中捉鳖！只要紧守在楼下，还不逮个活的回去报功领赏。哼！除非他能插翅飞上天去。这个警察美滋滋地想着。

这个共产党也是够怪的，只是探头望了望下面的警察，好像马上就忘记了这回事似的，自顾自的继续张罗未挂好的标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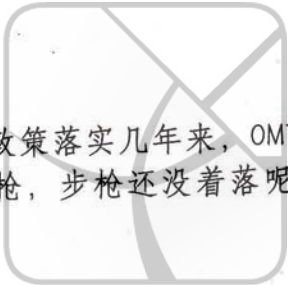
这顿“冷落”，真令警察满身不舒服，心里暗骂：“真是不识好歹的小子，死期到了，还不懂，还不快下来束手就擒。”

正当下面的警察满腹牢骚时，冷不防上面的共产党突击表演一出空中飞人，凌空跃下，不偏不倚把该警察压个正着。

给从丈把高掉下来的百斤重物体“击”中，警察晕头转向，趴在地上，一时那能起得来，说不定还扭伤了腰腿。可那从天而降的“天将”却纵身一跃而起，扬起飞毛腿，一忽儿不知去向了。留下那个警察还似真似幻的愣在那儿。

智取卡宾枪

- 鹏翔



杀敌夺武政策落实几年来，OMT单位打了不少仗，可是只夺得一支手枪，步枪还没着落呢。非得突破夺武之关不可。

这是当时全单位一上下普遍的想法。

于是一支由五男一女组成的临时战斗组出发了，专寻夺武的战机。

首先，他们来到一座长屋边。

“哎，听说敌兵常个别到这长屋活动，是干吗的呀？”一个战士问道。

“还有好事？找女人呗。”另一个战士应道。

“哼，今天就叫他当上风流鬼。”又一个愤愤地加了一句。

“你们看，长屋的这一边给小河包围了，另一边又是群众路，屋前又是拉让江，不好找埋伏点呀。”女战斗员红坚（原名雷月梅，加那逸比带坡人）说。

“是呀，整天埋伏，难保不被人发现。”又一个说。

“这样吧，听说士兵大多数是下午三、四点时来，那我们就采取突击方式，下午埋伏，傍晚撤跑吧。”指挥员终于做了决定。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这天下午才进入埋伏点不久，一艘弦外摩多在长屋的码头停了下来。好家伙，满满的几十个士兵，随便放他几枪都能打死几个。可是敌众我寡，难于缴获，还是放过他们吧。

于是指挥员决定向第二个目标进发。

连夜赶到了目的地，伏击点也布置好了，黎明已接踵来到拉让江。

“同志们，大家都很累乏了，据了解敌兵多是下午来的，那早上大家争取时间好好休息吧，下午进埋伏点。”指挥员下达命令。

早上十点多，一艘兵用短船突然停在码头，两个敌兵匆匆上岸。

“快，快起身，敌兵来了！”站岗的同志满头大汗地把大家从梦里唤醒。

“快进入埋伏点。”指挥员当机立断。

可是没等同志们动身，那两个敌兵肩扛M. 16枪，手里提着两瓶酒匆匆下船走了。

“实在可惜，错过了这难得的好机会！”一个战士喊道。

“真是岂有此理，去那边长屋玩女人，又来这里喝酒，这些家伙真是荒淫透顶。”小八路军火了。

“这样吧，觉不睡了，马上进入埋伏点。”得到了教训后，做出了新的决定。

可是两天过去了，敌兵不来，水倒来捣旦了。

江水不断暴涨，眼看伏击点就要被淹没了，只好暂停埋伏。

过了几天，潮水退了，战士们又喜孜孜地回到埋伏点，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安知，一只该死的狗却闯了进来，还不不停地狂吠。

“糟啦，快撤离这里，不然屋主跟来就暴露啦”。

丧失了一个好战机，带着悻悻然的心情，大家一边走一边细思量：要到那里去找寻新战机。

当经过先前那长屋附近时，一阵挂尾车声由远而近。

“说不定又是敌兵来了。”一个战士说。

“好，我们突击埋伏，去上次那个伏击点。”指挥员表了态。

可是越过了群众路丈把宽的小河拦住了去路。

两个同志下意识地脱衣服，准备下水。

“这是战斗，时间就是胜利，不必脱衣服了。”胖同志说着“噗通”一声先跳下水，其他的一个紧跟着一个也跳了下去，一只手高举着枪支、吊带，另只手奋力划水泅渡过河。一上岸，拖着满身的水冲向树林。一看，又是太慢了，二艘敌兵专用的绿色长舟停在码头边，人却不知那里去了。同志们只好耐着性子等着。

过了半小时，一个敌兵手提轻机枪走下码头，可是他前后有好几个群众。

“打吧！”有的战士手痒痒的不耐了。

“不行，会误伤群众的，再说长屋里的情况又不明，再等等吧。”指挥员说。

又等了近两个小时，天色已暗了下来，还不见敌兵出来，同志们只好撤离。

一个多月的奔波劳碌，失去了两个好战机，四次突击又

不成功，战斗组同志这时感到特别累，拖着疲乏的身子去联系群众，打算处理好其他事情后就“班师回朝”了。

就在这时，一个外地来的群众捎来一个意外的喜讯，据说卢仙市有个华裔敌兵（而且曾当过特务）带枪回家渡假，已经好几天了。这真好比是注了一枚兴奋剂，什么疲劳、气馁全扫光，战士们精神百倍，火速赶到此地区做更深入具体的侦察和部署，虽然这里已超出了指挥部指定的战区范围，然而机不可失，失不复得啊！

要开展战斗，首先必须设法通知这里的一民运组同志转移。于是，在群众的积极协助下，派同志连夜前往与民运组联络，同时分头准备必须的物质。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斗，一切准备就绪。

第二天夜深时刻，由群众当向导出发了，当队伍到达该敌兵（特务）住家时，已是凌晨四点了。

经过侦察，证实特务还在蒙头睡大觉，指挥员于是决定就地潜伏，等待时机，智取卡宾枪。

天刚蒙蒙亮，特务家的后门开了，一个中年妇女出来搬烧火柴。

“同志们，准备，上！”指挥员手一挥，发出命令。

几个人闻声枪步上前，这妇女见状转身就进屋里去，战士们随后紧跟进去。

“阿X”该妇女踉踉跄跄奔到其当兵的孩子床前喊他。

“嗯。”特务从梦中睁开惺忪睡眼。

“不许动！”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

“啊！”这一惊什么睡意也消失了，就连坐起来的机会也没有，乖乖躺在床上，双手奉过头顶。

“把枪交出来！”

“就放在我背后。”说着他侧过身。

一个同志上前一步，一支卡宾枪就到手了。

经过检查，发现这名特务的警惕性还是蛮高的，他不仅让枪支贴身放着与人同眠，而且子弹还上了膛。可惜的是，他警惕虽高，毕竟还差一筹，崭新的卡宾枪转眼间就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同志们日夜盼望，甚至还为之付出血的代价的夺武终于突破了，而一个来月的辛劳，此时已不在话下，只待凯旋庆功去。

这就是1973年8月16日的缴获战。

肝胆相照双英雄

— 雁飞

“我一定要抱着必死的信念去参加战斗，参与工作，把革命进行到底。”小文同志（原名潘启坚，加那逸联合国人）深有感慨地念着，随后合上手中的日记本。

“坚持，你这个决心真了得，我相信你在实际行动上是会做到的。”说着，小文把日记本还给了坚持。（注：当时我们部队中有交换阅读日记本及上级审批日记本的习惯。）

坚持接过了日记本，放进口袋里。“哈，真会说话，我怎敢和你这个战斗模范相比呢？”

“别谦虚啦，毛主席说应该实事求是嘛。”说着，小文憨厚地嘿嘿笑了起来，黑脸膛儿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哎，小文，今天已是三月四日了，怎么同志们还不来呢？”

小文和坚持两人是执行与兄弟单位联络的任务。他们蹲在离群众家不远的小树林里，正愉快的谈论着。

“啪，啪”蓦然，传来了树枝被踏断的响声。

小文随手从身旁抓起了枪支就靠近前面唯一可当隐蔽物的树头侦察。隔着草丛他发现，有一股敌兵从正面的群众小路向他们的住点逼近。

“是敌人！”小文说道。

“嗯，我看到了。”坚持应道，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站在旁边。

“哎，你看，左边也有敌人。”坚持一扭头发现另一股敌兵更为靠近。

看来敌人是掌握了具体情况，对两位同志采取突击包围的形式，被暗特出卖是无疑的了。

敌人正一步步逼过来，情况十分危急。怎么办？可是，两个战士却依然神色自若，坚若盘石。

“选最靠近的先打！”小文一甩下巴，镇定果断的命令着。

“砰！”举起北加来福，坚持毫不犹豫的向左边一枪擦过去。

走在前头的敌兵应声向后一仰，再也没有爬起来了。骚

乱了一阵，两路敌兵一齐狂扫起来，枪声震耳欲聋。

“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一个个口号不断在两个战士间流传着。口号声就像激昂高亢的战斗歌声，而敌人的枪声，只不过像一群无头苍蝇的嗡嗡乱叫罢了。

仅仅是两个同志，配上区区的一支北加来福和一支L.E.（来福枪），面对的是数十倍的敌人加上现代的自动武器的威胁。然而无畏的硬骨头战士却用愤怒的子弹分头顶住两股敌人，用战斗口号相互鼓舞斗志。

渐渐的，具体位置暴露了，单一的隐蔽物成了敌人交叉火力的中心点。

“不行，得赶快撤离火线。”小文蹙着眉，紧闭着厚嘴唇想。

“坚持，你先向后面撤，我来掩护！”小文命令着。

“不，你先撤，我掩护！”坚持翘起小咀，鼓着腮顽固地不服从命令。

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真是千钧一发，刻不容缓啊！

“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了？快撤下去。”小文瞪大双眼，咆哮了起来。

“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就好了，还不快撤？警卫工作需要你，我来掩护。”坚持也气鼓鼓地高调反驳他，说着把枪举起，又准备射击。

对于坚持的牛脾气小文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这个非常时刻，时间就是胜利。他只好无可奈何的在草丛中拨开一条路，撤向后面的小树丛。

“坚持，快撤下来。”他撤了一段路后回头喊。

当他们两个在路边会合后，决定越过小路撤向胡椒园，然后再向东走。

“你在这里等等，我先出去侦察，没有情况你再出来。”小文细细的吩咐。

“嗯。”坚持应了一声，就地蹲下。

小文以低姿势越过个小路，跳过早沟。可是，当他的脚刚落在椒地时，蓦然，随着“Angkat tangan”（举手投降之意）一声大吼，七、八支枪口从一寻外远的胡椒树背后向小文胸前逼来。啊，是这么的近，几乎要碰着人。

“哼，这回看你这个共产党，还不给吓个半死，乖乖束手就擒。”敌兵们得意地想到。

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们难以置信地目睹英

雄的革命战士非但没有被突然降临的死神吓软了脚，高举双手投降。相反地，眼看这个孤零零的拿着一支“老雅”枪的共产党竟敏捷的就地一滚。卧倒在小旱沟里，紧接着是毫不客气的“砰”一枪就回敬过来。

这些敌兵像发现什么奇迹似地先是一愣，后是一惊，接着才清醒过来，“乒乒乓乓”的乱扫一阵。

然而我们的英雄战士早就凭着旱沟的掩护，匍匐着撤向胡椒地的草丛中。

“坚持，快撤过来！”小文拉开喉咙喊道。

可是除了敌人的枪声外，没有任何动静，小文沉不住气了，从侧面避过敌人向坚持所在的地方挪近。

忽然从草丛里传来了响声。

“坚持，我在这里。”小文惊喜的打招呼。

然而，奇怪的是坚持并没有回答，只见她侧着身子，艰难地向战友爬过来。

“啊，怎么你受伤了？”小文意识到情况不妙。

坚持只是平静的点点头，小文赶上前去，这才发现她的脸色异常苍白，胸前衣服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而那些在衣兜里的记载着英雄战士誓死战斗决心的日记本同样也被鲜血染红了。

“来，我背你撤出去。”小文关切地趋前。

“不，我不行了，你快撤，不要管我。”坚持苍白的脸上现出的是刚毅和无畏。

“这次你非听我的话不可了，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背你撤出去。”小文急了。

然而，小文再也听不到战友的回答，她的头已垂了下来，安详的闭上双眼，就像睡熟了一样。

“坚持，坚持！”小文狂呼着，摇撼着战友，可是一切都无望了。

敌人的枪声豺狼般的嚎叫声越来越近，小文紧紧咬着下嘴唇，这红通的大眼珠像要迸出来一样，紧握着枪支的双手激动得颤抖，他只觉得胸口火烧火燎似的难以忍受，真恨不得一跃而起豁出去拼了，把他们杀绝，为坚持烈士报仇雪恨。

“你还不快撤，警卫工作须要你，我来掩护！”“你快撤，不要管我！”英雄舍生忘死、公而忘私，闪烁着共产主义精神的豪言壮语，一遍又一遍地在耳边回响着回响着。

“是啊，我还有许多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能辜负烈士的期望，再说经过了这么久的紧张战斗的消耗，人已十分疲惫；子弹也不多了，这时与敌人硬拼是没有多少好处的。”小文心里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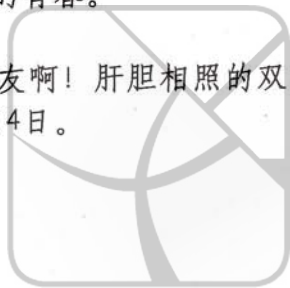
“哼，你们这些狗日的，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小文

从牙缝里狠狠地吐出几个字。接着，他无限深情地望了又望英勇的女英雄、坚贞的战友——坚持烈士，才迈开沉重的脚步离开而去。

“不要管我。”多么铿锵有声、无私无畏的一句话呀！这是千金难买的一句话，这是革命战士宁死不屈的一句战斗誓言！

多可敬的战友，多感人的精神；大敌当前脸不变色，心不跳，危险抢着自己承担，安全争着让给别人；死亡面前无畏地奉献出美丽的青春。

忘不了的战友啊！肝胆相照的双英雄，忘不了的这一天啊——1975年3月4日。



大水冲倒龙王庙

- 铁牛

在人民武装的打击下，惶惶不安的敌人实施长期宵禁。晚上诗巫路像死了一样的沉静。据了解，有时有敌军车巡逻，一组麻雀组在路边设下埋伏，打算打它个措手不及。

晚上九点左右，一辆轿车驶进兵营，不久，缓缓开出，这么迟了，在宵禁期间，又是从军营进出。按照一般估计是敌人无疑，可能还是“大粒”人物。同志们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心想，“今晚必有好看头，说不定还能缴获呢。”指战员在兴奋而急切的等待汽车的到来。

来了，雪亮的车灯照在大马路上，车辆随时就到眼前，“打！”蓦地，枪声大作，冲锋枪、来福枪、自制猎枪响成一片。车停了，也没有还击的枪声。是时候了，“冲！”指挥员下达了冲锋的命令，两位同志如猛虎下山，直冲到车旁，只见有两个人在车底，糟！怎么不是敌人，还讲福州话。再认真一看，一位同志认出来了，天哪！原来是自己的

叔祖父，这下还了得，可不能被认出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赶快躲到后面去。这时指挥员也下来了，看到这情景也不免尴尬，摆了个大乌龙，幸好没闹出人命。打错了有什么办法，只好赔礼道歉，赔偿他们损失。

狭路相逢勇者胜

— 铁牛

艳阳当空，烈日炎炎，两位同志正在龙基芭中开路，显得有些疲倦了，正想休息一会。噢！前面有动静，两位同志立刻引起了警惕，来福枪拉了枪栓。

“Siapa?”（谁？）前面的人先发问，这时同志已知道是敌人了，但为了迷惑对方，机灵的华同志立即用伊班话回答：“自己人”这一着倒是给敌人起了麻痹作用，两位同志立刻乘此机会先发制人，来福枪连打数发，可是冲锋枪出了故障。但由于来福枪威力又大，一下子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打得这些野战部队一等兵趴在地上，用M.16胡乱扫射。两位同志乘着敌人慌乱中迅速安全的转移。

这一次遭遇，我军一根汗毛也没伤着，敌人却死伤了三个，真是大伤体面。他们打不到人民军，却找群众报复，跑到诗巫路，把一辆路过的货车截住，当场把车中四个群众全部射杀。报纸电台还公开指他们是“共产党”。

炮轰海军基地

— 雁飞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有听过携带武器乘坐巴士去打仗的吗？70年代初期诗巫市的第一仗就是这样拉开序幕的。

这天傍晚，一个同志腋下挟着用报纸捆的两门土炮，下了巴士车后与另外两个同志会合，他们匿藏在海军基地对面的小丛林里，中间只隔着一条甘榜南甲大马路。

能很好的掩护同志们活动的夜终于来临了，然而海军基地也同时灯火通明，等到半夜行动较好。可是，天空乌云密布，恐怕会下场雨。炮芯若淋湿整个计划就要告吹了，只好就动手吧。

两门土炮绑在两棵小树上，对准着岗亭里的敌兵，两个同志负责点炮，另一个则持枪（自制手枪）戒备。

这门土炮很特殊，也很原始，不像一般的用电线牵拉至远处才点着，而是像燃放炮竹般直接在炮芯上点火的。

为了预防炮的后座力，两个同志侧着头伸手用打火机去点燃炮芯。

“轰隆！”随着一声巨响，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在这个同时，一个同志只感到大腿一阵疼痛，原来土炮的火药漏下来，把腿烧了一个洞，可这时也顾不了它，三人摸黑从那满是芋刺的沼泽丛林撤至群众家。

第二天，经过换洗后，他们又大模大样乘巴士车出没在闹市中了。

没过几天，电台无可奈何的报导海军基地遭共产党袭击的消息。



连队回忆



话说当年 “联合部队”的战友

尤正新、生强、天尚
宋平等老友口述
丹心记录编写
最后由温贤定修订



共同心愿

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从1965年10月26日成立到1990年结束，历经25年的路程。虽然在1990年这杆红旗倒下了，但无论如何它曾是砂拉越人民的一支武装部队。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在战斗力上都不算正规，但是在这25年的历程中，他辅佐着北加共产党在砂印边界和砂拉越的土地上，进行过一番惊天动地的反殖民统治和争取独立自主的事业。

我是1968年参军直到1985年回返家园，前后共渡过17个难忘岁月的军事生涯。从扛枪、吊吊带、戴军帽、穿军衣，到日日夜夜，风风雨雨，艰苦卓绝地游击在三省的郁郁森林里，也许是生活太奔波，过程太曲折吧。因此，脑子里没能清晰的把当年砂印联合部队里（简称连队）同志们的种种和我们这支部队的成立来个完整的联系，拼凑融合。

这次由於尤正新老友执意于要把他那40位从连队回来同志的历史事迹，即自他们参与连队的训练到他们的参与三支队的建立的前前后后的事迹的回顾留痕，我有感於他的心意，愿协助一臂之力。也由於协助他而引起我个人思维的驱动，这次我才惊觉连队的那40位同志（应说明除了这40位同志是先从连队来到马罗河建立第三支，而后来陆续还有其他（第三连先撤去）的连队同志参与建立三支。比如后来起义回来的原来第三连队同志十人，更有参加过指挥人员训练的指挥级人员）和我们的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的根本关系。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军事上的许多战术技术主要是从他们那里传承下来的，以这批连队同志为主，及其所训练出来的干部，也成为后来25年我们砂拉越东部革命组织在军事上的中流砥柱。应该说没有他们的参与，我们的部队就更加不易组成。因此也激励我想把当时的连队种种事迹，尽力的加以记述，以了却尤正新和许多老友们的共同心愿。

连队同志既然在军中是那么重要，我想要记述就要尽可能全面些，我就聚集了几位老战友口述。但是由于记忆的模糊和遗失，我又没有参与当时的斗争，还总觉得写来勉强不如心愿。但无论如何得把它写下，让有心人再逐步完善它。

一二·八起义，大逮捕，逼上梁山

1962年汶莱“12.8”起义后，英殖民政府惧怕於我革命组织在这种局面的后续行动，有计划地大规模的疯狂的逮捕行动。1963那是个黑暗的年代，许多同志，尤其是许多公开领导层的同志被捕入狱，我们幸免被捕的同志，许多也转移到郊区或农村隐藏。

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全面大逮捕和印尼政府的对抗大马政策，促使我们在全面被镇压下转向武装斗争寻求出路。自此，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同志从各条路线（主要是一省和二省）越界到印尼接受军训。据统计，从1963年1月起先后大约有500名青年男女先后越界。在第三省则只有江先仿、余清勇、吴云宜和两位伊班群众在1963年中越过边界沿马罗河下卡江，再到坤甸。这是个历史性的时段，也是轰轰烈烈的时段，可是我这次采访了几位当年越界的朋友，他们说，当时由于事前没有充分的时间，无法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因此他们从思想上到物质上的准备是很不够的。珍娜说，她当时只接到通知说：要越界，说是三个月后就回来，因此叫他们什么也不用带，所以他们便什么也没带上。可是，一越界却是整整10年，直到“斯里阿曼”行动时才回到故乡的亲人身边。生强说，我接到通知说要走，我就走，尤正新队长也一样都是两手空空的过界。可见他们脑子里对他们前面的路是怎么一回事，还是懵懵懂懂，只凭着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对革命组织的一片忠心，对殖民统治的不满，就这样，他们被白色恐怖和大逮捕逼上了梁山，走上了充满荆棘而又漫长的武装斗争道路。

反观，我在63、64、65年第三省国内军事训练期间，仅是最初步的接受一些军事思想和军事知识，我们还处于做体操、军操，和学习一些纸上谈兵的军事理论。当他们越界

时，我（念初中二）还处于懵懂无知中，或说还处于很松懈的被联系中，我的友好说没看好我会走这革命路。

我一再追问他们当时越界时的心情，他们都说当时还小，不大会想，负责人叫走就走。这和后期1968年我们第三省发动越界的心境大有不同。这时我们已能从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和第一支队及西部游击队的刊物，比如《来自北加里曼丹丛林的战鼓声》等的许多文章中，相当清晰的知道这一去是要去扛枪当军人，和进行长期艰险的战斗历程。然而，由于年青和对军事知识的肤浅，而对将会面对的许许多多的前景的设想，和实际的具体情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总以为，我们许多同志当时会越界参军，是一种时势的造就吧。当然，我们少数的领导层人员，是比我们有觉悟，有雄心、有壮志，他们能够从时局的变化及时提出更高形式的斗争路线和政策。无论如何，在悠悠27年的武装斗争长途道路上。我们绝大部分朋友直接或间接为革命、为武装斗争有者献出一生，有者献出半生。虽然革命没有成功，但这种对革命对人民事业，对全人类获得解放和实现最美好社会的崇高理想的执着性、坚性，却是可佳可赞。不论我们对这场斗争过后有多少的正面和反面的想法，我们还是应以此引为自豪。“回顾我们的共同追求的梦想的日子，无论实现与否，总有欢欣鼓舞的一刻。”

模西青年参军去

1963年5月间，砂拉越石隆门几个地区的革命同志接到革命组织的紧急传召，要越界到印尼去军训。当时正值严重白色恐怖，在殖民政府的大逮捕镇压下，同志们正焦急的等待着，商讨着革命组织的指导方向。这下可好了，不用面对

逮捕又能参与军训，大家自然踊跃参加。在沈新民，（原名沈耀彬，模西小学的老师，兼那地区的主要负责人）的带领下，那一带来自3个地区，有30个青年同志投入到越界的队伍中。

30个同志中有8个是女性，22个是男性，沈新民为首，另外还有一位负责人。其中人员计有生强、克点、瑞平、生明、光明、邱志雄、志敢、苏小明、尤正新、敢明、秀明等，女同志有丹娜，都响应号召，奔赴边区。这个紧急的行动，由于讯息的突然，同志们从思想到生活物质上都处于无准备的状态。他们最多带了一、两件衣服，其他就只有手上戴的手表了。但，一身轻也有好处，方便走路。

从短廊（敢明的老家乡）出发，取道Chomon, Oba过，那边原来是有走私山路（多数是民间老百姓来往交易或走私的山路）可进印尼境内到诗里京，一天一夜能过境。30多个同志们静等着夜晚的来临，夜幕低垂，人多胆子壮，再加上对革命组织的无限信任，同志们不顾前途的种种艰难危险，其实也无从想像，大家的心拧成一条绳，踏上征途。刚踏上征途就面对着一大块的烂芭地，那是种水稻的稻田，齐腰深，同志们手拉着手，虽然艰辛，但是凭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轻骑过关。

继续前进，中午12点左右，正值要过界前，他们遇到民防队，只有两个民防队，没有枪支，但有利刀、飞刀和长刀。这些民防队曾在秀明处割树胶，所以会认识，因此没那么僵持。30几个人对付2个民防队本来不是大问题，但考虑到这条路线还要再用，尽量避免事故的发生，以保持路线的通畅。起初他们不让过界，执意要搜查，沈新民把他带到一边去商谈。在尽量争取下，沈新民以两百块钱和3个手表作为过

界的条件。尤正新警惕性高，怕万一有事故发生，同志们会被飞刀伤害，所以他拉了一部分人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刚好旁边见有烧剩的树枝，如果有事发生，随手能有个防身反击的工具。

问题解决了，他们真高兴，展示飞毛腿，飞快的过界到诗里京。2个钟头后，吃过午饭，他们到了一座长屋，就和两个印尼兵（来接应他们的印尼兵）联络上。队伍在此稍作休息。这印尼兵是友善的，他俩还热衷于教他们整队，可是，当时他们没有人会讲印尼话，所以只好叫个人翻译。当地刚好有个山口洋人，是位走私贩，常常进出砂印边界，曾在我们国内工作过，尤正新认识他，便请他帮助。尤正新还和他一起睡了两晚，聊上了两夜。

同志们又继续前进，到了一处有华人居住地，过了一条河，有个接头站，廖伯来和我们接头。河边有小店，留宿一晚，继续行进，由印兵带路，步行一天后到一个华人小镇——华莪。在华莪，他们开始自己煮饭，但都煮不熟。邱志雄这年青人很厉害，会煮饭，他煮给他们吃，但没青菜配，只有咸鱼，真是苦了我们同志。

经过华莪和邦甲

他们在华莪住了两个星期，印尼华人对他们友善又关照，民众起初误以为他们是难民或是因故被抓的。尤说，有一天，刚好是他炊事。印尼华人同胞拿了一面盆的猪肉来，从厨房的窗口塞进来，尤心领的婉拒推辞了，说是不用他们烦心了，自己还能解决问题。

在这两星期中，很考验的一件事是冲凉，一般人就在河

里冲，但河水太脏（印尼河水脏是惯常的，河里常常飘着人的粪便，动物尸体等）。又因天晴，河水量少就更脏了，尤说他甘愿冲井水，有井水冲那还有好嫌？同志们住的是政府屋，周边有华人学校，有球场。所以没事做时，我们就打篮球消磨时光，晚上睡的是用草席铺在地上睡，吃的是他们拿食物来我们自己煮。但是因为锅少人多，所以煮饭是从早上煮到晚上，轮着吃，等轮到后面的人吃时，前面的人又开始饿了。

在漫长而又空乏的两星期过后，印尼友军又安排同志们继续前进去邦甲（小兰的家乡），从水路走，是由华人驾驶摩多船，水很浅，水底都是沙，因此水很清。船不能过时，要摇晃船身才会过，引擎继续跑都不要紧。邦甲有兵营，印尼兵讨东西，他们又给了手表，因此队伍里的手表又少了。他们大约是早上10点出发，隔天清晨就到了邦甲。8点左右印尼兵车就来接他们了。

早上八点半兵车沿着小路，经过很多很多的椰子芭，路途弯弯曲曲，直到下午四点半黄昏前，才到了山口洋。这途中还有个小插曲，当兵车载他们要离开邦甲时，有一批青年人追着来，当时刚好尤正新坐在最后。那些年青人准是误会他们是出了事故被兵抓走的，焦虑而又关照的问：“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不能告诉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忙，或是能找谁来担保你们。”尤感动的说：“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你们放心，我们没事的，谢谢你们的关照。”

在山口洋

1963年6月4日，他们到了山口洋。一到山口洋时，很快

就遇到黄汉、存厚、罗平他们，他们已先在那接受训练。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很多人。添善、亚美等已先到，他们还遇到秀琴，秀琴是从山马丹水路过界。

到了山口洋后，这一批人员很多被分配到巴士兰，那是个小农村。我们租了一间大屋子，大家都铺在地上工作和休息，人虽多，但吃没问题，还可以自由的进出活动。由于是临时逗留，因此，由秀琴来为他们讲故事，如《铁道游击队》等。他们在这逗留了一星期，在这期间，同志们再次感受到印尼华人对他们的关心。

孟加影军训

一星期后，部分同志由兵车载到孟加影接受军训。在孟加影训练时又加入了南章等8个人。这可是他们从祖国长途跋涉来到印尼后，第一次接受大集体的军训，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心情不一般，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呢？我总在揣摩着，应该是又高兴，又紧张，又会有所顾忌吧。当然，也更无法体会到这陌生的军训是怎么回事。孟加影是个训练场地，在石隆门的同志们训练之前就是亚平、张凡、锦明、露云、何信等他们第一批由印尼军官训练，他们训练好了才轮到石隆门的一批训练。

我们集合了83个人，又加上南章等8人共91个同志，再加上志愿军共有百多人。我们同志是由沈坚平领头。大队伍就这样展开了艰苦、严肃、紧张又刺激的军事训练。

尤正新一直想阐明一个有关当年军训的问题，他因有看过某些文章，也听过某些言语说他们的军训是不严格的，甚

至只是随随便便的，他说其实并不是那一回事。同时笔者也从几个连队同志那里了解，确实他们的军训是严格的，尽管这只是第一次的训练，军官们也是严格的训练他们。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军训，是更加有难度和更加的实用性，到最后他们是到森林里真枪实弹（塑胶子弹）的军训。应该说，在2个月时间，他们是接受过一个军人应有的基本常规的训练，他们够资格称得上是“军人”。当然那是我们革命部队的雏型队伍，但没有他们，就不能早日建立我们自己的革命部队。

以下是他们这第一次军事训练的种种：

早上五点半起身，练到下午两点。午饭过后再训练到傍晚五点半，晚饭过后又再训练到晚上十点。早上五点半到下午两点；傍晚五点半到晚上十点这段时间的距离长。但下午两点到五点半的时间又短，这造成他们的饥饿感。军事训练中军人要练出游击战争中的坚韧性，不能吃饱。早上只能吃两片饼干和一杯咖啡，直到下午两点才吃午饭，但也不给吃饱。军官说，米是有，但军训期间不能吃饱。而下午由两点练到五点半，时间短，所以不大会吃。五点半再训练到晚上十点，晚上到隔天早上五点半又得挨饿了。

关于军训时，给不给吃饱的问题。有的同志另有说法，以为粮食不够，其实是被刻扣，以至于减少了才不给吃饱。

队伍分为A、B、C、D四大队，尤正新是在第四大队。有8个训练官带着他们训练各种军事技术。整队时要挺直，不合格者会被踢，根据他的印象，取胜和尽忠等曾被军官踢，训练官叫伏倒时都要伏倒，而且绝对不可动，不管是伏到火蚁，还是伏倒牛屎都不可动。还要蒙起眼睛来拆枪装枪，还要爬绳、游泳和爬树等。

训练期间，要随时准备被突击，晚上也不例外。刚接受训练，被突击当然会有失误，比如鞋没穿好，吊带没拿到，或其他的糗事。这是训练军人应有的高度警惕性。

他们也训练爆破，那是用一种很强烈的炸药叫“TNT”（现在炸石头也用“TNT”），把一片一片的炸药绑在大树上。大树只要两片，面对面的绑着，就能把整棵树炸掉，最高的威力有500磅，可以炸掉墙壁和大树。

他们也训练夜行军，包围和反包围，以及其他种种的基本功。训练官在训练期间很强调一点，不论什么状况发生，先隐蔽自己是最重要的。

总之，经过一个月的严格训练，同志们个个都明显的瘦下来。尤说，他很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严格训练，那来的过硬本领？没有过硬的本领，那能担任我军的军事先锋？

他们训练的地方是印尼国防军的列常训练场地，孟加影的山高，他们是在一个小山头上训练。

生强说，在那期间，有一次他们还偷吃了猪肉。原来印尼军人多数是信伊斯兰教，是不吃猪肉的，生强等几个嘴馋，到附近华人住户处买了猪叫他们杀和煮，然后送去山上给他们。当然他们是背着人做的，但却被爪哇籍的志愿军（有吃猪肉的）看到，因没参与吧，他认为不公平，愤而上司报告。上司知道后，活罪难免，就罚他们洗碗，几百只碗全都拿来洗。那儿有个大水池，洗的难度还不大，他们洗到晚上10点。无论如何，沾了腥的痛快，还是远胜被罚而不快的感觉。

同志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军训是这样开始，也这样结束了。经历了这一历程他们个个可都是军人了，那种感觉应该是很自豪吧。然而要成为一个有素质的正规军人，要逐步树立军人的有别于常人的种种生活作息，还要经历长期的艰辛的生活历程和战斗历程。

上新丹参加第四连

在孟加影训练完后，同志们坐卡车回山口洋，那是需要一天的时间。七月底，他们又开始了另一阶段的军旅历程。从山口洋用车到坤甸对面江某处，住了一晚。第二天又用船驶了两星期到卡江(Kapuas河，婆罗洲岛第一大河)河上游的重镇新丹(Sintang)。

在孟加影和山口洋军训后的同志，大多数被整编入砂印联合组成的第二和第三连队。这时尤和张帆、取胜、光明、何风、纪平、社光、汉青等8个被安排到第四连。说是连，其实只是一个排，排长是正规军，由他负责训练，这时他们熟练多了，只是复习而已。这段时间，他们拿的是Sten枪，但只分配到200粒子弹。

过后，他们承担了任务，第四连的主要任务是支援第二连的，是后备队。他们还负责保护指挥部，这里所说指挥部，是北加临时政府的部分领导人。当时纪晓、存厚、月友等都在那，他们负责站岗。他们的住处离指挥部不远，大约有半小时的距离。每晚派一小队在指挥部的一高点守卫。尤说他有看到纪晓，意识到纪晓是想要接近我们同志，他有时拿点咖啡什么的来给他们喝。但印方不让他们接近领导同志。

(A) 参加第三连

这段时间维持不久，第四连便解散，同志们回到山口洋休整，准备接受新的指示。不久尤等又上新丹和罗平等几十个人合并成联合部队第三连，当时沈坚平和沈新民等都在。三连也叫白蛇连。大约训练了一个半月后又继续沿卡江上到阳光 (Yongkong)。

说到这，尤一再强调，这里一再提到的连队，并不是印尼军的连队，而是我们同志和印尼志愿军联合起来的联合部队的连队。而印尼志愿军主要是爪哇和宋达两个民族，还有少数伊班人，交谈都是用国语即印尼语，我们同志们混久了也多少会讲印尼语了。

在阳光的边界地带（从阳光到巴岛处，鲁勃安都到巴岛大约要两小时），同志们是接受印尼伞兵的训练。印尼的伞兵有一等、二等、三等，他们接受的是一、二等伞兵的训练。这次来的是属于陆战队兵种，会跳伞，他们来时就是用空降下来的。这段时间都是实地训练，比较有活动。这次军训是我们第三连9月进第三省前的一次严格军训。

第一次进国内被埋伏袭击

一次，连队进砂境内找战机，在一连一百多人中，我们同志有50个。晚上他们去长屋了解情况，但因事前遇到砂的群众已经有暴露，长屋的群众已跑光，敌兵已设下埋伏。

当晚10点钟左右，他们摸向长屋，那长屋是在一座小山顶上。当部分人还在山谷，部分还在山腰时，先摸到长屋旁

的志愿军见长屋静静的没人，就大声喊叫群众或要抓群众的鸡。惊慌的鸡叫声在寂静的夜晚特别醒耳，简直就是开火的讯号。顿时遭已埋伏在那里的敌人扫射袭击，后卫罗石岩同志当场牺牲，江流同志伤到脚（轻伤还能走）。

第一次的实战，就暴露了我们许多弱点。第一就是麻痹，已经走漏了消息，却还没防备。其次没实战经验，不机动灵活，在尤正新旁边是有个志愿军机枪副手，他想打，但志愿军不让打。再来不同心协力，有者还似乎是另有图谋。尤说，其中有一个排长就很有问题，他在尤的后面，撤退时，尤见他竟然拉响机枪向后扫。问他做什么？他说后面有敌兵，可那后面明明还有我们不少的队友，还好只扫一排，没扫到人。再说，当时我们同志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思想上还是有幼稚处。尤说在撤退时，少华和永发跟上他。夜深人静，除了刚发生的阵阵枪声外，留下的就是森林里各种鸟虫的鸣叫声，永发听了很不自在，还以为那是什么？正新开解他说，我们身上有几百粒子弹，两粒手榴弹，又有机枪，不用怕的。

半小时过后，尤等跟上连长、罗平等，第二天撤退。尤说，这是他第一次进国内活动，罗平是第二次，有的还有进过几次。志愿军有牺牲几个，我们则牺牲了罗石岩。

成功伏击辜加兵

后来还有一次，就是德兴和张帆等，伏击辜加兵的事。他们越过边界，埋伏在一座小山上，敌兵在山下的小河中被他们打，几乎全歼这股巡逻兵。生强说，辜加兵个儿大，目标大，他们伏下去等同我们蹲着身。对于隐蔽自己有不坏处，但他们是职业军人，他们敢打敢冲，是有战斗力的。

接受印尼伞兵328营的军训

在经过这两次战斗之后，我们就撤回Badau（巴岛）接受印尼伞兵328营，由连长 Arisofi 指挥的军训。杨会强（温贤定）也在这次军训结束前，由二连转来三连，同行者还有宗希、吴铁、鲁恩、锦木、李汉文、尤今、恩端。。。等。军训一结束，就迅速分发装备，进第三省加拿逸去迎接“民意调查团”。

一次整连部队饿肚的经历

1963年8月中，三连在Badau（印尼边境小镇）军训即将结束，从二连调来10多人加入三连，使三连华族人数增到60位左右，是所有志愿军连队中华族比例最多的连队。在迅速整编后，连队就接到印方的命令，由印兵（伞兵突击队）带领，要连部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九月头）内赶到国内第三省的加拿逸，说是联合国的柯柏特调查团会来到诗巫，要我们到国内准备和国内组织碰头并到加拿逸展示反大马的行动，目的是证实砂拉越有人民自己的武装和展示反大马的力量。这是1963年9月16日强行成立大马前的第一次重要军事行动。

既然要展示砂拉越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凡是具有印方标志的东西一概消除掉，比如印尼盾，印制的军用毛巾及其他有标志的都除掉或不带。每人还发给砂币150元。因此，有的东西没带或少带。

当时，我们是整连加上带领的印尼空投陆战队 Seliwani 328营40多人，和当地一名伊班族响导带领总共人数160多人左右。原二连连长 Murijono（人称傻性 - 瓜哇人）也在

出发前来，和我们同时进发砂拉越国内。从印尼最靠近边界的长屋（Kpg. Jelai）向国内二省Batang Ai河尾进发。由于他们不善使用地图指南针和伊班向导也不熟悉路线，结果在Batang Ai河尾森林里迷路，非但无法在预定时间到达第三省加拿逸，出发时带的整10天粮食很快就吃完，最后还饿了20多天，这就是令人难忘的连队战友饿肚事件。

宋平回忆说，他们在行军队伍后面，由于饿肚饿得很，因举凡能拿到，能塞肚的食物都被前面的人先到先得手了。当我们路过稻芭时，稻芭里的金瓜和黄瓜等已被前面的印尼伞兵和志愿军拿走了，我们到时，什么都没了。在这艰苦时刻，我们北加同志仍然牢记革命军人的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绝大部分同志都没有主动去采稻谷和瓜类。即使个别同志拿了群众的东西，罗平同志亦把钱放在“郎高”的篮子里。好像那时宋平看到乌述（真名温丙丁）采了一粒伊班酸茄，也还会无奈的说：“没办法了，群众纪律也要犯了，已经采了”。还将酸茄分一点给他，就这样生生地吃了。

持续两个多星期的饥饿行军，对我们这些刚离开不愁温饱家庭的年青战士来说实在难于忍受，不停蠕动翻滚的胃强烈使人无须选择吃下一切东西。记得，当我们离开稻芭宿营时，有些战友将志愿军给我们的一些稻谷，用食格炒来吃，以为谷也会像玉米般爆裂开，那知炒了很久始终都不会爆，也只好把焦黑的谷放进嘴里嚼烂吃。结果粗糙难消化，几天不会大便，看着“饱涨”的肚子，真是哭笑不得。

在折回印尼之前的第三天，我们在这带子青芭见到一种果树，树身大概有6尺高，果实似葡萄，但颗粒较小色蓝，其汁带粘，味道甘甜，好多同志都采来充饥，虽然吃后嘴巴犹如喝了蓝墨水般难看，但又是一种解决饥饿无力的好东西，

又似上帝送来最难得的礼物，让那举步艰难四肢无力的年青战士增加了体力，继续回程。其实森林里是有些果子像无花果的都可吃，但他们会认的不多，能遇到的就更少。军队大队伍行军，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可以私自个人行动。再说深山野林，若私自行动，掉队后，要自己负责，谁也不敢掉队，都是紧紧的跟着大队前进，谁也不敢因饿肚而分心去找果子。

在返回印尼前的第二天，他们到过Batang Ai河尾旧长屋，在那里伞兵抓了两个民防队员，缴了猎枪并随队带走，但晚上并没安排人看守而被逃跑回去。第二天（也是返回的最后一天），早上约八点左右，当大队刚刚离开宿营地，这两个民防队员就带兵来攻，他们看到宿营地留下的火烟就开始扫射。由于我们的队伍大，没有追过来。过后他们依据队伍行军方向与其指挥部联络。大约11时左右，敌人的直升机来到边界，对着边界的山不停盘旋扫射。这时，同志们也正在跨越边界，阵阵的机枪声和落叶加速了队伍的步伐，更使一些落在后面的志愿军顿时反超在前，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全军回到出发时的长屋，结束了这次行军。

这次整个行程足足一个月，但最终还未越过二省进入三省，无法完成预期的目的（到达加拿逸），反而队伍还挨饿整20天，期间严重缺乏粮整星期。所以当队伍回到印尼境内营地时，有些人因此病倒，好像取胜（刘福源）同志一直拉肚子，最后排出绿水，还有不少人脚肿和便秘。这次出发，有几个志愿军掉队而与敌兵驳火丢失武器，一人失踪。

兰甲大军训

1964年初，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又在“兰甲”（Lanjat）

开始了。兰甲是个小市镇，有华人开的店，有过去旧医院的旧址。他们在那整顿一个月，是职业教官为他们训练，就是在孟加影训练同志们的那几个教官。他们有5、6个来配合我们连的连长和排长训练同志们。连长、排长是属正规军的，不是从志愿军中挑选的。

这次的训练已提升到真枪实弹的训练，其实那是一次真正的演习，要非常的认真对待，若有意外，是真的会被打掉的，战术上的主要形式是包围和反包围。例如当时，杨会强带的一队是专门来狙击他们。杨会强的队伍在山头，他们在山脚，处于不利的地形，杨的队伍易于打击他们，他们却不易反击。战术上就是考他们如何在不利条件下的反包围，他们必须冲着上打，那也得边打边冲，杨的队伍居高临下，他们面对他们的火力，必须发挥我们的火力，以压制其火力，才能向上冲。等他们冲到山顶时，对方已撤走，到了另一个地方时，他们又被狙击。在一定时间内他们就要发起冲锋。演习时，是有指挥官在指挥，但也绝对不能大意，用句连队同志话“那并不是搞笑的，是来真的。”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接受操练训练，因军训结业时，第12军区司令员（Penglima Riakutu）会来检阅。训练期间是非常艰苦的，其中之一就是不准吃饱。期间他们也有上政治课，连长跟他们谈社会发展史，简单地说社会怎么从原始社会逐步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生产方式等等。

结业时，西加第12军区司令部送来了一头牛，设宴庆祝，并接受了军区司令的检阅，这也是他们接受的最后一次军训。尤说从1963-1965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军训。虽说这期间，他们面对诸多的艰辛困苦，煎熬

考验，但只要想到自己是个军人，“理当接受军事训练”便想通了，更何况我们这些同志以后还是要成为创建自己北加军队的首批骨干，肩上扛着的是重大担子，更是以此为荣了。

(B) 在二連的幾次戰鬥

添善是伦乐人，和他同时参军的有国光、露云、阿明等。郭楚然、王茂易都是负责人。第二连要比第三连早到边界。相对于第三连来说，第二连的处境是比较吃紧，这主要和地形有关，二省边界地带比较狭小，周旋的地盘小，双方军队很容易遭遇驳火。

二连在孟加影接受军事训练之后，便於1963年6月底、7月初月左右出发到卡江中段的Sintang（新当）。在这里又加入了一批由二省板督、成邦江和英吉利里来的同志，如会强、宗希、鲁恩、吴铁、锦木、芝麻、小妹、小兰、尤远、恩端、尤今、志伟、亚盛、李汉文、丹容、蔡华、Garu（伊班族）等。这批新同志并未接受真正的军事训练，他们刚参进就和连队的战士们一起出战。大部分没有枪支和装备，被命名为爆破组，就随二连出发，经水路到边境下的实那宁（Senaning）小镇。这里很近国内的板督和板督与成邦江市之间的西成公路。几天休息之后，便开始军事行动，进入国内，记得当时的一个排负责去攻打靠近西成公路的Kp. Selupong长屋附近的敌营，许永生（郭楚然，二省早期民族干部，第二省省委）就是这次行动其中一个。许永生当时是领导上派来负责我们华人同志的负责人，他是原二连的，并受过正式训练。晚上九点他们攻击敌人的营地，当敌方还击时，他撤错方向，竟然撤向敌方营房的方向，走动时哗叭哗叭的声音暴露目标，故被营房敌人打到。当时不只是处于晚上，而且还

下着毛毛雨，再加上他又戴着眼镜，种种原因造成一个党的优秀干部牺牲，实是可惜。

一次，他们二连在“拉召”附近的边界山Bt. Kalingan地方活动，由于国内的群众和印方的志愿军联络时，行踪已暴露。敌方即以空陆两路军来进攻我方，他们用飞机炸，用迫击炮轰。当时他们驻扎的营地只有一依甲半左右，敌方是有准确的目标攻击，目的要消灭他们。

早上八点左右，天空下着雨，就传来说河下游有很多兵，印尼军方，也许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叫撤，只说要站好岗。当时王茂易在下方的位置站岗，而添善是在较高处站岗，8点多，侦察机就来了，飞了两三次过后，接着就有多架直升机飞来。半个钟头过后，敌方的轰炸机就来轰炸了，连长仍然说要继续守住岗位。三几架敌机，炸了一个多钟头过后，排长才叫撤。王茂易从下方要向上方撤时，敌机刚好在他前方抛下炸弹，他伏的不够快，炸弹在他前面炸开，弹片炸到他的胸部。他后面是有为，见到这惨烈的一刻，不由多想，背着他就走。到一个山岗处，不能再背了，只好用衣服盖上后，自己再行撤退，而我们的同志就这样遗骨深山了。

敌军密集的轰炸，炸到整个山头光秃秃，食格都炸烂，接着敌方的陆军又来抢攻，敌方是十分有备而来，他们做假象，戴了和我方一样的帽子，设圈套叫我方上钩。

添善和另一个志愿军，把守在一个关口，由于敌方空中的密集火力，志愿军不敢站着站岗，而是躲在大树下，而添善却坚守岗位，当敌方的人来袭时，我方以为是自己人，还不敢先打，只喊话证明是敌是友。那一喊话，敌方的火力就扫过来了。

第二连两次战斗，我们就牺牲了两位同志，一个是第二省龙芽人，一个是伦乐人，都是负责人。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我们同志在实战中练就了作战本领，接着也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我们的战斗力。

战斗在鲁勃安都边界

过后，二连转到靠近鲁勃安都处，我们多次大规模越过边界去攻打敌方，队伍打了就撤回。因此敌方就天天用迫击炮轰炸边界。连队里以露云等华族为主的小分队就在那三间长屋之间活动。一天，辜加兵整连的巡逻边界，要来攻打我们，而露云也派燕坤、亚林等5人巡逻，他们沿山垄下，突然听到辟哩叭啦的声音，此时露云等已进入他们的火力范围，但还没有发现敌人，幸好燕坤还在后面，一看就看到敌方一个站岗的敌人，但不能开枪，因一开枪，露云等会被他们打。燕坤机灵的从大树后绕到敌人的方向去，从敌人的方向打站岗的人，使敌方引为错觉，以为是站岗的人打我方的人。这一耽搁，露云听到枪声，静下分辨敌情。这时亚林也看到他们另一个站岗的，他先用机枪扫了一阵，敌方的指挥部竟被扫到。敌方一时人声嘈杂，而露云跟着也发现前面来了敌兵，他用机枪猛烈扫射后，他们五人各自朝一个方向撤走了。过后敌方的直升机飞来了，人声非常嘈杂。次日电台报告，原来敌方营长被打死，还有一些敌兵死伤，直升机是来吊回尸体和伤兵的。

过后，我方仍然在那一带活动。添善说他是下一个甘榜巡逻，排长叫他们巡逻到露云他们那一带。去时他们没有发现什么痕迹，但倒回来的路上，却中敌方埋伏。当天，虽然他们排全部人员踏进敌方的埋伏圈。但在敌人还未开枪

前，排的其他人员已走出埋伏圈，脱离了火力，而添善和亚林及另一个同志和志愿军共4人却无法摆脱，深陷于火力圈内，敌人的讯号枪一响，一时风云作变，敌方的子弹像下雨似的扫射过来，前面三架机关枪全对准他们。机警异常的同志们，非常熟悉教官的教导，最重要的就是隐蔽自己。他们眼见路（群众惯走的山路）边有块沟状低陷处，就地一伏，就伏在沟里，睡死般的一动不动，添善说，那叫“假死”。敌方火力一停，我们马上翻过“马挡”（Batang）（旁边刚好有木桐）敌兵以为我们人员有死伤，站着大喊大叫“Come On! Come On!”看他们逃到那里去。他们看到这种情形，身手敏捷的亚林一瞄枪，一排子弹就飞向敌方。几乎同时间，其他几位同志也同时开枪打向敌方。一轮过后，在枪声的掩护下，亚林他们撤外面，添善他们撤后面，就这样被撤走了。

从这两次驳火事件看，我们的同志在印尼正规军严格的训练下，长时间的在边界森林里实地训练，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游击队员。这里包括了一个军人的勇敢，镇定和机动灵活的作战技术。

(C) 四十位同志先撤离第三连到巴来

尤正新说，1964年兰甲的大规模军训（也是联合部队的最后一次军训）后，1964年底、1965年初得到上级的通知，40位同志就要离开兰甲(Lanjak)到阳光。离开时，他们只允许带枪，不可以带子弹（原因不详，印方军队有所限制吧），还好我们同志私人藏有漏税的子弹。40个离开后，剩下十几位继续留在连部。这40位同志先被安置在新丹。不久，又继续沿卡江下到上侯（是个比较大的城市，聚住有许多华

人，有商店，有学校）。小住后，由罗平带领用挂尾车来到 Balai Karangan 的地方，那即是当年北加革命电台的发射地。那段时间的活动处于过渡阶段，所以一切都处于相对无组织状态。我们同志不什知道是在做啥或该干些啥的？由赖北加（温国鸿）代我们领伙食费，每天领75印尼盾。在这个地方我们同志住了相当久（大约有一个月），因没有军训，所以有很多时间，搞些小生产之类的和搞学习活动。

上马罗河到卡拉央参加建立北加人民军

40位同志到巴来卡兰岸的一个多月后，由于印尼局势的变化，又接受崭新的历史性任务。就是准备在东部成立自己的部队。我们的40位同志用挂尾车由水路从巴来卡兰岸下，又再沿卡江上马罗河，一直走了一个月的水路才到马罗河。因乘坐的是商船，商船是边行边做生意，一站一站的停泊、逗留，上货、下货都极花时间的。我们同志沿马罗河上到马丁诺区(Martinus)，再找到卡拉央地方（那个点我曾到过，看到3个人，他们是丁有如、李安和李山，他们是组织上早就安置在那里为建立部队而活动的同志。我当时非常佩服我们的领导人，大家都是年青的小伙子，而他们的思想层次却胜我们一筹，他们比我们站的高，看的远。他们确实有能力，走在前头带领我们前进在武装斗争的道路上。）开辟成大营地。这就是我们同志在马罗河边扎下的第一个营地，又叫卡拉央营地。黄纪作随后又从坤甸用两艘船先后载了80多个同志到营地。80多个当中，这10几人是一批，其他的还有各路人马。1965年10月26日，在纪作亲自领导下正式宣布成立北加人民军，并成立第三支队。而我们的40位同志就成了第三支队的最基本的人员，第三支队的先锋队。

最后总结连队

连队的成立是为共同抗大马，连队工作也是统战工作。连队同志积极争取配合印方一切有利抗击大马的行动，反对一些不利抗马的行为。诸如损害当地群众利益的土匪行为；欺压我们同志和某些冒险的军事行动。在连队军事行动和日常的工作安排我们服从印方领导，在组织方面，我们组织秘密的教育和领导同志，不断传播革命组织的指示，始终教育同志为成立自己真正的人民武装和为实现北加的独立解放的长远目标进行斗争。正因为革命组织在连队内的作用和同志们的忠心，所以在受印方指挥和控制的连队，庸俗和涣散的军中生活，尖锐的军事行动和频频牺牲，始终没有同志逃跑投敌，以至最终完全起义回到自己的支队。连队生活不仅考验了同志们对革命的忠心，更促使同志对自己部队的热爱，也让我们从那里学习到许多军事技术和本领，为组建自己的军队提供宝贵的知识。

后话

最后还有几句话要说，这篇文章题为“话说当年联合部队的战友”，有段重要史迹本应记在内。那就是最后起义回来的二十多位同志的事迹。但因温贤定已在“当年连队起义”里写过，故这里不再重提，那时段也是光辉和重要的时段。

由于我没有亲自经历连队生活，只凭口述不容易把这篇文章写好。对于整个史迹轻重的拿捏，时间、地点的准确性等都可能会出现问題，经过多位朋友看过提意见后，最后就得呈请老温批阅了。经过他的删改修饰，我看这篇文章应该是实际多了。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忱帮助，谢谢老温的鼎力相助，让我们祝福所有曾参加联合部队，而今还活着下来的诸位朋友吧！

(2006年7月5日)

附录

制造“邦督”粉的一些经验

“邦督”（Pantu）是我们都是熟悉的一种热带植物。当我们还未充分认识到它的时候，只知道它的嫩芯能吃之外，其他毫无作用了，甚至为它生长十几年长的时间感到可惜。然而我们的伊班族兄弟却在长期的艰苦生活中，发现“邦督”还能作粉当粮食吃。他们还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一直流传至今。这对伊班族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发现，也是他们的光荣。

虽然我们已知道“邦督”能作粉是相当的一段时间了，但由于对它的认识还不够，也还不很重视它，加上其他许多原因和困难，一直没有机会进行实践。经过一次反“围剿”，同志们开始注意起来了，先后进行两次试验，结果没有成功。后来，又向群众作进一步了解，才初步认识了问题所在。同志们又抱着敢于实践的精神，不怕缺乏工具，也不怕经验不足，经过一小段时间的奋斗，终于把“邦督”粉洗出来了，也创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邦督”粉成功的作出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好消息，这是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这使得我们更加能生存于深入的民族区，对当前的保存和今后革命的发展壮大，以及去更遥远的地方都创设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不怕没有粮食，只要那里有“邦督”，那里就有我们的粮食，那里就是我们的粮食供应站。

以下我们根据一段时间来的实践所作的初步总结。

(一) 怎样的“邦督”才有粉？

据群众中所了解及结合我们实践过程中，认识到，从“邦督”芯开始突出来到果落都有粉。当那条芯未出来之前只要树够大，都会有粉的，粉主要在头几节。若果落完之后，尾几节还有粉。有粉的树身内的水份是很少的，用手挤压只能看到一点点，没有粉的树身内的水分却是很多，泡沫也多。

什么时期最多粉？“邦督”芯突出到果落大约一年多些。当“邦督”芯突出来有3尺至12尺长，开花的枝丫有三、四寸长，并结有青色带红的花（像羊角）到开始落花时期是比较多粉的，此时花已呈现暗红色了。在开花结果的中前期是最多粉的。不过最理想还是前者。新陈代谢，随着果的长大，它的粉也逐渐向上升。当果有乒乓大粒，粉也还是相当多，还是可以做的。当果开始落时，还是有些粉，但已是不理想的了。

粉多不多还要看开花结果的那条芯是否正常，如果与“邦督”树不相配，那就说明了树身内的粉是不多的。因为

那条芯超长，则说明树身内地粉足以供给那么多的花、果作为养料。

“邦督”树长得是否肥壮高大也是粉多粉少的重要条件。一棵“邦督”的最大部位有直径8寸到12寸，高有五丈以上，都能洗出10千冬到16千冬或且更多的粉。如果比这更大的树，那也必然是有更多粉，小至直径5、6寸，只能洗几千冬的粉。根据实践，一棵“邦督”，少的有1千冬，最多有30多千冬的粉。

据群众说：不是每一棵“邦督”的粉都是多的（包括正常），直至目前我们未曾做过（正常的树）粉是很少的。这点还待今后实践。但却有做过一棵粉是很少的，它的树是不大正常。同时，群众还特别强调一点，即接近皮的一层粉是最多的。

粉多不多，也可通过内眼看的出。我们可以拿一点“邦督肉”放在手心用力磨擦，多粉的话，手就会感到滑滑的，并有粉粘在手纹当中。或且从颜色来看，一般比较多粉的是牛奶状的，比较白的，浅红色的粉就略差一些。

我们对“阿边”（Aping）和“尼蒙”（nibong）树也有进行试验，做出的粉很少。据群众说，“阿边”是最好吃的一种，它不论有无开花都有粉。

（二）用什么工具

群众用椿臼和小斗笠 树头做工具速度慢，不理想。

我们是用铁钉板。这是比较快速、轻便、省力的工具。

据我们做几块铁钉板过程中，认为这样钉法比较好，即是第一排钉五条，第二排钉四条。每条铁钉之间的距离是一寸，而第一排和第二排的距离却是半寸，其余都是按照第一、二排那样钉法。这需有秩序的钉，每条铁钉以突出3分为好。原因是钉太长，板很会跳，且很容易把“肉”大大块的刨脱，又比较粗一些。铁钉最好用2寸长那种。整块铁钉板约4尺长，厚6分左右，可钉的部分有2尺左右，两头各做一个木柄就行了。

用铁钉刨就要把砍到的“邦督”锯成一节一节的，每节约7尺长。如果直径有8寸到12寸，就能劈8片左右，每片最好4寸之间，这样才能刨到最接近皮的一层。刨“邦督肉”的架子要搭得稳固，否则很影响效率。两头各插两条主要交叉木之外，还须在其中一边插上一个小叉，用来刨两边尽头。两个人一天能刨4、5节。刨时要尽可能减少碎片，采取斜刨比较理想的，迅速快、碎片少，而且幼。要减少碎片，劈时也要很注意，不要硬硬用斧头、木尖打开，要与刀紧密配合。否则很容易把“肉”搞脱掉。所用的木尖最好是拿“邦督”头顶地方，因为它特别硬，很耐得敲，不易坏掉。

(三) 洗“邦督”粉

首先要找个靠近水的地方，最好是小尾（容易灭迹）的地方，利用山两旁的泥土横两条木，距离2尺半左右，中间铺上用木削平的板，阔至可供两个人洗，四周用木或“邦督”皮拦住，然后铺上肥料袋绑紧。在这个架之下，还须搭个架用来放树胶布装粉的。如果做多棵的地方，又是两个人洗，最好能做两张胶布的架。因为一张胶布（8尺长），来不及使粉沉淀就会顺水流掉。如果有11尺到15尺半长的胶布，一张就够用了。如果不准备塔架，就把地面挖平，铺

上“邦督”皮，四周用石头或“邦督”皮栏树胶布，四周再架几条木胶布就可以了。可在胶布里放一两片“邦督”皮拦住，使水减少震动，加速粉的沉淀，那么粉比不易随水流掉。

后来做架更简单更快，即四周长方和底部全用“邦督”皮。前后左右的皮都锯个缺口。这样互相拉住，又稳又紧，胶布也好放。在洗的位置上，周围和底部也是这样做法。这样既方便且好灭迹。

洗“邦督”粉的水能经过人工改造，使水自动流入洗粉的架子上是最理想的。如果缺乏这样条件，只好一边拿水一边洗了。一次洗多久则要看粉多粉少，粉多洗久一些，粉少洗几下子水就清了。一般上都要洗5分钟至15分钟。3个人洗的话，一天能洗出8、9千冬的粉。隔天刨的“邦督肉”颜色会变深褐色，但不影响粉量。目前，我们是采用这样洗法，即由一个同志将刨了的“邦督肉”用大饭锅（厚的一种）先踏软搞烂它，再由一个或二个同志把它洗掉。这样是比较快，也比较容易洗。但也可不用先踏软，就直接洗，这样会比较难洗一些。洗的动作就像双脚搓、擦、踏树胶条那样。

洗“邦督”粉除了用肥料袋之外，还可用藤兰或藤席。肥料袋的缺点就是容易破。

为了节省时间，最好将锯一节一节的“邦督”推到洗的旁边来劈、刨。如果不能，刨了之后背去洗也是不错。

(四) 防沙

这个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泥沙混入“邦督”粉内

是比较不好吃的。它不但会损坏到牙齿，还可能对身体有不好之处。因此，要从几方面引起注意。

- A, 劈时，要尽可能不要使泥土、沙沾在“邦督肉”上面，地上要铺些树叶或木棍后才劈，也不要让它淋到雨。
- B, 刨时要把沾在皮上的泥沙扫一扫，以免刨时震动的太厉害，泥沙落下来。
- C, 洗的时候，尽可能不要让泥沙流进去。尤其小河尾的水，往往会比较多沙的，要设法搞好流水的地方。
- D, 每天洗完后半小时，粉基本上都会沉淀完毕。因此，最好是天天收拾，以免下大雨，泥沙流进去。

(五) 介绍几种食法

“邦督”粉不但可以成为我们的粮食，还是制作点心糕饼之类的好材料。目前我们主要的食法是煮浆糊状吃。湿粉一人一天需三罐，干粉三罐半，行军也是一样。

煮汤圆，放糖或盐都可以，或且熟把它捞起来弄干，将炒过的“邦督”粉加糖来拌它，就成了“西子”了。

除了煮还可以煎、炸、蒸、烘几种作法。值得注意一点是，以湿粉作为材料的话，在做糕饼之前，要先将部分的粉煮熟，然后加入未煮过的粉，调均匀，要浓（像做面包那么硬团）或稀，要看做什么东西。经过这一道功夫，做的糕饼很难吃，就以蒸一盘一寸多厚的糕，就需要三几个钟头。而且又很韧，冷了之后，简直是树胶片，很不好吃。如果是

以干粉为材料的，则用滚水烫就可以了，然后再加入未熟过的粉调均匀就可以作糕饼了。那么我们就做“面”包、“面”条……等一类食品。

做“面”包，按同样方法做，只是中心包。这样做的包大概蒸半个钟头就会熟了，或且拿来炸也是不错。炸时要注意一点的是容易爆烈开，油溅到身上伤到皮肤。我们也曾用发粉试验过，但没有成功。

煎和烘可厚可薄，粉调得可稀，可浓或硬一些，美味各有不同。

用“邦督”粉搓成一团加料，切成薄片洒干后，用油炸，就让虾饼一样胀大起来，也美味可口。

“邦督”粉有个很大的优点是不令酸坏掉，至今为止，隔夜煮的浆糊从未发现过。吃了也不会引起胃酸。

(六) 食“邦督”粉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从几个月食法看来没有什么不良作用的。普遍同志初期一小段时间还不适应（主要是便秘），后来很快适应下来了。目前，我们还较缺乏青菜，只能以少量的肉（包括鱼）配，基本上能保持一般体力，有的同志会略差一些。相信，如果能保持足够的青菜和肉类相配，那一定能保持更加充足的体力。由于对它的营养成分还不了解（应该有碳水化合物），长期吃下去会有什么不良作用，只能在今后实践中才更清楚，但我们相信它是没有什么坏处。同志们都放心的吃，而且越吃越习惯。

(七) 要注意做好安全措施

由于“邦督”经常生长斜坡陡壁或小沟尾的地方，砍“邦督”时要非常小心。磨、洗、住地点要选择好，要预防可能的土崩与倒树等。事前一定要认真作好发生意外的思想准备，切实做好安全工作，不要粗心大意，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伤亡事故。

以上所总结的只是初步的实践，只能作为参考材料，而不是固定起来的東西。希望同志们在实践当中继续探索和创造更多更好的技术和方法出来，把“邦督”粉做得更好。



友谊丛书

- 1, 注事
- 2, 林中猎奇
- 3, 悠悠岁月话当年
- 4, 风雨年代
- 5, 砂印边界风云
- 6, 回帆1990年和平谈判
- 7, 心中有个宏大的世界
- 8, 追寻民族区的踪迹
- 9, 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人
- 10, 燃烧的岁月



《友谊丛书》之十
《燃烧的岁月》

The Flaming Years

出版者：余清禄 Yu Chin Liik
736B, Taman Ecorich,
Jalan Tg. Batu,
97000 Bintulu,
Sarawak, Malaysia.

Tel: +60-86-333055

Fax: +60-86-336603

电邮：everbase8055@gmail.com

作者：卢友爱 等

印刷：砂隆印务有限公司

初版：2009年3月10日

每本订价马币16元

国际书号：

ISBN 978-963-43678-1-7



9 789834 367817